

850

以
菊
門
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731B



葑門集

周黎庵著



庸林書屋

~~1582210~~

葑門集

版權
所有

實價二元二角

著作人 周黎庵

發行人 馬叔庸

出版者 庸林書屋

代售處 宇宙風社

大興公司

大地圖書公司

香港星羣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目次

序	一
論風度與人情	五
論真率	九
談『書院教育』	一四
袁子才與鄭板橋之幽默	二一
回首丙子六十年	三〇
論語三年	三五
半小時訪章記	三九

章太炎先生軼事	四八
葛理斯及其著作	五四
『鼃采館清課』	六一
『浪蹟叢談』	六七
讀中郎偶識	七〇
烟與清代文人	八〇
談鬼篇	八二
一位校長	八八
春服未成記	九五
由蘇至滬雜記	一〇四
記寫不出	一一一

陳保羅傳……………一一六

痰孟……………一一一

理髮……………一二七

避暑閒話……………一三四

蘇臺懷古……………一三八

春天的虎邱道上……………一四五

湖上雜事……………一五二

鎮揚游蹤……………一六三

揚州……………一六三

京江渡頭……………一六六

江天一覽……………一六八

第一泉

一六九

北固山

一七二

甘露寺

一七三

春來憶江南

一七五

並不藝術談房間

一八三

關於魯迅年譜

一九四

序

夜深沉了，窗外一片漆黑。除了鄰近工廠傳來軋軋機聲之外，什麼聲息也沒有。仰視太空，遙望天涯：戰爭，殘殺，黑暗，陰謀，充滿整個的宇寰。世界如此之大，我是如此之渺小，心頭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思潮的起伏，多少年的事一齊反覆現在眼前，摸不着一些頭緒。

幾年來世人事的變遷，實在太厲害了。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便會像有隔世的感覺。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歡樂；甚至於在頹廢時，連希望也失去了。難道人們應該是被派定做悲劇的角色了嗎？不是，堅決地反抗說不是；但誰又能決定是與不是呢？

環境的日非，把激奮的心境一天一天的壓平下去，不但自己把口箝起，把筆攔下，而且自知其非地沈溺於逃避現實的方法中。心底裏雖常想一有機會逃出這令人窒息的氛

圍，然而，苟安與惰性，終使人一住三二年而不自覺。每當深夜，輒思明時，真不勝沖霄展翮之情了。

環境的窒息，心緒的紊亂，常使我下筆不能成一字，每天只能機械般做一些工作。真的是擱筆了，我已是二年來不曾有舊時把筆的豪興，雖然還沒有辦法和筆桿絕緣。

但二年來却做了不少災李禍棗的勾當，便是把舊作收拾攏來，印了出去。那些集子中，雖皆是零碎的短文，却都有相似的目標：有的是雜感，針對着現實；有的是史話，借古人以培植當世。編印的時候，或有激激蹈厲之氣，或存悲歌蒼涼之慨，這於序跋中至今還可看到那時的心境。但這一次却是最後一批的貨色了，要是從此擱筆，此後大概不會再有什麼集子可結；或許竟是和文字生涯絕緣，所以也特別珍重些。不幸的是寫作那些文字時和編印時的心境恰恰相反，使我不能加意增奩添粧，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這裏所收的文字，十分之九是我的『少作』中之最初作品，幼稚是不可避免的。『少作』雖常被人們所不珍惜，但我却不覺其然。當然，我所珍惜的不是那幼稚的文字，老實說，是爲了寫作時的環境和心境。這個，與讀者們是不相干的，只是作者個人的權

利，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甚至於一篇文字在什麼地方寫成，日間或者夜裏，燈光下或是燭影下，刊在什麼雜誌上，編輯先生的來信怎樣，都一一浮起在心頭，自有一種如嚼諫果的滋味。所以我不辭醜陋，居然在紙貴如金的今日，把它們獻呈出來，實也是老嫗愛護少子的一種私情罷了。

這些文字，寫的時候大都是在蘇州，葑門的一角，一間簡樸的房間中，窗外綠草如茵，臨窗一枝楊柳，常有不知名的小鳥鳴躍枝頭。我除了每天簡單工作外，總是伏在案頭，寫那些『少作』。很少有朋友過從，有時焚起一柱清香，用名烟和清茗作伴。這種恬靜淡泊的生涯，在當時似乎很簡陋，但今日看來，已成隔世，好像是想像中的仙境了；不知何日，重觀明時，才成回復這種恬靜淡泊的生涯呢？

爲了那時住近葑門的緣故，我便把這兩字做我的集名，深意是沒有的，只是紀念那時候的環境和心境罷了；至多也不過有一些『不棄葑菲』的意思。至於文字的性質，那是我雜文集中雜得無以再雜的。扳起面孔，咧開嘴巴，無所不備；總之，是抓不出一些共同點的。更有，裏面所發的一些不滿現狀的牢騷，現在看來，也成過去的陳蹟，不值

一晒的了。

至於這本書的出版，我謹謝庸林書屋的主人庸和林兩位老友의 盛意，使本書有在他們書屋作處女出品的榮遇。更謝謝鄭午昌吳鐵聲兩先生，使這本小書的封面增色不少。

（民國卅年五月四日於上海）

論風度與人情

我厭看當代報章雜誌，而思古人，我非思古人之峨冠博帶，而思古人有一種好風度，這風度養成他們做人有蠻氣，有傲骨，敢說敢行，主張信義；這是大國之風，泱泱乎決非立國幾百年的國民所有，近人具有此種風度者，如辜鴻銘，如康有爲，如章太炎，如羅文幹，他們的頑固狂放，一種傲然之氣，都有他們自我的見解，絕不依傍他人門戶，所以時代仍管沒落，他們決不跟時代而沉浮。然而時至今日，辜康已成異物，章羅老去，要再找幾個有風度的，實覺不易。我看今人的風度大概是這樣：講空論，少實踐，無蠻氣，富媚骨，東家給錢可以對付西家，西家給錢便可對付東家，作事可以無中生有，也可推波助瀾，發財登龍心切，則賣野人頭，互相標榜，或拉作招牌，叫囂胡鬧，於是大國之風盡失。所謂亡國之音者，我想決不是清談，清談焉能誤國？若夫叫囂胡

鬧，斯乃真正亡國之音。

且夫我所思之古人風度，決不是峨冠博帶行動迂緩的風度，也決不是如魚翅，如陽痿症的風度；我說的風度是包含中國固有好道德，如忠直，廉潔，仁義，與朋友交以信，做人講氣節，交絕不出惡聲等等，這都是大國之風，我國之所固有，近世唯英人差可比擬。怎奈近來這些風度不知那裏去了，所剩下的只是些叫囂胡鬧之風，真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譬如交絕不出惡聲，這是中國最好風度，英法人等萬萬及不來，然而今日却大不然，也許是受了村婦罵街的影響吧！出來開頭『呸！』的一聲：『尙耐娘個×！』接下去不問可知，此種口吻如見，豈不被『中國文化的兒子——日本』（古直語）笑煞。

在全國高呼復古聲中，我雖不大贊成那個，可是在這個時候，提出大家注意風度，也不好算多事；倘說連提倡風度也是復古，那我有法子閉住他的嘴，原來大家崇拜的英國人民是極講究風度的，今日我思古人之風度有罪，思英人之風度便會受人重視，在這等處便難免賣野人頭。記得論語社某君在倫敦時，在地下火車抽烟，賣票者附耳輕輕告之曰：『這裏不好吸烟，那邊有吸烟室。』某君爲之心折不已，以爲販夫走卒，也有大國風

度。我嘗於嚴冬趁電車，自靜安寺起，車廂只一人，時朔風吹骨，而沿站上車者，皆開門自若而進，若毫不畏風者，每次關門皆由我代勞。車至卡德路時，一英人推門而入，轉身將門關好，然後方就坐，那時我亦爲之心折不已，此真大國之風，決不是蕞爾小國所有，我國昔有之，而今失之，令人酸鼻。

風度之養成，首先由於教育之培養，一個人書讀得多，便有一種書卷氣，便是談吐也有一種優游的風度，不過近來中國的教育實在破產到不成樣子，一般人爲大學教授或中學教師者，其本身先沒有風度，例如提倡讀經者，其文言之不通，猶甚於普通學生；打倒讀經者，自己却終日埋在古書堆裏，這種人身爲大學教授或中學教師，自己言不能顧行，行不能顧言，要學生因聽其教導，而養成一種良好的風度，真是難於上青天，故年來叫囂胡鬧風氣之養成，這班教育家首應負其咎。

我思古人，我思古人三千年前便有一種良好風度的養成，如一部論語，記孔子是怎樣的一個優游雍容有風度的人物！今人萬萬及不到。今人的風度是賣票爭先，遇事落後，爭利奮勇，見敵向後走，嗚呼！似這般做去，其有不淪爲印度朝鮮者幾希！

但是，風度也不是要養成如琉璃蛋一般的人物，所以做人不獨要有風度，並且還要近人情，世上唯有不近人情的人最可怕，這且不必去論他。且說人情是一種人生的經驗，要從做人中體會得來，決不是教授在講台上所能指點，且教授所教的，大半都是不近人情的東西，故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用處，遠不及一個商店的學徒，其原因是大學生不近人情，而學徒近人情也。大學生高喊失業，却不可怪社會，應當怪自己和教授，爲什麼不近人情？

世間可讀的文章，決非胡鬧叫囂所得來，都應入情入理，令人能點頭會心，才是好文章。近人情者，其人必真率，必坦蕩蕩；不近人情者，其人必虛僞，必長戚戚。北宋人多非難王安石，別的我都不敢贊同，唯有罵其爲不近人情，乃是實在。

在烏烟瘴氣的今日，雖然我不是提倡復古，不過勸大家近人情和講究些風度，也不好算多事，大家靜一些兒，多讀些書，這樣用功下去，或許用功些甚麼出來也未可知。這一個，總要比大家叫囂胡鬧有益得多！

倘使有一天，連人情也不許說，風度也無須講，那麼唯有披髮入山，我行吾素可也。

論 真 率

我嘗有一個念頭，以爲世事本很可以理想，只是被一字弄糟了，此一字何？「僞」是也。軍閥內戰，不肯老實說要地盤，却有幾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章好做，這種「僞」文章的結果，是生靈塗炭；時人要斂錢，不肯老實去開店，却堂皇其名曰辦教育，結果是學生倒霉。所以我老有這個默念，以爲倘使大家不作僞，世界一定要開明不少，人間世中全部黑漆局面，該都是作僞造成的，於是我想到了「真率」。

「真率」是與生俱來的，小孩子們決不知作僞，故小孩子們要比大人們真率，我思古人，古人真率卽是一部份理由，這頗易證明：先秦諸子思想與夫漢魏六朝之詩，大家都以爲是好的，好便好在他們真率，他們作文時，思想極自由，不依傍人家門戶，以自我爲歸，於是下筆揮灑自如，赤子之心不失，這種文字亘萬古不滅，與天地俱存。後人則

不然，先把自己抹去，做文的套上了一副孔丘面具，做詩的套了李杜的面具，我們只看見一律的孔丘李杜，更沒有什麼，這種浮泛詩文讀他作甚？故詩文人物之可傳者，皆以真率爲歸，三百篇半勞人思婦之作傳，而廟堂應制思君憂民之作不傳，真與僞之分正在此。中郎序弟小修詩云：

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之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鑿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

此言極是，王陽明論文，亦取此意，他說：

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髻肅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具，傴僂而裝鬚髯，便令人生憎。

陽明以人比詩文，實具深意，世間每有人帶上假面具，高唱革命，豈獨令人生憎而已。須知世上多少大英雄豪傑，無非從真率中得來，孫中山、華盛頓都有這副念頭，不肯把真字泯沒，不然，隨人作嫁，順口接屁，便如何成這般大事業也。水滸描寫兩人最佳，

李逵之真與宋江之僞。同是強盜，李逵自認是強盜，宋江却要替天行道，他在忠義堂中酒醉肉飯之餘，還要上思朝廷，下念百姓，這種人我相信，將來受招安時，宋江嘴裏還可愛國憂民，而做官決不會有李逵之清廉，這是一定的。

吾思古人，亦思李逵，然而今日多宋江而少李逵。李逵要地盤必揮動大斧，宋江必做宣言。李逵要錢時必開錢莊，宋江必辦教育。李逵入賭場，必言賭錢，宋江則宣言研究什麼。南海有人，提倡讀經而自己古文不通；亦有人罵人看古書，而自己天天掉書袋，這些都是宋江作爲，和這班人談真率是很難的。

作僞是最不健全的現象，如紙老虎，如假面具，如私生子，淺妄，輕佻，纖弱，叫囂，必是「僞」的產物。真率最健全，如得意時之笑，如失意時之哭，而且哭笑都可以縱聲。上下千古中外可讀詩文，與夫可傳人物，無不由這兩字得來，文自龍門、班左以至東坡、中郎、以及雪芹、笠翁。詩自三百篇、李杜以至子才、定庵。人物如孔孟、岳飛、文天祥、孫中山。此數子胸中若欠「真率」兩字，便安得長留天地間？反之，剽掠抄襲，依傍前人門戶，胸中沒有一點真意的人，其有一傳乎？

吾思古人，古人做人近人情，有風度，做事真率坦白，不尚虛飾。吾憎今人，今人尚虛飾，作起事來總是冠冕堂皇，而實踐可以不問。論語『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一語，便是最好真率與虛偽的分野，你不見有人面紅耳赤吞吞吐吐提起賭錢嗎？這樣，我反贊成常進牢獄的賭棍；軍閥與流氓，同是相打，我也取流氓，因為賭棍流氓尚說真話，比軍閥之流可貴也。作文做人原是一樣的，中郎對真率一事，見解最深，今引一段在此：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又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

明末文學革命思想的焦點無他，兩字盡之，「真率」而已。今人競詬中郎，直是未懂得中郎這一副念頭。清人仲小海最懂得此理，他說：

但願人生一世，留得幾行筆墨，被人指摘，便是大有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

我看人家作文，先着重得體與否？文章一得體，便是仲氏所謂無福分人，吾見多多少少得體詩文人物不傳，而世所詬病之不得體人物如中郎、子才、笠翁、板橋、定菴傳，不禁狂喜大呼，喜的是中郎輩，並不是琉璃蛋面面圓到的東西，而是真率的有幾行筆墨可供人指摘之有福分人物也。

談「書院教育」

要寫這篇文字的動機，差不多蘊蓄我的心頭有二年之久，像骨之在喉，不吐出來覺得不爽快；但自己想想，這種不合時代思潮的文字，恐怕沒有一家刊物肯有勇氣給我發表，還是任他去吧！今年秋季，和陶亢德先生通訊，很談起關於教育問題；我立刻提出這個題目徵求他的意見，問他能否有機會給我發表，不數日他回信來，說他正需要這樣揭破現代教育假面具的文字；經了這種鼓勵，我便馬上動筆起來；至於被載道的人們扳起面孔罵開倒車，那倒不在乎此。

憑我的過去而論，自從十五歲從鄉間跑到上海，受了好幾年的美國式現代教育。照良心說，我很可以把我這幾年來所受的教育寫些出來。但是這似乎可以不必，因為老實說：現在受過所謂現代教育的人，那一個不是和我一樣，大家正在掛起頭銜，像一隻金

碧輝煌的馬桶，擺在社會上很是好看，我儘可不必把牠們的蓋子揭開，而讓給大衆聽；『這裏是一桶臭蛆！』這似乎不必，因爲大衆肚子裏未始不是這麼的貨色。不嚷出來，會心的總會知道的吧！至於我今日尙能寫這些文字，說也慚愧，還是得力於未進學校之前，跟我的位姨母一二年間所受『書院化教育』的好處。

近幾年來在學校，感到每天上八小時課的苦惱，和看算學教師的手在黑板上飛舞的討厭；更覺得商店廣告學只修得五十八分的悲哀，我早想到要反抗了。幾個問題常在我的腦子發問：『我爲什麼不能在不高興時一天上二小時課，或者在高興時上十六小時，而一定要十小時呢？』『算學教師的手沒有舞女的腿跳得好，我爲什麼呆看着？』『我的廣告學爲什麼只有五十八分，五十八分便不算及格麼？再加二分上去，我難道又是一個另外的我嗎？』我極想反抗，然而畢竟沒有勇氣。有時竟會懦怯的想：『給他敷衍敷衍吧！廣告學便修到六十分也還不難；況且取得了文憑到手，上可以報父母，下可以給妻子，誰不是這樣的做，只有你傻子才會胡思亂想！不是學校堂堂細章（應該說是成文法）都在嗎？而且辦學者，又都是著名美國教育專家，他們用統計學和心理學來擬定學

校章程難道會錯？他們規定六時前必須起身，九時前一定要睡好；吃飯總得在廿分鐘畢事；（大便却無一定，用抽水馬桶故也。）上課規定八個小時。原因是上帝在造我們這些學生時早已分配好了，六時不起身，和九時不睡覺，你准得變成豬糞。而且我們的腸胃開放時間，也和工廠和電車一般，過了廿分鐘，他們一定要罷工起來。腦子大該是八小格的，所以教育家用八小時去填滿，一小格裝英文，一小格裝軍式操之類。至於算學教師的手舞，雖不及舞女的大腿，但仍是非看不可，爲的是你去看他，他會捧文憑給你；舞女的腿雖好看，但是看不出文憑來，那你就得棄了所好而去務不好了。五十八分之不及格，這未可厚非於自己，大可歸罪於一般統計家；因爲「六十」這個數目，大該是由全國若干教育家投票來決定的；那統計家，把票數加起來，再用票數去除一除，便得了「六十」——比「三·一四一六」還要準確的標準——倘使那班專家生些好心，少除二個商數，五十八分不是也及格了嗎？』從此以後，我便一切不敢反抗，爲的這是天命所在，衆意所歸；我於政府成個良民，於學校成個好學生。一方面却冷笑那些西洋科學家，絞盡心血，才造出一個機械人，不知道我們中國三十年實施教育以來，這類人物，

早已大量生產了！想起外國人的笨，便有中西人不相及之感。

這樣拉長下去，有人會疑心我在替現代教育捧場，而離去本題太遠。其實我現在雖向『上以報父母』，『下以給妻子』之路走去，可是我老憧憬着過去我所受的『書院化教育』，我要叙一叙我十五歲以前所受的教育：我的姨母中西文學都很好，那時她在一所市立圖書館任館長，我跟她訂訂書報，編編目錄，就住在館裏。她收拾兩張桌子給我和表弟讀書，而她自己坐在寫字檯上辦公——實際上她自己也是在看書。每張桌子上放着一隻茶壺，一隻茶杯，自由地可以酌來消遣；窗外是一個花園，極花木之盛，也可以自由閒眺。她每天沒有規定的課程，只教我擇歡喜的讀去，倘使有所心得，一星期得繳兩篇作文上去，題目是任意的，不繳也不妨。高興起來，她叫我們圍坐到她桌子邊去，那時她不吸煙，只擎着一杯茶，對我們解說書中的精義，譬如我從小歡喜歷史的，她從不給我講地理，我當然聽得有味，她也講得起勁。有一次，我的茶杯掉下來，打碎在地上，大家還是茫然，當是外面小孩們玩耍咧！這所圖書館藏書很富，碩學鴻儒的人來觀的很多，和館長漸漸相熟了！一個秋意淡宕的下午，或是陰雨瀟灑的日子，他們便會不

經意的跑到館長室，找我的姨母閒談。他們一來，我們當然不再讀書了，大着眼睛看他們。他們的衣飾並不漂亮，面孔有的生得很醜，然而都有一種超然的風度，大都是抽着烟，談着沒有中心的問題；不過傾向於文學方面的居多，那正是投我所好，我總是支着下巴聽他，有時斟杯茶，慢慢聽他們談論，他們去了，也不知屋子裏尚有二個小學生，而我們也從不去送他們，任他自去自來。這樣過了一年半，姨母辭去館長不幹了；而我亦因父母期望太殷，聽從了三姑六婆的勸告，把我送入學校。從此我便拋棄了『書院教育』時期，而入現代教育的學校了。近來拿少時做的文章看看，頗有些今不如昔之感，這種『書院教育』，倘再假我以數年，我想我非今日之我了！

一年來讀了好幾篇文章，如司蒂芬李克的：牛津我見，惠爾遜的：理想中之大學，和林語堂的：有不爲齋隨筆——論牛津。很有些地方和我所經過相彷彿，我竟令我自己驚奇，我發現我的經歷和幾位學者雷同的奇蹟。一方面更因研究清代歷史，竟於清人隨筆偶記之類中，發見了關於書院中師生講誦燕談之風趣，清人嚴肅的面目，雖然多在欽定之類的書和我們相見，但這裏仍有瀟灑風度給我們親近；清代名士汪容甫金人瑞之流，

大都是從書院中和山長燕居談吐中出來的，其爲山長者，如袁子才、俞曲園輩，處今日教育制度之下，這數人尙未見過。

關於書院的文獻，我想另成專文，但略可介紹於此：唐玄宗設麗正書院，是爲書院制度之首創。清代的書院，據大清會典說是：『各省會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誦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得有所觀成興發。』其他如朱熹王陽明輩之講學，東林白鹿等的興感，都是書院制度中的有聲者。推而至孔子洙泗講學，弟子七十二人，大概是書院制度的始祖。

自孔子迄清代，書院制度有二三千年的歷史，雖然我們沒有進化，但不失爲良好制度；如現在全世界學者所謳歌的牛津有同樣價值。因此我得到四種有同樣價值的教育制度：（1）書院制度，（2）洙泗講學，（3）牛津學制，（4）我所受的一年半教育。上面四種都是最天籟，最合理的教育，和專事刷粉牆漆馬桶的現代教育完全不同。真的人才產生，和天才的發展，非處於這樣的制度下不可。

最後，我把我的一篇『論現代教育』的末一段抄在這裏，以作結論：

我的理想中的教育是：管理不妨略攝取現代式的；而於課程方面，却採取我國固有的『書院制度』，這樣，教者當然是專門學者，學者自己願受，便沒有牙科醫生變地理教師，也沒有上課酣睡的學生。中國的教育，才有一線之光明！

語堂跋：現代教育，一場胡塗，但改良固未易，推翻亦不可能。治此病惟有二法。一治標，二治本。治標係爲目前學生着想。處於此種制度之下，只好極力偷看書，即使被罰，亦決不悔。我雖大學出身，却自認一點學識皆是在課堂及課外偷看書得來的，與黎庵先生經驗相同。治本談書院制度是不行，因爲此是國貨，談之卽是落伍，是風雅，是布爾喬亞。但換一名目，名之爲牛津式教育，却不妨事，沒人敢罵。此一點須爲黎庵先生言之。若有閒，吾當極力介紹西洋人對此現代教育之覺悟，而題之曰：『西洋最新教育之動向』。世人原來非欺不可。

袁子才與鄭板橋之幽默

近來語堂大杰諸氏，大捧袁宏道和明末諸家，其原因是中郎等文人主性靈，不肯抹殺自己而有自我主張的。當然囉，中郎便是論語中人。我讀論語兩年，覺得論語雖不做效中郎，而却有中郎的長處；倘使文人一定是要有派有社的話，則論語與公安儘可算為一派。至於論語提倡幽默，公安標榜性靈，則我可以再說一句：性靈即是幽默，沒有性靈徒講格調的人，決不會有幽默，故性靈為幽默之母，幾曾看見一個開口仁義，閉口孔孟的道義人物幽默過來？我們中國文人中，類被這人物佔了大多數，但是主性靈，能幽默的文人仍舊不少，袁子才和鄭板橋便是最著名的人物，我雖說是介紹兩個論語派中人，但也不妨說他們是公安派；再確實些也可以說是性靈派，或是幽默派。總之，是有異於開口仁義，閉口孔孟這一流人物吧了！

說起袁子才，應該先說他的本家中郎。且不必說他們兩人的思想行爲相同，便是一生遭遇，也都差不多。子才生時文名之隆，一時無出其右，甚至王公貴戚的神道墓誌，非出其筆，不足爲榮（這也是子才的劣點，至今集中尙留下許多諛頌的文字），其情形也正和中郎打倒七子，力主性靈，公安一派，風行天下時差不多；中郎一死，一般士大夫又看他不起，罵爲野狐禪，並將其著述列爲禁書，子才也是如此，在他全盛時，全國詩人，多以其詩之一鱗一爪能被採入於隨園詩話爲榮。四川詩人張船山（問陶）甚至名其集爲推袁，可見得他對於子才是怎樣的佩服；可是子才一死，生前一般捧他的人都倒戈了，反來把他罵得半文不值，而船山亦恐推袁集這個名稱，不能傳之後世，連忙把推許子才的文字刪了，也不知掉換一個推什麼的集名上去。子才竟和中郎遭了同等的境遇，也是館閣諸公眼裏所不屑一視的東西。

但是，在我看來，子才實是一個極有自己主張的文人，他敢做人所不屑做的事，也能說人所不敢說的話，他能在他人引經據典的時候，寫些談鬼說狐隨筆偶記的小品；（在今日，子才的諛墓大文，恐怕只有在全集裏見得到，而這些小品却已大量的流傳人間

了！）隨園三十六種，我最喜歡的還是詩話，尺牘則次之。他的詩話內提倡性靈，打倒模倣，有自我觀念，嘲弄載道派，而且時發妙論，有獨到偏見，處處含有幽默的成分；他的小倉山房尺牘，除了無爲的應酬外，也極含幽默。我說他是論語派中人，就是因爲他是個幽默家啊！

子才對於詩，是不愛格調而極重性靈的，似乎較漁洋山人神韻論又進一層，他說：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的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分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調，格律不在性靈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

他提倡性靈，不願因古人而抹殺自己；和中郎之不好唐宋一般，所以他詩中就發揮性靈，不以典故自縛。詩話云：

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隨園担糞者，十月中在梅樹下喜報曰：「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曰：「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朵一身花。」

余二月出門，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園中梅花盛開，公不帶去。」余因有句云：「只憐香雪梅千樹，不得隨身帶上船。」

子才既主張性靈，於是處處便是自我的見解，他說：「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之中千百字憑吾所選，尙有用定後不愜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他又攻擊一般道貌岸然的抹殺自己的人：

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人耶？

他又警告一班徒事模倣的人說：

明鄭少谷詩學少陵，友林貞恆譏之曰：「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託於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學杜者不可不知。

他勸人家不可徒事倣效，還要有自己的主張，他說：「譬如學杜而竟如杜，學韓而竟如韓，則人何不觀真杜真韓之詩，而肯觀僞杜僞韓之詩乎？」子才的詩，的確很真率（當

然，一切酬唱之作是不算的），可以說是中國有數的人物。

子才是一個極解風趣的人物，他於做正經文章之餘，也做了幾件人家認爲不大重要和不屑做的事情，他能不顧輿論指摘大收其女弟子；更要寫些無關於世道人心的子不語等文字。這雖是他身後名大殺的主要原因，但也可表示他是一個大胆和自我的。他很幽默，而幽默又是和當時的人抵觸的。幽默恐怕也是他盛名之累吧！他譏嘲專事剽掠古人一字一語者，他說：「有學究對弟子言：『人能行論語（當然是古版）一句，便是聖人。』有執袴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聞者大笑。」倘使不明子才的意思，未免是一種輕薄的笑話而已，你看，這是他的幽默。

詩人作詩，往往有一種寄託，不斤斤於典故。而四方木頭之流，却要引經據典，力闢其非，這真不知何苦來？論語上也鬧過這種木頭的笑話。子才便是專事挑破這種人水泡的。他嘲笑蔣士銓的牛郎織女考證，已刊過論語，另有相同的一件事，他說：有一個秀才，讀杜詩至「觸醪誰造汝？一醉散千愁。」大罵少陵，謂「一代名家連酒是杜康所造

也不知，安得謂之詩人哉！」讀者讀隨園詩話至此，亦嘗會心一笑乎？不然，便也是四方木頭無疑。

子才的尺牘中，幽默的文字更多，因限於篇幅，不克多引，讀者倘欲多看幽默文字，費幾個銅子買一本來讀讀，保你可出盡肚裏所受的鳥氣。

常常供給論語封面材料的鄭板橋，無疑的，他是論語中人，這個人幽默得不得了，並且見解較袁子才又高一層。子才雖然提倡性靈，主張自我，可是仍舊喜歡酬和、答唱、和王公大人往來，做個士大夫；刻集時還依依不捨的把這些無聊文章放進去。板橋却不然了，他完全是個平民化的人物，雖然當時這些無聊唱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並不像子才引以為榮，他却毅然把這些東西刪了！丟開糟粕，留下精華，所以他的詩文竟然是篇篇可讀的。至於和他同時的幾個文人呢，大家寫的都是經世文章，不作興寫一篇嬉謔的文字，或做一首艷麗的詩，板橋却不大願意，於是他偏偏做了一篇和人相反的序，他說：

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好，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剝刑去皮，搜精扶髓，不過一騷壇詞客耳！何與於社稷民生之計，三百篇之

旨哉！

這真是幽默極了！夫幽默卽是真，非徒嬉笑談諧也。別人却套起面具說鬼話，他獨推開天窗說亮話，非幽默而何？他又痛恨生平所作無聊作品，恐怕有人替他出版，先下個警告，亦殊幽默有致：

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

還有文人標榜之習，也是他所深惡的（好像論語也有這一條社戒，這一點上更可實證板橋亦是論語中人），標榜在外國，蕭伯納稱爲互洗衣服，在中國則是互做序文，凡是序文，總是大家認識的，或是面子求來的，無論內容如何，總得瞎恭維一陣。他們的心理，以冀將來自己的書雖不傳，或許能在做序文人的集中傳出來也未可知。板橋深惡此種習氣，所以他從不倩人作序，他說：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叙爲得也。

這是他的幽默，夫天下烏有含譏帶訕的序文，板橋乃稱瞎恭維的序文爲譏訕耳！

我說人間的至文，當推尺牘。蓋做文章時，總是預備給衆人看的，戰戰兢兢，說話總不敢大胆。尺牘則不然，因爲只有兩人說話，無論什麼私房話，都可放進去，用不着有所顧忌。中郎集中，當然以尺牘最佳，小倉山房尺牘也好，而板橋家書又是天地間之至文，他的致舍弟墨，篇篇都說真話，真情流露，沒半些道學氣味。因爲真情流露，則處處可見幽默氣氛，夫人之言幽默者，惟恐其不肯說真話耳！若能說真話，何患無文章可讀，板橋的幽默，決不是自己捏造出來的，完全因爲他真率，是以有幽默產生，所以他在書牘內談人情，說世故，無往不洞中竅要，他看不見的是一個『僞』字，而當時的秀才，却都是盜竊孔孟衣冠的僞貨色，雖然他自己也是個秀才，有一次，他的老弟（恐怕也是秀才）戴着一副道德面孔，對他大罵其和尚。他連忙還信去，很正經的把他老弟教訓一頓，在正經中却含了不少幽默的至理：

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語云：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人家屋瓦霜。

他固然不承認和尙是好東西，然而秀才的水泡也給他挑破了，這種文字，和顧炎武的生員論同樣的幽默。

板橋的幽默很多，恕我不多引了！你們聞來沒事，化幾個錢買來看看還不是一樣？總之，板橋的詩文是小品文，不說門面話，而肯說老實話，談談人生的道路上的如何做人法，講幾句無關緊要的家庭瑣事。我說你們這班手執馬克斯資本論，或是高爾基，而肚子裏仍是空洞洞的人們，趕緊把他們扔了，拿幾個子去買本板橋集要緊！

回首丙子六十年

晨起，讀東華續錄，翻出來開頭便是這一條：

「光緒二年。丙子。春。正月。癸巳。朔。丑刻。上詣奉先殿行禮。辰刻，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御慈寧宮，上率諸王大臣行禮畢，御中和殿受禮，太和殿受賀。」

這一種史官的筆法，只有一年一度才有，而且每年都是差不多，只要把數字和名詞更換幾個便成，在平時，我決不會正眼去瞧一瞧，略過去便算數了。在今天，因為是第一頁，而且有「丙子」的「丙」字跳入我眼簾，便不期的破格讀下去了，因為「丙子」這兩個字，影在我腦筋裏太深了。

我家裏有過一位身經紅羊亂離的老祖母，（現在她去世了，大概也有八十多了吧。）

她識字通文，能夠說一些故事或者掌故之類。她常常說起「丙子歲」，因為這是最令她痛苦的一年，這一年，江浙一帶收成最不好，真是「民不聊生」的時候。她又會唱許多關於「丙子歲」的歌謠，可惜現在都忘了，但大概是什麼「丙子歲，刀兵現……」之類令人不歡的句子，這當然是詛咒過去「丙子歲」的。第二個「丙子」她沒有見到，而我們却已靜候着牠的來臨了。

二十五年的國歷元旦已是過去了，同時讀了不少的應時點綴文章，然而我一篇也沒有寫，因為我想不到元旦到得這樣快。照例元旦這一天或以後幾天中，大家臉上都是愉快的，然而，近年來的所謂「元旦」，我看仍有許多渡不過年關而愁面苦臉的商人，和許多尚未過了最後難關的學生。今年只有在畫報上看見一張宋將軍在元旦閱兵的照片，他很愉快的和一位日本武官並肩立在一起，而這位武官，人雖矮小，却也昂昂然表示着無窮的愉快，這樣，就表示國曆廿五年元旦過去了。照歷法兩元論推算起來，國曆廿五年的元旦雖然過去，理該還有個「形影相追」的「丙子歲」存着，而且是這個「存着」是「實際」的，「名義」的早已於若干年前「廢」去，由於政府皇皇通令，不許再有所慶

祝，我倘然再來一下應時文章，不免「不識時務」，違反政府功令，為「俊傑」之所不取，於是談談過去的六十年，自己雖覺無聊，但在這個時候，不談談過去，還有什麼好做呢？

關於這一年，除我的老祖母，以及許多老年人之流要加以詛咒外，其他的事情，究屬還是差強人意，因為荒年究竟是天意，或者照科學的說法，則是怪自己防備不力，從前太平百姓經歷少，一逢到兇年便可詛咒半個世紀，但到了並不太平百姓的我們，可忿可怒的事情比誰經歷都多，一些些兇年水災之類，還值得我們詛咒嗎？倘然一國有自己的主權，有為國為民的好官，雖然年年如我老祖母所詛咒的「丙子歲」，實在也過得下去，何況人家遇到空前未有的大地震，到現在還在做人呵！這話照文明的國民看來，顯得我們寒傖，實在我們正如亂世時候的難民，不得不深羨太平時候的鷄犬了。

時到了元旦，諸君一年來肚子裏所受的烏氣，也應該在這個時候，儘情痛快的樂一下子了，我不敢效法救國專家，一定要勸諸位在這個時候細算舊賬。但這個不佞却不妨代諸位來算一算，我國歷年來，所受的枉屈，雖然是人家處心積慮的結果，但却沒有一件

不是借我們殺他國的人來做一個籍口，例如最近幾年來，大家諒必明白，是否有其人或沒有這個人失蹤了，連證據都沒有，就可大動干戈。以前或許大家不大明白，如八國聯軍之役，都是我們殺了他國的教士或外交官，籍此就要了一塊塊土地去，這些都是幾年來的事蹟，但是外人的被殺却不是自今日始，這是民族間的不相了解，其緣故當然難說。但照前一個丙子年的「大案」看來，這情形就大可感慨系之的了。

據東華續錄光緒二年丙子秋七月條下載，這件殺洋人大案的大略是：英國繙譯官馬嘉理於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行至騰越廳屬之蠻允地面，遽遭戕害。十八日柏副將（按英武官柏郎）被人持械繫阻。於是英使威妥瑪照例提出嚴重抗議。

於是清廷派湖廣總督李瀚章，侍郎薛煥馳往會同辦理。英國派參贊大臣格維納等往滇觀審。這件案子審出來了，是「英國繙譯官被戕，係因野匪索取過山禮不遂，致被殺害。其同行各員，係由已革甸南都司李珍國主謀」。

呵！這件案子還當了得，洋官被殺，隨從被阻，出於本國官吏主謀，這事情有真實憑據，還當了得？但是，你不要慌，英國皇軍非但不會佔據雲貴，而且還由英使照會李

鴻章代奏：「此案被戕被阻皆係英員，因思西國理教所重，倘僅責其既往，莫若保其將來。竊請將現在帶案候辦之人，毋致懲辦」等語。「保其將來」當然是英人野心的所在，但六十年後的今日看來，似乎真的有些不勝今昔之感也。李鴻章不曾留個學，不曾吃過東西洋料理，辦起外交來倒還差強人意。而且正是「丙子」這一年，清廷一方面派郭嵩燾（筠仙）爲首任駐英公使，一方面派遣官員出洋養成洋務人才，每一出洋官吏，最小品級如七品，月得支薪六百兩，（當時大學士的月俸，恐怕也不過如此。）月費巨萬，這樣造成的六十年來外交人才，遠不及科第出身的李鴻章，宜乎林語堂要感慨系之的說「吾家老媽子，亦優爲之」了。真的，老媽子她怎生懂得賣國外交呢？

關於官吏，光緒二年那一年的官吏，內臣如文祥、翁同龢，外臣如李鴻章、沈葆楨，征伐如左宗棠、崇實，他們不曾留過學，也不會喊過什麼主義，到是始終能老老實實做些事出來。夫懷古和思思古人都是落伍，不佞也頗知道，但是，不懷懷古和思思古人又做些什麼呢？現在是歡樂的日子——恕我不說新年，我本該說幾句吉利話，不知怎樣，什麼也說不出，只得囉囉唆唆說了許多背時的事情，大家原諒則個吧！

論語 三二年

先要說的是論語格調，論語的格調不外乎兩種，幽默和暴露，創刊號以迄五十期，大概所刊的文章以幽默爲多，暴露的少，五十期以後，關於暴露的文章多起來，這種改變在篇名上很可以看到，例如有一期的論語幾乎成爲四川專號。這一種改變，我非常同意，從幽默到暴露之路即是論語從虛淺到貼切人生之路，我並不反對幽默，不過對於爲幽默而幽默的也不能表示同情，因爲爲幽默而幽默每易陷入尖酸油滑，不及老老實實說話而自見幽默來得有意思。論語最幽默的材料，往往不是專篇，而是半月要聞和古香齋，這一點上可以知道，幽默是要從實地上得來，空口說白話這種幽默是未足爲訓的。論語的編輯方針的改變，正是得脫離虛淺油滑的地步，而進一層至貼切人生，從人生中悟到幽默的旨趣。從前論語徵文的題目，如「我所認識之怪人」，「無腦縣長」，

「低能校長」，這種文章很少有能確實描寫，大多是給作家們掉掉筆頭的機會。然而後來的問題便有了改變，如「現代教育」，「記會攷」，「記讀經」，都是傾向暴露一方的文章，而「現代教育專號」的刊出，尤其是論語的勇敢，當然，論語不能說自己文章不好，但也未嘗以世道人心自命，譬如現代教育這種暴露的文章，許多以救國救民爲己責的雜誌們並不去着手，論語見人不爲，便自己做了，這個，論語雖不以世道人心自命，然「現代教育專號」有關於世道人心實是不淺。有人說起過：「現代教育專號」一出，保管學校少收幾個學費，如此，能不說是論語的豐功偉績嗎？但論語因此被校長們禁止閱讀而減少銷路，却也是活該，誰叫你做人家不肯做的工作？

今年夏天，教育部皇皇通令宣佈簡體字了，更可喜論語比誰都快，早有簡字上了眼。從前大家正在提倡時，我曾問一位朋友贊成否？這位朋友大大反對，理由且用不着細說——橫豎總是這一套。後來教育部宣佈簡體字了，我再去問他，他贊成了，什麼緣故？我不知道。論語提倡簡體字快兩年了，到今日得到如此的成績，頗有點爽快，我想討論者也一定頗有同感，因「簡體字」與「手頭字」根本沒有兩樣也。

自從語堂先生提倡清新俊逸的語錄體以來，捧出幾個袁中郎杜赤水等古人，雖挨盡了幾頓臭罵，究竟人人還暫時能說幾句老實話，「未來派」還未把〇兩字放在動詞之後以表示過去，或許還是論語的功績，記得去年周年號，海戈先生給本刊寫了一篇紀念文，引了兩封已讀和未讀論語時的朋友信件，據海戈先生說：這兩封原函還在，並非杜撰，但却因此而引起一位替論語算功罪，他說：未讀論語之前，人是革命的，讀了論語之後，便要吟風弄月起來，連牌都打起來，結論的邏輯，是勸人不可讀論語，讀了便不革命。尺牘是否能代表一人整個的思想，抑或是一時情緒，這且不論；一張一弛，正是聖人之道，大英雄可以上馬殺賊，也可以下馬狎妓，並不因此而失去民族英雄的資格，論語的功罪，並不能因此公的估計而確定，照不佞的見解，揭破現代教育的假面具，關於四川的文字，使大家都暫時學得做清新的文章，不尙空談而切貼人生，這幾點並沒有對不起中華民國國民的地方。至於罪狀，當然不能免，第一是抽烟品茗，更進一步遊山玩水，還有清談，說女人，都是亡國之道，我們且不必爲賢者諱，這幾點罪狀論語是要承認下來的；但是，我却要抄一段大成至聖先師的爲論語辯護狀給大家看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最善體貼人情，並不是後世尊孔者一種面目，論語本是孔門貨色，亦頗能承孔子之志做去，辦雜誌最宜適合此理。張而不弛，令人見了頭痛；弛而不張，肉感大腿，胡蝶鴛鴦，也太那個。只有一張一弛，方合中庸之道。讀者之中，如有豬肉氣或方巾氣其人，我先要問他，一個老爺，整天在黨部革命，革命，你能禁止他回家時一手持茶一手持烟，向沙發上一躺麼？倘然不能，那還是人情，論語還就可讀。閒話少說，言歸正傳，真的論語是三周年了，不佞忝爲賀客之一，不可無幾句祝言。第一，論語還是個清白身子，而且不是討人身體，尙希一往清白，勿被猛人之流買去作小老婆是。其他我也不必說了，橫豎論語的主持者和執筆者都很得人，還要不佞來說些什麼呢？

半小時訪章記

前記

題目來得蹊蹺，便是作者自己也費煞躊躇。「半小時」，這三個字是不生問題的，因為和章對談確有「半小時」。但並不是指訪章共用去半小時而言，這一點也合該聲明在此。再說這位所「訪」的對象吧，照新聞記者的辦法，準有不少頭銜可用，譬如「國學老師」「漢學大師」「樸學大師」，都可以用，卽如再樸實點，則爽快快快「章太炎先生」亦可。但是這些在我都覺得不妥，爲對於這位國家元勳、泉石遺老表示敬意起見，大膽仿時下要人的稱呼來一個「章」字。好在章兮章兮，只此一章，別無分出，至於「吾家什麼」之流，那是冒牌貨，還不至於勞我們玉趾吧。再次，「訪」字也不大好用，據一位朋友說來：應改是「觀章記」，這好像太幽默些兒，對前輩不恭，本來我擬用的是

「晤章記」，細想也不妥，「晤」字的敵體氣氛太重，我們還夠不上康有為和廖平的資格，「晤」字大可不必。況且我們這次的造訪，專誠的還不是去訪他，專誠的訪不到，却「順手牽羊」的訪一訪他，則其為「訪」也明矣；且訪章的緣起，也就是這樣簡單的一會事，所以「訪章記」三字是最穩當，真是班馬也不能易我隻字；正是和章之為古文不肯輕易下隻字的。

正文

因為要訪一位古人的遺跡，在蘇州深巷小街中迂迴了一上半天，結果是毫無所得，一行三人，大有入得寶山，竟是空手而回的神情。蘇州的房子多是中國式的，有時不順眼的見了幾所洋房，不免要感到奇怪，在蘇州起洋房的，不外乎幾種，政府機關，洋人學校和大小軍閥政客的別墅；此外私人第宅，却都富於保守性的。

玄妙觀前王廢基龐大的廢址，自從北伐成功以來，已劃作三個機關，公共體育場、市公園和縣立圖書館，這三個機關之外，近年來又聳立一所洋房——水泥鋼骨的洋房，和幾進國式的新屋——石灰磚牆的國房，我們從錦帆路出來，恰到大門面前，門前懸着兩

塊木牌，靠洋房那邊的是：

制言半月刊

國房那邊的是：

章氏國學講學會

我讀過「制言半月刊」的創刊號宣言說：「余自民國二十一年返自舊都，知當世無可爲，講學吳中三年矣。」而且也略有所聞，國府曾撥過一筆什麼款子去給章營造菟裘之地，便知道這所洋房的主人是誰。靈機一轉，向同行的兩位提議：「我們既專誠的訪不着什麼，何妨改誠訪一訪章呢？」言下大家贊成，乃肅衣冠投刺而入，那門子到底是章的，恭而有禮，並不留難，說「章先生在吃飯，請你們候一候吧！」

我們投刺的地方是章的住宅，水泥鋼骨的洋房，對面幾進國房才是「章氏國學講習會」。那邊，離開開講的時候已是不遠，生徒雲集，大衫長褂，雍雍穆穆，大有洙泗氣象，書本大都是爾雅公羊尚書這一類，線裝木版的居多，只有一本爾雅是商務版洋裝的，略嫌美中不足些；壁上還掛着學生的作業成績，大概是準備給人參觀的，但我們沒

有仔細欣賞，因為有人來領我們到洋房那邊一間辦公室去了。

室內的陳設很簡單，想來不是章的書齋，壁上掛着二張照片，一張熊成基烈士遺像，另一張是段合肥在滬七秩大壽圖，圖中有杜月笙等名人。室中除兩張辦公桌之外，另有一張小方桌，恰合四個人圍在一起談話的，我們三人坐在下面，虛了上位等章出來。

我們在桌上，先開小方桌會議，討論應該怎樣和章接談，我提議：「我們大家裝出風雅持重些，說話要留心，不要給他看不起。」另一位很以為然，他更進一步說：「我們說話非但要當心，最好不要涉及三代以下的東西，大家且來搜括一下肚腸」。那時桌子上放着幾本隨手帶來的小說，似乎不好意思給章經眼，連忙用一本「蘇州指南」之類來遮了，這才扣起領鈕正襟危坐起來。坐在椅上疑神疑鬼，聽見步履聲，以為章來了，連忙起來致敬，不料却是僕人給我們倒茶，問章先生，回答是飯不會用好，那時我正在想論語上有一句「割不正不食」的話，不知章亦是否因此而對他的廚子發脾氣否？

來了，年紀輕輕的，望之不如章，就之更不知所畏。他姓陳，照例揖讓，拱手，他告訴章年紀大了，見不得客，因為多談便要喘氣。總之，他言下頗有拒見的意思。我們三

人中有一位「蜀人」却有本領，他早知這頑意兒，他且不涉及章之肯見與否，先和陳談起章的相與一千人來，什麼黃季剛咧，錢玄同咧，華國雜誌咧，以表示我們肚子裏有些貨色，不是來跟章胡纏的。在陳心目中，我們是有資格夠得上見章了，我乘機說：「我們專誠遠來，特爲一瞻章先生風采顏色，即使能夠給我們五分鐘時間也夠了。」於是他才起身入內。

我們眼巴巴望他的去路，希望從那條路走出一個章來，却不防章奇兵突出，他步履端詳，聲息全無的從後門踱進來，要不是有一位眼快，我們準得失儀。於是大家起身行一下最敬禮，章的身子本來已是有了十五度，再略加幾度，便算賓主揖讓過了。他穿着一件藍色緞子棉袍，加上一件玄色大花對襟半臂，腦袋大得驚人，估量裏面不知藏了多少「國故」。

跟着有僕人替他來一聽烟，點上一枝給他。我以爲是他著名慣抽的「茄力克」，不，却是「大長城」，那僕人點上火，立刻退出門外；章忽像失去一件什麼似的，大聲操着餘杭大衆語叫他回來，聲燥而厲，跟隨在後面的陳，恐怕我們太難堪，親自出去分付

幾句，跟着那僕人端着一只白瓷痰盂進來，放在他足跟前，他把烟灰一彈，才回過頭來和我們接談。我知道章是個痰盂的愛好者，他與我有同癖，你猜想章那時的姿勢是多麼安適，我想痰盂至少和他的學問有些兒關係。

章的國語太壞，簡直不能操，於此亦可見他個性的強烈。他老實問我們姓名職業，我告訴他兩個是中學國文教員，一個是在家裏治治國學的；他似乎感到興趣，知道不是一般毛頭小子來跟他胡纏的，但是談鋒還不曾湊上。

我們那位「蜀人」，似乎不大懂禮，他直率的問章的年齡，我想糟了，一定要在章面前失儀；但章却滿不在乎的：

「六十八。」

聲音是顛巍巍的，「六十八」是給年青人一種示威，聽了不能不悚然起敬的意思。「蜀人」又問：

「老先生到過四川嗎？」

「到過。民國十……十三年……沒有到成都……那時軍閥混戰……數起來，十幾年

了。」他摸摸腦袋說的。

「那個時候，廖平也在四川囉？」

「廖平」，這是對章下一顆炸彈，突然把章興奮起來，他一定想：「你們居然也知道廖平的。」他的態度，頓時回復當年戰士的姿態，談鋒立刻銳利起來：

「廖平，是的，他那時也在成都……不錯……我想起來了，康有爲……這偽學，他著了一本書……還沒有出版……他忽然寫一封長信給廖平……要把廖平的一本書，毀版——把版子劈了。後來……後來康的書出版了，原來康就是鈔廖平的。你想康……康的心狠不狠。竟然要把廖平的版劈，劈了——毀屍滅跡。」

其實這件事我們是毫無所知道的，但是却不約而同的應一聲「原來如此」。

我們應對的功夫，已被章認為登堂入室，可與以談談之流了，於是他的談鋒更健：

「康、梁，這不必談。梁，梁後來變了節，他，他佛學倒不壞，但是究竟改節的……

一枝「大長城」已燒完，他抽烟的手段不大高明，或許是于思于思的關係，烟尾含得

濕濕的；他滿不在乎的向痰盂一擲，伸出一隻顫巍巍的手去拿第二枝，趁這個機會我發問：

「先生對於胡適之之怎樣？」

「哈哈」，他笑了起來。「哲學，胡適之也配談麼？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在章的眼中，自鄒似下似乎不屑多談的意思，他對於胡適之的批評，在制言半月刊宣言中說過：「其間有說老莊理墨辨者，大抵口耳剽竊不得其本，蓋昔人之治諸子，皆先明羣經史傳，而後爲之，今卽異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耶？」他又這樣的說一遍。

有一位問起辜鴻銘。

「湯生，英文，他好，國學他根本不……」

他談起哲學，裏面也用兩個新名詞，「具體化」和「抽象化」，照他的意思，以爲恐怕我們聽不懂他的理論，才破格用這兩個「化」詞，多少是含有輕視成分在裏面。一會兒談起尊孔：

「孔子，尊尊也不妨，他的東西，關於做人方面——就是實際方面，絕是不錯的。譬如，舉一個例，『孝悌忠信』，這個，這個有人能改嗎？但是，封建，封建的不好，要不得，但這也是時代，時代的關係……」

我們四個人——連章在內，不約而同的說出一句：

「聖之時者也。」

說完這句話，他有些氣喘了。傍邊侍坐的陳，已經向我示過三次「意」，我們原是答應談五分鐘的，現在居然破例抽完三支烟，總該告辭吧。

那天光線極好，我要求章拍一張照，章略一躊躇，也就答應了，坐在一張柚木寫字椅上照了一張。他送到房門，拱一拱腰進去了。到了洋房外面，已是一點三十分，對面國房的章氏國學講習會，已是弦歌洋洋盈耳了。

我們很欣幸，能夠見一見章，他有骨氣，他肯自重，說話不吞吞吐吐，要罵就罵，毫不客氣。康梁辜廖已作古人，章亦垂垂老去，以後要再在這古國內見這樣的人物，恐怕不大會有吧？

章太炎先生軼事

我遇見章太炎先生只有一次，而這一次也正是最後的一次。晤見的日子我記得很牢，是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而且正是十一時的光景。何以能見到他呢，說起來也有趣，那時林語堂先生正在替天下月刊翻譯沈三白的浮生六記，他深深中了三白芸娘的迷，一定要尋着他倆的遺址遺物。我對於六記也是一樣愛好，而且適在蘇州，於是他約定要來蘇，到倉米巷滄浪亭訪芸白的舊居，到福壽山尋三白的墳墓，到護龍街找三白的遺畫。十一月九日他偕海戈先生來了，整整訪了二天，了無所得，從倉米巷出來，肚子餓極了，大家嚷着找飯館，可是這一帶地方連小店也沒有的，猛地看見一座整齊的洋房，旁邊還有幾座「國房」，大門上寫着「章氏講學會」「制言半月刊」等字樣。語堂是聽過章氏演講的，我和海戈都是聞名而未識面，覺得此次蘇行，如入寶山空手而回，非常掃興，不如

順便訪一訪章氏，似乎還上算，語堂雖然反對，却二對一否決了；於是我們便見了不久便作古人的國學大師。記得語堂和海戈還化了名，他倆算是某中學校的教員，我雖未更名，却也頂上一個什麼銜頭了。

關於這一次的訪章，還寫有一篇文章（論語七十八期），當時給章拍了一張照片，可惜光線不行，未能製版刊出來；倘使章氏這幾個月來不曾攝影的話，則我所藏的照片，要算他最後的遺照了。

關於章氏的文章功業，不配也不必談，這裏只記載他的軼事，而這些軼事，大都是關於他的私生活，是他一位內姪告訴我的。他零零碎碎講來，只得拉拉雜雜寫上去，雖是瑣事，却與他的文章學術有關，似乎頗有紀錄的價值。

章氏個性極強，可與康南海辜鴻生鼎足而三，他簡直滿身都是傲骨，什麼人都不放在眼中，因此得了「章瘋子」的雅號，其實他並不瘋，只是狂，不過到了晚年，除專心治學外，其他知覺已一概失去，簡直不知人事，狂也狂不得了。關於他的軼事，爲便利起見，分段叙之如次：

嫁女 章有二女，年齡相去甚遠，長婿在北京，章送女往嫁，嫁日不動聲色，用藍布包袱包衣數件，令婿用黃包車二輛送歸。人或責之，章謂遵牛車送親古禮。後女以鬱鬱自縊死，章有悼篇，傳誦一時。女之死甚冤，蓋夜半自縊時，其妹同室，見姊自縊，乃爲解下，竟不告家人而先睡，至二次再縊遂無能爲力矣。

拒吳擊張 吳敬恆張溥泉（繼）兩先生皆爲章氏摯友，十七年後章即作北山移文，宣告交絕。吳張知其傲慢，親往其家請解，吳老丈往，章氏擲刺拒見；溥泉先生則逕入其室，章氏適持杖，一見張即擲杖擊之，張抱頭而逃，始終不獲交一語。

治學精神 章氏晚年，患鼻疾甚劇，時發時愈，京粵講學之行，均以此作罷，其致疾之由，皆努力於學術之故。章氏居處有一大室，四壁琳瑯皆是書籍，除窗戶外，一無隙地，卽窗戶之上下亦設書架。室中除書外，了無陳設，中置一床，卽爲章氏獨睡之處。每中夜睡醒，忽憶及某書某事，卽起床詣書架翻閱之，往往自中宵達旦，雖在嚴冬，亦不知加衣。翌晨其僕役進室洒掃，見章持卷呆立，形如木鷄，必驚呼「老爺，你沒有着衣呢！」章始驚醒，則必患重傷風，傷風必患鼻疾，其家人雖欲禁之，不可能也。章氏

治學精神，可見一般。吾知其於持卷呆立，形如木鷄之時，心神領會，此種精神，真吾輩之萬分景仰者，惜天不假年，惜哉！

烟癖 章氏烟戶之宏，一時無兩，雖演說講學，口未嘗停抽。（按：紙烟也）初所抽烟甚名貴，後則不能辨別，其友人李印泉（根源）先生屢以大長城餽之。然章氏抽烟並不高明，以于思于思之故，烟尾皆濕，未及三之二，即行棄去，余親見其如此云。

不識途 章氏晚年居上海時，嘗自行出門外購烟，離家五六十步，便不識歸途，又不憶門牌，只得沿途問人，其問路之詞甚幽默，爲「我的家在那裏？」六字，聞者莫不目爲瘋子。又章氏某次由南京返滬，其家人誤記班次，章氏遂一人下車，不知如何僱一馬車，車夫問其到何處，章答以到「我的家裏」，車夫無辦法，只得在市內兜圈子。其家人接章不着，焦急萬分，派二十餘人在市內尋找，卒在大世界畔尋到，蓋兜圈子已半天矣。近年章氏行動，即室內亦有侍役追隨，不然，即累其夫人麻煩云。

飲食 章氏晚年，舌已不能辨味，出外酢酬，必攜其內姪爲陪。其所食只限於面前一菜，故必須人佈菜其前，如魚則必須去骨，不然，必連骨嚥下，又累主人麻煩矣。章氏

能飲酒，如無人禁止，可自暮達旦，自旦達暮。蓋章氏晚年除治學外，一切均由其夫人湯國黎女士經理，夫人實奇才，兩人以詩合者也。

師生笑史 去歲逝世之中大教授黃季剛先生，爲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剛先生事章氏恭謹又倍於他人，黃有弟子陳君，亦能傳其衣鉢，主章家爲西席，章氏以西席禮待之。每逢新年，季剛先生必詣章宅叩賀，至必行跪拜禮，黃叩章，陳又叩黃，章又向陳行禮。坐定，陳舉茶敬黃，黃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環不絕，家人傳爲笑談。季剛先生死，章氏哭之甚哀，師生之誼，老而益篤。

不知錢 章氏晚年，不知錢爲何物，更不明鈔票之用途。囑僕役購烟一包，便畀洋五元，其子欲做大衣，亦與洋五元，甚至在蘇州建屋時，亦撥洋五元，蓋章氏僅知鈔票一張，可有一次用途也。其子導，肄業復旦附中，習建築學，未半年，建屋時，章即欲其爲工程師，其子瞠目莫名其妙。

傲慢 章氏通古今經學，睥睨一世，目無餘子，與康梁以政見學術不同，詆之最力，然得章氏之一罵者，正亦不易，去年拜謁時，曾詢其對於胡適之之意見，章氏以「不配

談」答之。然章氏獨畏知聖編作者蜀人廖平，章入川時，廖在成都，揚言章若至省，必面折之，章遂不敢入成都。章個性最強，不爲任何所動，中央任以國史館及中山先生墓誌，皆以故不就。某年居上海南陽橋時，適被通緝，偵者已知其處，友人多勸其移住，章不爲動，後誑以友人死，章住弔，遂得移居，不一時而捕者至矣。

關於章氏的軼事，隨想隨寫已經不少，看來大都有些幽默的意味，但亦可見一個學者的態度。大概章氏自遭袁氏禁閉後，神經大受刺激，除學術之外，遂失去一切知覺。去年拜謁他的時候，他的身體看來不大好，據說是患病初愈，我們只着夾衣，他已披重裘了。談了半小時，已氣喘得厲害，走路時候雖不需人扶，然已龍鍾異常，當我們恭立等他進內室時，誰料得到這是最後的一瞥呢。章氏的學術功業不必言，最令人心折的是他的傲慢和氣節。似這樣的一位能說話不屈節大師死去，看後來者滔滔都是打拱作揖奴顏婢膝一流傢伙，於追念章氏悲哀空氣中，又有些憤世嫉俗的態度了。

藹理斯及其著作

支配人類思想的一代大師，赫美洛克·藹理斯氏（Havelock Ellis）之歸道山，忽忽已逾兩月，中國出版界對於這樣一代大師的逝世，竟然出奇的表示冷淡，我到今日還不曾見過一篇正式關於他的文字，實不勝爲我文化界慚愧。無已，先由我這門外漢來談談他的著作和生平，以期拋磚引玉，希望有人能來談他的思想和影響。

提起藹理斯，總令人連帶想起一個『性』字。更會連帶想起維也納的一位醫生——奧國薛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這位久住維也納的大師，自去年希特勒併吞奧地利之後，聽說也跑到英倫和藹理斯住在一個國家中了。因爲他們研究的學問有一個『性』字在，一般人遂在在捧他爲祖師了。在上海，去年有一張滑頭醫生編的什麼『醫學附刊』，居然有所謂美國醫學博士黃某，發表一篇『賣梨膏糖』式的鴻文，叫做『水

鳥形態的女子性慾』，旁注稱爲『英國性科學專家 Havelock Ellis 的原著』，中有一段云：『諸君若不健忘，當能憶及某國會以「水鳥外交」逞威一時，可見「水鳥形態」之女子性慾，實覺可畏。』當時我覺得用這樣無恥的手段，來加在人類一代思想大師的身上，實覺不該之至，乃特撰爲藹理斯抗議一文，對那些江湖醫生加以攻擊，歷舉藹氏近來的著作，證明其所謂『原著』者，實乃江湖醫生自己之『創作』，心中乃覺一快。藹理斯研究性心理學，爲人類思想開一新紀元，是世間最尊嚴聖潔的學術研究，決不是用猥褻的態度和手段所可污辱的。

十九世紀以來，只有兩種思想在支配人生，而由兩位大師來代表兩種思想，一位是馬克斯，另一位便是佛洛伊德。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以經濟爲人類生活的基礎及原動力，凡人世間一切，均莫不和經濟有關，這一種思想已獲得廣大的贊同，可說已經成立。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把人類一切的行爲，都歸諸於性慾，以爲萬事均與性慾有關，——甚至做一個森林的夢，都說是想念女子陰毛的緣故，可說是『唯性史觀』。佛洛伊德博士雖然老年講授，孜孜不倦，極力發揮他的理論，可是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他的學說只好

說成立一半。佛洛伊德個性堅強，他創說唯性論，乃是教主的身分，和馬克思相同，所以持之過堅，不免被人所詬病，目之爲神經病患者的言論，正復不少。這因爲佛洛伊德僅是思想的科學家而已。若藹理斯研究性的心理學，雖和佛洛伊德爲同道，却是成功而去，則因爲藹理斯不僅是思想的科學家，而且是哲學家 and 藝術家的緣故。

談佛洛伊德和藹理斯的思想比較，決不是我的事，上面只好算是瞎說一陣，且打住不提。且寫些關於藹理斯的生平和著作。

藹理斯，以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生於英國之Surrey Cosydon，今年剛八十歲。他的家庭是純粹英國的傳統，從小便受很好的教育和旅行，在六歲那一年已趁船歷遍五大洲，這對他後來的成功是有很大關係的。

藹氏從少便浸淫於文學的環境中，在他十二歲的時候，便執筆爲文，寫了一冊聖經之璧 (The Precious Stones of The Bible)，但真正寫作生活的開始，即在於一八八八年他三十歲的一年，處女作爲康加河 (Kanka Creek)，這本自傳性質的故事長篇，到了一九二二年才和世人相見。

中國的魯迅，本來是學醫的後來放棄了醫學從事於文學，藹氏則反之，他覺得要明白人生的一切非從學醫入手不可。於是他暫時，放下浸淫多年的莎士比亞、史文朋生、海涅等的書籍，專誠跑到聖湯姆士醫院去學醫了，這不可不說是他生命史上最大的關鍵。藹氏的生命，比較平淡，不像和他同時同國的蕭伯納那般有波瀾，然而他也有戀愛的故事——和蕭一樣的，與一位女作家奧立芙·史來納（Oliver Schreiner）談情說愛，結果也和蕭與那位女戲劇家一樣，並沒有結婚，剩下一冊情書集供後人觀覽而已。藹理斯終於在史來納女士和他人結婚後，找到另一位對象，與他們社裏的一位秘書愛甜斯·麗（Edith Lee）女士結婚了。

在和麗女士結婚之前，他已擔任過許多雜誌的編輯和撰稿者，最主要的却是主編一套叢書，叫做『現代科學叢書』（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Series），他第一次震撼世人的著作，便收在這套叢書內，於一八八九年出版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據權威批評的意見，以為那是十九世紀末最偉大的作品，劃時代的巨著。在那本主張精神獨立說的巨著中，藹理斯已把他關於性的重要學說 Sublimation 提示出來，那時候

發表 (Libido) (姑譯爲『基力』，據高覺敷氏譯 S·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 學說的那位維也納醫生，離開成名還差得遠呢。

新精神之后，不朽傑作性心理研究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出版之前，藹氏還有幾本著名的著作，一八九〇年的犯罪論 (The Criminal)，用性心理學者的眼光來估量犯罪，這在今日的法律學生看來，也許平淡無奇，但那時已給意大利的一些犯罪學家大大推崇了，此中巨擘龍勃羅梭，對於藹氏尤其是推譽備至。

一八九二年的作品爲民族健康論 (The Nationalization of Health)，這本書不過是新精神的一些補充。

一八九四年出版爲男與女 (Men and Women)，那時藹氏的研究興趣，已集中於性心理研究方面，這本書已很露端倪，可稱爲三年後性心理研究出版的前奏曲了。

一八九六年性心理研究的出版，真是出版史上震撼一時的案件，這書的出版，似乎是對英國傳統思想投下一顆猛烈的炸彈，立刻起了很大的騷擾，藹理斯因此而被拘到官裏去，結果這書被判決『意圖破壞人民道德』而被列爲禁書之一，直到今日垂半世紀，在

英國還不曾開禁。但在原作出版之前，德文譯本却早已發行了，後來在美國方獲得用英文出版機會。

在出版性心理研究之間，謫氏不斷的有零星著作問世，二十世紀開始的十年中，計有四種，列左：

一八九九 聲辯錄

一九〇〇 十九世紀

一九〇四 不列顛天才之研究

一九〇八 西班牙之魂

在大戰之中，謫氏也不放棄他的崗位，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之中，發表了戰時論文集 (Essays in Wartime) 和衝突的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Conflict)。

一九二二年，他的處女作康加河 (Kanka Creek) 才有問世的機會，同年還出版了一部戀愛與貞德小品論集 (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

一九二三年，謫氏除出版了印象和批評集 (Impressions and Comments) 之外，

他最後的一部偉大作品畢生藝術的結晶生之舞 (Dance of Life) 也出版了。這本書包括了他一切的哲學、藝術和思想的菁華，又是一本震撼世界的巨著，可惜中國至今尚未有譯本。

一九二五年出版了關於左拉 (Zola) 的譯文。

一九三四年出版了懺悔錄 (My Confession)。

藹理斯七十五以前的作品是：今日的問題 (The Questions of To-day) 和從普朗士

到盧騷 (From Proust to Rousseau) 此後他年事已高，不聽見有什麼鉅作問世了。

無疑地，藹氏是英國——甚至世界——現代最重要的一位作家，他等身的著作，是以代表他生存的一個時代，故『藹理斯時代』一語，誠非虛語。

藹氏寧靜淡泊，不善交際，據說是一位很怕羞的名人。他的地位，翱翔乎『文苑』與『儒林』之間。照我的看法，似乎是入『儒林傳』中比在『文苑傳』中佔一席之地來得得體。『性心理研究』一書，無疑地，將成爲世界不朽的經典了。

『鼃采館清課』

『鼃采館清課』二卷，明鉛山費元祿（學卿）撰。所記皆『庭榭山水瑣言，語語烟霞，以實境道實，清麗可喜。』在明人小品中爲不可多得之書。作者是一個晚明氣息極重的人，他的思想文字，顯見得受公安文學革命運動的影響很深；一方面也是個極解風趣的人，他『生長華胄，寄興山林；喜讀書靜坐，人事應酬，疎懶彌甚。問以人間田舍鄙倍瑣尾事，懵然若不省者；與之談古今，論丘壑，輒終日無倦容。』他嘗說：『子雲立亭，停橈問字；淵明菊徑，攜酒款扉，終覺多事，不如仲蔚蓬蒿，袁安高臥也。』（吳文溶序）由此可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他連陶淵明也怪他多事來；無疑作者和豬肉氣的人是無緣的，所以如此好書，不入於四庫全書，也無足爲怪了！

作者生當萬歷，和陳眉公、屠赤水等同時。清課中關於眉公赤水的記載很多，他於赤

水尤推崇備至。關於眉公的幾條，多分載於『巖棲幽事』和『眉公雜著』中。關於赤水的，却於他書不經見，是關心赤水的絕好資料，也可見作者和赤水的一番淵源：

『屠緯真先生之禮武夷君，以癸卯仲秋至鉛山，先期尺一要余。至則日入崦嵫矣！余命駕追及大安，漏半始抵分水關。石壁千仞，峭削不可以緣；而涼風吹月，時照望夫諸山，樹影縱橫，泉流界道，若龍蛇走陸，而黃雲繚繞，第手撫崖名，尙可辨也：平明入崇安，與緯真先生對談，精神契於夢寐，……凭欄少傾，噫氣淅瀝盈谷中起，山外蒼莽暝色亦隨飛鳥至；深波縹碧，蕩壑如龍鱗片片，又如返照侵壁，然側耳聽下方鐘鼓，覺身在鈞天上也。日高春，緯真先生始解纜別去；茲亦天地間一快遊也。』

他於赤水之所以推崇備至，不僅於文字相契，即兩人脾癖行事，亦有相同之處。他常引赤水的『娑羅館清語』：『「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收稼，奴經達主母。笑先生之如外賓。」此語殆爲余設。』此等處可以見到明人的風趣。

作者一生言志，殆至於靜坐讀書兩事。陳眉公有云：『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

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我以為掩戶焚香甚佳，更輔以讀書愈佳；若於清夜掩戶焚香讀書更佳，具此三事，則天下清福享盡矣，更道什麼高官厚祿也！作者很能領略到這種境地，他說：『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我嘗在葑溪庵偶筆裏說：『天下唯有情感的人，能摒去春天的卑庸，而領略秋意的美妙；唯真能讀書的人，敢把日間放去，在夜裏用功夫。』鄧肯是一個多情善感的女子，故能知道秋天的偉大；作者可謂先得我意。『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這種文字，想不是夢見周公的人所能寫出來的。記得去年冬天，我從霓紅燈燦爛都市趕到一個鄉村度歲去，到了那邊，察見自置的電燈已經不亮，無線電也成了啞子，房間裏已換了有些柴油氣息的燈盞，生旺了土爐子，一個兒在案上披閱幾本久違的舊書，夜沉沉的，除了遠處幾聲狗吠外，更沒有什麼。到了微感倦意的時出，推開窗扉，走向庭心一望，看見月光照到桂花樹枝的影子，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什麼的快樂。遠遠聽見更柝的聲音，似乎覺得已經不是在廿世紀的人；回到房中，便納頭沉沉睡去。這並不是我的反科學立場，我以為一個人在名利之場奔走，應該有一個

時期過過十七世紀的生活，如李笠翁所說的。

在『清課』中，獨多於寫景文字，一丘一壑，被他寫來，都覺得可觀，令人神往，他寫龍盤：

『龍池冬夏不涸，夜淨天宇晶朗，如宿斗牛傍；侵曉視其下，萬壑一碧，白虹蜿蜒，蕩瀟無際，真銀海也！不覺跣足踏至捨身崖頂，鶴背鹿足上，狂呼而返。』

在這裏頗可看出明人小品的長處，在於清俊宕逸，不爛用古典陳調，看他『萬壑一碧』，『白虹蜿蜒』，『狂呼而返』，都是自己的創作，幾曾有他人用過來？再看他：

『秋日中酒，夜半渴甚覓漿，被衣推戶，仰見中天殘月如霜，明星歷歷可數。萬籟寂然，惟聞蟋蟀哀吟四壁而已。因徘徊庭中，悠悠忽忽，遂爾達曙。』

此條與東坡的『承天寺夜遊』有何遜色，他一人能『悠悠忽忽，遂爾達曙。』境地似比東坡尚高一層。

作者叙他日常的生活，亦甚有趣，令人讀之，頗有飄飄若仙之致：

『館中蓄兩鶴，燈時輒宿窗下，謂之侍讀。竹間山鳥，每更盡輒喧起，謂之司

漏，楓間靈鷲，每味爽輒噪繞，謂之司晨。湖山幽寂，故自有勝場。」

如此看來，他竟有林逋 梅妻鶴子的風度。看他描寫他的書室：

『聚書萬卷，演以縹湘；搜帖千軸，束以異錦；琴一笛一，劍戟尊壘，名香古鼎，湘榻素屏，茶具墨品，暇日嘯吟其間，無俗客塵事之累，當是震且淨土，人世丹邱。』

清課內的言志寫景小品，幾乎篇篇都是好的。因為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引錄。這裏所存尺牘一通，頗合言志的格調；也可以見到作者所抱出世觀的微意：

『……年近三十，侵增懶癖，雄心若沒若滅，絕跡市朝，游心竹素。以經史爲環堵，以丘墳爲伊吾；太玄覽子雲之準，易中說仲淹之續；史記取子長之疎宕，騷經高屈宋之悲思；旁及百家子集，而沉淪以引分，世味了不關涉。是使飛揚自放，跋扈登壇，枕肱長嘯，抱膝高吟，爇沉水之香，聽華亭之唳，坐子猶之竹，栽林逋之梅，頽然一室，耳目俱捐。霽景良辰，攜琴荷鋤，興來神住，無所向之。濯和風，弄明月，玩晴雪，眺晚霞，撫長松，倚扶荔，釣游鯉，弋飛鴻，聽鳴琴，反牧

牘，涉旬長往，彌月忘歸，汎汎然若大尊浮江湖，飄然不繫，無所用於世久矣！
在清課內，所保存的尺牘，只有這一通，是很有深意的。

我之得讀此書，正在夜裏，溽暑眠不得，偶檢舊篋，得見此籍，喜不自勝，遂不復思眠，一口氣讀盡，一股清香之氣，尙留齒頰間。雖只上下兩卷，直低得過幾部鼓吹也。

『浪蹟叢談』

陳眉公有云：「讀舊書如逢故人」，我頗佩服這個意思，「故人」少不得，「故書舊籍」一樣也少不得，一個人理當有幾個知己朋友，用不着多，二三個已足，大家能夠互相了解，永久不泯，這種友誼頗有趣；但其他的朋友也應該多交些。我的讀書主張也差不多，以為書要多讀，讀得多，然而並不要本本愛好，只要擇幾本實在心中愛好的，時常在身邊看看，實是一件頗有意思的事。

劉鐵雲的老殘遊記。叙老殘宿店時，必從舊篋中抽出幾本宋版書來消遣消遣，這方法予我以非常愛好；當他的黃河畔客棧遭焚後，老殘說「別的倒沒有什麼，只是幾本平日愛好的舊書都燒去了，倒很可惜。」（大意如此）閱老殘遊記至此時，心中頗為老殘難過；為個人計算，倒比外人奪去文瀾閣的四庫全書還覺不受用，雖然這個不足為

訓。

不佞也有幾本中心阿好的舊書，二五年出不曾離身過，雖然不是什麼老殘的名貴宋本，却因年來手澤所加，也十分視爲「敝帚自珍」；近來因爲被一個「惡友」借去，竟爾不還，痛心得很。現在雖另行購置幾本，但終覺沒有從前的好。

不佞之獲爲「枕中秘」者，大部爲清人的隨筆偶記之類，這也是因爲個人對此癖好的緣故，例如清禮親王昭槤的嘯亭雜錄，吟梅居士戴蕙塘的藤陰雜記，吾鄉陳鈞堂先生的郎潛記聞，燕下鄉脞錄，清梁章鉅的歸田瑣記，南省公餘錄，浪蹟叢談。嘯亭雜錄偏於歷史掌故，藤陰雜記偏於地理故實，最好的大概是要算浪蹟叢談了。

浪蹟叢談的作者梁章鉅，字荏林，福建長樂人，道光間嘗五任蘇撫，雖亦是科舉仕途中人，却不失爲一有風趣人物；此公著作頗多，除上述三種外，尚有退菴隨筆，楹聯叢話，巧對錄，二思堂叢書等七十餘種，可謂著作等身，浪蹟叢談乃他晚年所作，看他晚年心境，彌覺有趣。

此老因兒子得浙江知府，在任上奉養，得浪蹟浙中山水，所謂浪蹟者，蓋取老杜詩：

「近侍卽今難浪蹟，此身那得更無家」之意。書不分卷，想見其隨手摘錄，他自己說：「或買舟，或賃廡，流行坎止，仍無日不與鉛槧相親，越月既積，搆墨遂多。所以這種書最合於枕頭爲伴，蓋臨睡可以看幾頁，倦時可以「手倦拋書午夢長」，醒了又可以隨手拈來看看也。

此書所記不特考核精博，見聞擴廣，及所謂「有功世道人心」，且處處可見其風趣，如記陳玉方侍御云：

「陳玉方侍御在刑曹時，一日司廳外，車夫喧門，究主名者，咸指是江西陳老爺所役使，拘之室中，侍御熟視半晌曰：『此人我不識。』車夫曰：『小人伺候主人有二年，何不識也？』令轉其背，視之，曰：『誠然。』一時傳爲笑柄。」

這本書之被人稱爲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實指考正明鄭謙止之獄及姚明山之誣而言，然而照我看來，却在彼而不在此，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正不必強人以同也。

讀中郎偶識

余讀中郎集，人間世適創刊。小品之文，榮於明季，烏可沒中郎？因操鉛槧，以付剞劂。

一

中郎集卷凡三十有四，應先讀其最後四卷，蓋尺牘也。唯尺牘嘗有兩人說話，清俊文章拈來便是，沒半些嚙噉鬼話也。

二

嘗笑世人未嘗做官，動輒道官之醜，令人作嘔，官與他何曾發生干係來。中郎去吳七牘，皆可誦，的是真率話，浮泛語不可及；不可及。

三

天下事最忌凡庸，能精一藝最佳。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作詩、下棋、蹴鞠、搗彈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中郎便有此意。寄散木云。

四

中郎平生謂有五快，得一死可不朽；生可無愧。余謂第三最佳。寄龔惟長先生云：「篋中藉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人生唯此最樂，至友數人，密聚一室，浪談縱談，上下千古，而無往不涉天下之至理，中郎可謂先得我意。

五

世人分出世、諧世、適世及玩世。獨適世最佳，中郎便是此中人。斯人也，「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要緊人。雖於世無所忤，然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

六

中郎苦作吳令，便望令嘉祥，民淳事簡：真是一快人。更望作徽州太尊；尊如帝釋。不知令嘉祥刺徽州都有苦處也。再看其自白云：「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與王以明）中郎實矛盾，唯有矛盾方真率耳！酸儒安肯作是言。

七

天下本何事不可爲，都被一般三思而行的人物幹壞了！啻是慎重太過，件件覺得棘手。中郎云：「大抵世上無難爲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此言實獲我心，拼此做去，更道什麼知易行難也！

八

「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與沈廣乘）中郎一行作吏，自己讀之，未知如何？聊聊數語，直抵得過一部官場現形記也。

九

中郎尺牘，以語錄體爲之，有一句說一句，既無贅累，又無遺義，所以獨傳千古也。
語堂先生云然。

十

中郎之文，清俊宕逸，大半得力於佛經。故其佞佛亦不可及。其與何客部本江，讀之笑不能仰，中郎成一個什麼東西也！「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臥石，語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不然，與鹿麕同駭而去。」

十一

中郎去官，真是可笑。看他去吳七牘，不是辭疏，直是搖尾乞憐語也！乞改稿二云：「仗乞台臺憫吳閩縣之生民，續垂絕之殘命。念漕計無緩須臾，早批署員，哀野狐死當首邱，亟賜題奏……職寧抱頭逃遁爲褫職之廢民，不願悴死他鄉作無依之餒鬼也。」中郎自己或覺懇切。在我看來，只是可憐可笑。

十二

有人讀文章，喜歡通篇都是佳處，令人無瑕可擊，便佩服萬分；若稍有小疵，便痛詆之，我却不謂然。夫好文章人人能做，畚欠功夫；左太冲作賦十年，直一部辭典耳！譬之美人，頰上着一黑痣，亦正復不惡，必欲以之爲醜何苦來？嘗讀杜工部集：有「孔丘盜跖皆塵埃」一句，後之有方巾氣者，必要批註，目工部爲癡爲狂；我正不知此等人用自己的嘴，而說他人的話爲何苦也。中郎序弟小修詩云：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大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脫近代文人舊習故也！

其實中郎之文，疵處亦正復不少。與王百穀云：

——某子已多，此後只願得不生子短命妾數人足矣！……聞者笑之。

既云妾數人，又須短命，宜乎被當時人所笑。恐現代聞之，中郎不將成爲衆矢之的乎？此中郎本色獨造處；此中郎之所以可貴。今之人肯作如是語乎？但今之人心目中未嘗都沒有作如是想也！

論語提倡幽默，幽默猶「趣」也！幽默非諧談，非滑稽，非反語，不可以語傳，但可以達。趣則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知之者，其惟會心者乎？今有人釋幽默爲「會心的微笑」，殊未知三百年前之中郎，早以會心釋「趣」。是則趣與幽默，固爲一家。今之解趣者絕鮮，而曲解幽默者衆矣！

十四

周興來俊臣等酷吏可惡，劉鐵雲鶚以謂過於貪污墨吏。在老殘遊記中寫一玉賢，打破「文官不要錢便佳」的傳統思想，鐵雲甚可貴也！庸才之誤國，中郎以謂甚於秦檜。兩公的話，都是未經人道者。其實宋之所以亡，何嘗亡在秦檜等人手裏，却是一般庸才，無檜等賣國之才，却效檜等賣國之行；自己蹣跚，又妨進路，但亡國之罪，却由檜等來承當，恰和兩晉之亡，明明亡在一班昏主佞臣手裏，而史家必欲以清淡之流來受罪一樣也！中郎全不爲秦檜反案，但當明末時：建州南侵，國亡无日，當時並無一個秦檜。中郎有知，必認爲可惜耳！

十五

中郎嘗謂人間世中有四種人：以謂玩世、出世、諧世、適世。唯適世最可貴，蓋中郎自道也！但適世者亦最爲賢人君子所不取，古賢人君子多，中郎之緒遂微，沉淪且三百年矣，今中郎漸顯，但賢人君子猶不肯相饒，必要剷除中郎以謂快。至賢人君子爲何如人，當以中郎語形容之，讀之甚可一笑也！與徐漢明云：

除此之外（指五種人而言）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賢聖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謂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近見賢人君子如此，敢以聞之賢人君子，不知賢人君子復何居焉？

十六

嘗言中郎佞佛，然中郎究竟是一大解脫人。今之人，偶一失意，便入於佛，首必蔬食斷腥；更進者，則長夜不眠；再得讀佛經數本，於是「一念不起」「騰騰任運」諸說都來。中郎雖亦好佛者，實不與人同，其論此等人，甚可笑，與陶周望宮諭論「修」云：

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鹿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蝠鼠亦不眠也。

中郎好佛，甚於東坡、香山，不知此等處亦超人。今之喜與牛羊鹿豕及訓狐蝠鼠同列者，盍觀乎中郎！

十七

近聞語堂要翻印中郎集，此大功德事。嘗謂中郎之所以不顯於人間者，大都是辦香中郎的人太少，而賢士君子太多之故，今語堂毅然能了此，不獨有功於中郎也。賀熙齡序中郎集云：「迄今震川之學。傳之者衆，而公安之緒漸微，豈有幸有不幸歟？抑將有待而然歟？」桐城濫調至今已成強弩之末，中郎要反身恐怕就在今日。中郎集編訂諸氏敢當此乎？中郎全集舊序多有佳者，如江進之、陳眉公亦此中人物，我意以爲一律都影印出來爲佳；再加以旁證攷據更佳。如有人仿時下書賈惡習，番圖貿利，一概抹煞，和翻印水滸紅樓一般，以與我輩相見，吾必令鄭板橋馬如飛之流，夜變厲鬼，噉此輩之頭。

十八

袁子才有云：「胆欲大而志欲小。」此語實得我心。今之社會糟得如此，只是慾望太大在作怪；孔門言志，何曾道出一個高官厚祿的志來。中郎貽友人書，已有言志者，讀

之爽然，若不謀與余合。余嘗謂：「一年之中，能假我一季之暇，築亭於湖水之中，藏敝篋千笥其間，紙屏石枕，寢息燕臥。曉起看水光綠畦，頓忘櫛沐，日晡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至友三人，浴罷則讀書盡一二刻。如是百日，然後再奔走於名利之場，謀糊口之資，亦足以樂而忘憂。」此中郎之志，亦余之志，亦天下億萬人之志也，然而天下人能說出者少。卽夏日晝寢，亦各有所志，村嫗則玉皇、釋迦，世人多周公、孔子，余則雅願見風流儒雅如蘇玉局，袁中郎者，作一席消夏談耳！

十九

似中郎這般一個風流瀟洒人物，人們大都以爲他抱的是出世觀，其實他少年時何嘗不是個用世極熱的一個；中年以後，世事有經歷了，處處不能使他再樂觀下去，於是才有了放浪山水的行跡來，看他少年時得意的「望官如望仙」，中年後却成了辛苦的去吳七牘了，這便是曹聚仁先生所謂從孔融到陶淵明之路。中郎之所以成爲中郎，亦只在此條路上。少年的中郎，有了孔融和禰衡的勇氣；但到了中年，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穽，日深一日，一面令他感到世途的崎嶇，宦海的風波；一面使他覺得專制的淫虐，

逼他不敢作時政的詩文；在這時候，中郎有兩條路可走，保持孔融和禰衡的態度或回到陶淵明之路，然而中郎不能，便成了今日的中郎。然而中郎集中，仍保留着不少的激騷詩文，這是表示着中郎用世的熱烈，和他出世的苦心。至中郎退而爲文，掃去王李陳迂墨調，洗出一片清宕境界，其功亦偉。然却被紀昀之流，目爲「別創新聲」，「究非正軌」，却又何苦來？噫！然則今之人，倡幽默，做小品，受攻擊，挨臭罵，正不知亦何苦來？此中郎之苦心所以沒世而無人知也！

煙與清代文人

論語提倡吸烟，常記載國外名人關於烟的趣史，而對於國人却從未提及。其實我國不過沒有紙烟罷了，淡巴菰等烟一早是有的。況且論語提倡吸烟，以烟斗爲上，捲烟斯下，國人所吸的淡巴菰，雖不及烟斗之便利，但較捲烟總來得風雅。尤其是滿大人紳士們，撇着八字牙鬚，含着尺長的烟具，雍容而緩步，態度要比西洋紳士挺胸凸肚含雪茄而步履如飛幽雅得多。所以道地的國貨，有提倡之必要。在清人筆記中，尋出兩個愛吸烟的名人：——

一個是劉綸，常州人，乾隆時舉博學鴻詞第一名，後來官做到大學士，諡文定。他少時很貧，家至不能舉炊。然而他不以爲憂，讀書如故。等到人家吃飯的時候，他也到鄰家去乞食，但是他所乞的，並不是飯或是其他果腹的東西，而是烟草。據他說：飯可以

不吃，烟却不能不吸。他爲人很好，又是位秀才，人家多樂與他。但譏笑他的道：「烟草消食，慎勿多吸。」他却怡然無愧，吸烟如故。

博學鴻詞第一，要比平常狀元難得多。平時錦衣飽食之士不能得，却被他枵腹吸烟的人獨佔，不可謂烟和他的科目沒有干係了。

還有一個是紀昀，乾隆時總纂四庫全書，爲我國文化作一個總檢討。他精力過人，日夜能做文章數十篇。雖然他學問甚好，但最予他幫助的，却是烟癮，他特地製了一只比普通大四五倍的烟斗。內可以裝不少的烟。每日上朝時候，在轎子裏可以從家裏吸到午門。有一次，不幸他的烟斗被竊，他的家丁非常恐慌。但他却泰然道：「我的烟斗特別大，決沒有人要用，你拿兩吊錢到琉璃廠舊貨肆，保你能贖轉來。」果然不出他所料，碩大的烟斗，又含在他的嘴裏。

四庫全書爲我國特放異彩之書，後人都知道大半是紀文達公的功勞。但直接予紀昀幫助，間接予四庫全書成功的，却是烟草罷。烟草的功勳，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就不易埋沒了。

談 鬼 篇

二年前看到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壽詩：『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一聯，不禁爲之嗟嘆，打了十幾年鬼的周先生也失了勇氣，大概鬼的勢力愈來愈濃，不能不束手吧！後來有許多人不大相信，把這首詩攻擊一陣。迄今兩年，似乎鬼的勢力不但不見消沉，反而愈見增長；而且鬼確是被人們所景仰而仿效了。起前大家說鬼話，擬鬼宣言，發鬼通電，後來報紙也登鬼新聞，做鬼評論，幾乎無所不鬼。不過他們是不肯承認自己是鬼的，因此覺得愈加可厭，反不如自承爲鬼可恕。記得前幾天一位匈牙利幽默家來滬，大談其幽默可以強國禦侮，惹得大小報章臭罵一頓。這位幽默挨罵是應該的，因爲他說的是人人共知的鬼話，不過倘然仔細一想，有人要用四書五經救國，時輪法會息災，豈不是同是鬼話。但同是鬼話，我又覺這一位匈牙利幽默家的話可取了。我初接到論語編輯部的『鬼故事特輯』徵稿函，也竊嘆其無聊；但仔細一想，覺得要說鬼話，還

是效這位匈牙利幽默家爽快快一說，似乎較號稱人話，實是鬼話來得拉直些。不過真真談鬼也非易事，冥國中也有牛頭馬面，七兇十煞，若有觸犯，未必能不以紙練鐵索十八層地獄對付你。區區素來胆怯，當然不敢冒此大不韙，這是羣鬼所要鑒督的。

倘然有人要討論鬼之有無，那是科學家的事，和文學無涉。在文學上，鬼是始終要存在的，但丁、易卜生、莎士比亞、狄根斯都是談鬼的好手，但他們的鬼並不如普通人所說，而是有另一種用途的。中國人心靈素來脆弱，小說中一提說鬼，就會被挨罵，實則幾百年的鬼故事，如『但丁遊地獄』，『仲夏夜之夢』，在二十世紀尙攝成影片，於此可見鬼對於健全國民無害。中國文人談鬼和他們不同，只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持以諷世的大都極少。他們談鬼的動機却完全出於環境，因為對人不能暢所欲言，只得借鬼來宣洩他們牢騷不平之氣了。

談鬼之風最盛於清代，聊齋一書實啓其端，大約清代文網最密，文人才做這種無聊的工作，實則聊齋早已失去隨筆的面目，而成爲有結構的小說了。據說蒲留仙作聊齋時，見不識者往往與之吸烟，央其說鬼一則，歸則成篇，這正和蘇東坡一樣。東坡謫黃州

時，百無聊賴，乃央客說鬼，無鬼可說，則強人捏造。這兩位都是借鬼宣洩其牢騷不平之氣。至於袁子才的子不語（新齊諧），則是好勝。（清人筆記中有一種叫螢窗異艸，撰者長白浩歌子，傳尹六公子作，據我推測起來，大概子才與尹六必有各撰一書想勝過聊齋的意思。）後來談鬼已成爲一種文風，除道學君子外，莫不有一部談鬼的著作了。大概親密朋友相談時，首談的是國家大事，談得厭倦，往往滑到談性的經驗，不過這最容易因朋友的太太或孩子加入而停止，總歸於轉入談鬼。一談起鬼，除非有特別事故而停止外，滑到談其他問題是決計沒有的。老實說，我是一個談鬼的好手，而且深懂得談鬼的藝術，要是談鬼而不懂得談鬼的藝術，準令聽者乏味無疑。

談鬼先要有談鬼的環境，這環境可說是要合乎天時地利人和的。第一先要，是合乎談鬼的時候。其時也，適當嚴冬，午夜二時，天黑如墨，風撼戶壁，犬泣牆外，一燈如豆，人寥三四，鬼影憧憧，呼之欲出，此時談鬼最好，蓋四面已是鬼境，室內疑非人域，卽所談平常，亦心悸肉跳，如見其形。若春秋佳日，惠風和暢，烈日當空，魑魅遁形，卽口若懸河，證據鑿鑿，而聽者藐藐，毫無所佈，談鬼之旨，於茲盡失。

其次地利要緊。豆棚瓜架，空廈危樓，車馬之聲不聞，閒人之跡不到，去年今日，此河曾溺王五伯，三十年前，隔戶實縊李三子。於是或談王五作祟，或談李三求代，本地風光，尤足怖人。若夫南京之馬路，國際之飯店，燈燦爛以萬盞，人擁擠以百計，此時談鬼幾如地獄談人，不生鬼趣。

再次人和，聘伶弱質，胆小於鼠，本就遠座，羞近男子，一聽談鬼，移椅三步，再聞鬼事，恐怖莫名，鬼談未終，已入懷中。若夫莽魯大漢，膽大於天；或自命前進，不信鬼神。科學玄學，口嘵嘵而致辯；殺鬼剿鬼，氣沖沖而捉祟。是乃大煞風景，談鬼之徒之所最忌，此種人宜置之於大學之課堂，不令其入談鬼之密室。

天時地利人和既備，乃可領悟談鬼藝術之三昧。其談也，必須信口開河，語無倫次，而又要證據鑿鑿，若經目覩，如是方足聳動聽聞；若夫必忠必信，如老師之坐講壇，是必敗人清興，負此良宵。故其談鬼者，必大學教授，或係錦繡才子，見聞既廣，辯才亦博。足不出東南，何妨蠻洞見鬼，身未涉歐非，儘可埃及捉妖。若曾掃墓西北，更可言親見文武周公之鬼，倘預春丁祀孔，豈能忘目覩三千弟子之魂，談鬼至此，可稱聖手，

倘能設講座於公司之大廈，售門票以一角，必能號召紳男淑女，奪盡文妖之生意經也復何疑？

右論談鬼的藝術既終，筆有餘墨，鬼趣尙濃，不妨信口開河，再綴鬼話數則。

我的朋友某公素善談鬼，嘗對我言禦鬼之方有三，一吹氣，二瞪眼，三相打，打死他連鬼也做不成，打死我還不是和他一樣。但某公畢生實未嘗見鬼，引爲憾事云。

嘗夏夜獨行遇雨，月色朦朧，景物模糊，依稀可辨，大路前數十步，有一黑矮的東西擋住去路，初看漆黑一團，不動不移，心疑是鬼，繼看則眉目俱全，且唏唏作聲，這一嚇非同小可，連忙回身就逃，後面落葉沙沙，鬼聲閣閣，連跑帶滾，逃回家中，脚破其一，鞋失其雙，薑湯一碗，白酒三壺，胆子既壯，談興亦高，敷衍鋪張，有聲有色。明日跡之，枯木一枝，樹植路傍，閣閣鬼聲，尙鳴田間，疑心既釋，鬼意全無，而猶設辭掩飾，免被人笑。區區見鬼，遂傳親友，至今談及，猶堪腹笑。

世執某，統兵西北，多行不義，將死之夕，鬼佈滿室，呢呢喃喃，皆爲索命而來。既死之後，每值七期，鐵索瑯然，同在一堂，其家人言之鑿鑿，余則不見不聞，不解其

故。

拉雜寫來，佔篇幅已多，却忘了說一句最緊要的話，我雖是談鬼好手，平生却未曾見鬼，所以我的談鬼，只好等於葉公之談龍，恐怕有一天真的給我見了鬼，就會悸佈得死的。

右談鬼篇終。

一位校長

年來涉足歡場，歌庭舞榭之間，幸得結識一位酒肉朋友，這位朋友却是一位堂堂舊都私立中學的校長，留美哲學教育心理學碩士，我們玩得很熟，承他於酒醉肉飽之餘，花絮烟叢之中，告我以他辦教育的門檻。真是令人動聽。我們雖是酒肉朋友，但把他來寫照終屬非義；不過他的裝門面手段實在好，全校的學生那一個不敬之如神明，我雖知道他，他人也不見得定是指定在說他，也無礙其『學店』生意也。

記得論語一周紀念時出過徵文題目，是『低能校長』，這題目確很幽默的，可是容易流入於油腔滑調，有違幽默之初旨；而且校長倘使是低能的，那倒也不差，因為只是低能而已，你既知其低能，當然辦教育沒有本領，儘可向人家宣傳他的低能，積極些可加以撤換，消極些可不送自己或朋友的子弟去入學，真難道低能的校長具有芝加哥函授大學

校長的高能本領，來強捉你的溜學子弟嗎？故教育前途之可哀，不在於低能校長之多，而病於我所說的校長之衆，我想當時倘使高懸『高能校長』的徵文，執筆者倘能據實的寫來，其結果必有幾篇實在文字可讀，勝於浮泛文章萬倍也。我所要寫的正是這一類的校長。

要描寫這位校長，確是難事，要是我有老舍之才，或者做『牛天賜傳』來一篇，倒也可以洋洋數十萬言。倘使我能畫漫畫，也可以來一篇連環卡吞；但是要用論語這一點篇幅來描寫他實在不易的，因為他具的是有兩重人格；卽一副面具，亦有正負之分，行爲更分公私兩面。例如他在紀念週向學生訓話時，嚴詞厲色，勸人救國，推行新生活，禁止吸烟，鼓獎廉潔，勉人賽跑，提倡軍訓，在宗教祈禱會中琅誦十誡，痛惡世風，真是聖賢復生，亦復如是，這是他的正面具作用。退而至秦樓楚館，歌庭舞榭，則雀戰通宵，一擲千金；據說他到某地時，徵妓達百人，一時以爲豪舉，這是他的反面具作用；亦是他的真率個性。

當學校假公共體育場開運動會時，他第一個駕着汽車到場鼓勵賽跑；學生提倡國貨開

會時，他會穿着洋服大呼中國不亡，必須服用國貨；陰歷元旦開學時，上午他對衆大罵學生之託故不到，而下午在家中和太太放爆竹，以示慶祝；嚴禁學生吸烟，而其家藏各種烟草，可以以國籍計；破除迷信，而造屋必請風水先生；這是他的本領，學生們是無從知道的，要是我不和他做個朋友，我有兒子，也決計會送入他貴校而毫不遲疑。據他自己說：有一次幾乎露了馬脚，原來時當隆冬，他官廳大發，立命軍事教官緊急集合全校學生軍，聽其檢閱訓話，按例：檢閱是不准穿大衣帶手套的，可憐三百餘莘莘學生，一齊於北方寒冷之地，在冰雪初霽的校場上，靜候他的檢閱，檢閱完了，又是一番訓話，當然是一番勉勵的話頭，達一小時之久，有幾個學生吃不住，凍倒在地，他才覺得自己穿的是羊毛衫，狐裘大衣，而學生穿的是單呢制服，幸而他知機，立刻說兄弟今日有些感冒，所以衣服着多些，你們青年，正當有爲之年，何可如此？但是既然受不了，就此解散吧！一顆羣衆憤怒待發的炸彈，又給他冠冕堂皇的冷水潑息了！這事的餘波是有一個學生在壁報上罵他，他的訓育主任不知趣，要把那個學生明正典刑；他當衆大斥訓育主任，還說言論應該自由的；然而到了年終，終把那位可憐的學生借端開除了。當

他和我講這段故事時，面上大有得色；我亦佩服他的好手段。

我於教育雖是外行，但也知道文化侵略是要不得的，故也曾於民十八間革命勢力漫遍北方的時候，鼓吹過青年驅逐西人校長；他也趁這個時間把洋人攆走，而把校產擢為己有，從此便可由自己的意志支配全校，他的言論當然又是冠冕堂皇的。

於是我要描寫他所用的手段了！他是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心理學教育碩士，中文當然是有書記，英文却不大聽見他說，但大都是莫測其高深的。據他說於心理學頗有心得，演說也擅長，華爾滋可推獨步，但他引以為實用者，是『商店廣告學』及『商店門面裝璜學』兩科，且聽我替他道來；然而我只替他宣佈十分之一二，倘使完全宣佈，則人人都可去做校長，可以發財，則論語只有賣一角錢，未免太便宜讀者，而我只拿這一點點兒稿費，未免太吃虧也。

(一) 商店廣告學

商店廣告學的要旨，當然說本店比他家好，然後可以廣徠生意，這除了登報之外，還有用廣告信之一法；他是採用後一法的。一個家長每一學期可以收到他的五六封廣告

信，一封如：

『敝校一律須穿制服，令郎之便服萬勿再製。且爲一律起見，概由敝校代辦，每套××元，以減輕貴家長負擔。』

再來一封如：

『爲顧全令郎學業起見，一律不准告假，雖星期六、日亦不准出外，以免其外出遊玩，有礙學業。』

其他如家中不准攜食物來校，紙筆必須一律，由校店出賣等等，時翻新出花頭。倘若不經其道破玄虛，我見了這幾封信，也還肯准兒子轉學？便是朋友親戚的兒子也要替他介紹的。不知道家長替兒子做便服，他又不好意思向裁縫司務要回扣；星期六若放出校門，家中可以攜食物來校，紙張不一律，則商店又何能門庭若市？他的中山裝袋子又怎能老是滿滿的？聰明的人，當知其用意所在了！夫善於活用書本，名利雙收，若是低能校長，烏能辦此？

(二) 商店門面裝璜術

上海有許多商店，都是鋼骨水泥店面，霓虹燈燦爛，無線電鏗鏘，令我北佬見了，活當是皇宮；但是內部據說也可憐，夜裏沒有顧客光臨時，店員們是那店面當臥室的；然而生意却也興隆，因為門面講究，人家看不穿浜也。他有鑒於是，乃利用之於教育上，結果收效之大，遠過其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所挾的教育專書。他的應用方法，略舉其要目如下，所以不詳細報告，一則怕有佔篇幅，二則太子讀者便宜也。

(一) 學生一律須穿制服，以資整齊；師長亦然。

(二) 軍式操特別注重，以重觀瞻

(三) 床鋪須一律白色，以重觀瞻。(床下可以不管。)

(四) 注重體育，以重校譽。(該校體育教師有四人之多，而理科教師只有二人，薪給一律，待遇不同。)

(五) 多設科目，如唱歌，圖畫，以示廣泛。(以故該校弦歌不絕。)

好了！我不便再說下去了，再說有礙世道人心，教育前途更因我而糟糕，就此帶住。他既善用此二種科學，教育當局首加推崇，家長亦羣相稱贊，更無人說一句辦學無方

的話來。嗚呼！至於排除異己，引用裙帶，以收膚功之效，那是政治家的作用，和教育無涉，一筆表過不提。

『校長』是處這種現代教育制度下產生了！他百年之後，我是要趕到他校裏去參加追悼會的。

自跋：寫此文章，心中頗覺放下一塊石頭似的輕鬆一下。記得編者曾說過笑話，說『現代教育專號』所以挨至三月才出者，係爲顧全學校生意起見；蓋恐學生們讀此而溜學也。中國教育今日情形，實糟糕之至，而學生尙未自身察覺，任一般教育家胡作胡爲，本篇所記之校長，卽係事實。爲今之計，我們除努力改進外，暫時亦以語堂之主張爲是，大家偷看書；蓋現代教育只予學生以生硬石塊，未嘗予一些能融化學問也。論語嘗標榜不做有關於世道人心文章，然而對於現代教育的文字，我不禁違反論語戒條，大呼一聲：『有關於世道人心的文章！』我希望這麼一來，大家可以少讀些浮泛學問，多做些實際工作，編者的幽默，倘能成爲現實，那倒也很可慶幸的。

春服未成記

我們家庭裏有一種傳統的習慣，這一種習慣不知是那一代始祖遺傳下的，我們做男子的，一生用不着關心他衣着的問題。以我的父親而論，他做兒子的時候，自襁褓起直到負笈出外遊學爲止，甚至於和我母親結婚穿的禮服，一切都由我祖母來安排，（我的祖父當然也不會關心到）。結婚之後，祖母便把這責任給母親了。父親他不會做過綢緞鋪夥計，要問他一件衣服的價值，恐怕他至今還不大明瞭，裁縫的工資怎樣算法他也不曉得，他的任務只是把綢緞局的賬和裁縫的工資開支票好了，所以上店鋪子買衣料，叫裁縫討論裁法，都是母親一人的責任。我當然也不知道，連我的妹子，雖則她將來也要做母親的，但母親也不大肯帶她上鋪子的。不叫男人和小孩上鋪子，這當然有母親的苦衷，第一，男子們心粗，容易上當。第二，小孩子一跟上鋪子，就得隨他們的意見，

吵，鬧，要好，又要價錢貴；做母親的，省錢要緊，綑面子也要緊，就左右爲人難了。因此緣故，我的祖太爺從不曾跟過我的曾祖母上綢緞舖子，而我也不會跟母親去過。那時我們還在唸書，放假轉來，氣候倘然有些改變，便有新衣裳好上身，我們當然先試着「一番，或者覺到有一些不愜意，或是料作太劣了，母親一定要說：「一元錢一尺呢！」實則這衣料是三角錢一尺買的，我們當然也沒有當過綢緞局夥計，怎樣知道呢？於是我們面上有了光彩，母親心裏暗喜。二十年來，我對於穿的問題從沒有發生關係過。

近幾年，我到上海來了，穿的還是幾年前置辦的衣裳，厚的薄的，就裝了三大箱，母親在每隻箱子的邊頭給我貼上一張條子，告訴我這隻是冬季的，或是秋季的，氣候有了改變，要衣服一找便着，更用不着操什麼心。

人事的變遷，耳目的濡染，一半也是家裏做的衣裳太不漂亮，跑出去萬事都要吃些虧。譬如有一天晚上，我和幾個朋友在馬路上走，就有個「野鷄」過來拿我，扯住了我的袖子不放。後來雖幸未作「入幕之賓」，但着實受些虛驚；後來仔細思量，路上同行者四人，不拉別人的袖子，而徧徧拉我，豈不奇怪？難道區區的面貌，較他們風流俊雅，招

得她的愛憐乎？抑偶然乎？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二三子的衣袖，都釘着一字兒兩三粒的鈕子；而我呢，寬衣大袖，較之和尙不足，比之二三子却綽綽有餘容。「野鷄」之所以垂青於我，蓋也是在這一點上呵！於是我對於家裏帶來的衣服起了動搖。

還有一次坐電車，我和隔壁朋友同時掏出銅子，同時給賣票人，而且是在同一地點下車的，但是賣票的只扯了一張票子給我的朋友，而我沒有焉。當時頗悶而生氣，仔細一想，倒也不差，反感激起來，蓋我的朋友收到票子後，可以順手向左胸的一隻袋上一插，而我呢，却非在手裏不行，由他來替我保存還不是一樣，話雖如此，那時面上究竟沒有光彩；這也用不着隱瞞。

其實這幾件事還是事之小者，最大的原因還是「那個」，「那個」不在本文範圍內，且不細說。經過數日夜的考慮，我是不能再牢守「祖太爺本位」了！我決意要做一套「非祖太爺本位」的西裝，以便向「野鷄」，賣票，和公館門役一流人示示威。

這幾天辦事也沒有心思，專心一志的向幾個朋友打聽做西裝的門徑，可憐這真是破天

荒的事，我雖然曾在試驗室裏做過一二百多個試驗，即從未知道做一件衣服要化幾元錢？這時方感到社會學教授之可惡，唸了幾年的『馬爾塞斯人口論』之類的書似乎還是用千分之一的時間來親炙一位裁縫司務來得有益。唸了幾年書預備解決人家問題的人，連本身的細瑣小事也解決不了，豈不被裁縫司務笑煞，我真想進「成衣小學」從一年級唸起。

那幾天我真成了小學生，除了到處請益於幾位西裝先進之外，還特地去買一本「上海指南」，以冀裏面告訴我一點做西裝的地點和門徑。終至有一天湊足了幾十元錢鼓胸出門而去。

我不會唸過心理學，不知心理學中，亦有論及「初做西裝時之心理」一門否？就我而論，這個時候，我的心理最複雜，中西文化循環的在我心中衝突，矛盾，神經過敏，糊塗，「本位」的相持不下；倘使我有吉姆士的天才，這篇小文，倒一定成爲「心理學小品」傑作。走到一月西服舖，就有些徘徊不前，心跳得很快，這時的心境，絕似一個新進作家第一次去拜訪一個聞名的編輯。既進了去，店員一臉笑容，和過分的優待，都令

我受寵若驚，他翻出一本本厚挺的「樣版」，剪裁得精美絕倫的，照我看來，目迷五色，幾乎塊塊樣子都好，把未出門時所受的指導和門徑，忘得乾乾淨淨，聽他的一味恭維，花言巧語，我疑心他們的父母和妻子一定好福氣，不是三世苦修能得到的。

此外我得顧全我的身份，表示一些闊氣，像煞錢是滿不在乎的；但是身邊的皮夾子也須摸摸，究竟有不翼而飛了否？

但是，第一次做西裝，決不是跑一爿舖子所能成交的，總得「貨比三家」，以免上當，進去是躊躇，出來也不是件易事，總得借一個緣故，說他們的貨色不好，少爺不穿這些次貨，於是才得滿不在乎的走了出來。可是倘使在這時去留心他們的臉，便得替他們父母妻子叫屈，不是三生作了大孽，如何會有這種傢伙？

雖然走遍三家，究竟比不出什麼？除非不做則已，要做只得就做，做與不做雖然在心裏衝突，究竟「祖太爺本位」屈服，我頭一點，笑臉者心裏一定也是一點，於是他勝利了，高喊一聲：「來呵！」立刻走過來兩個人，一個拿一條皮尺，一個拿一本簿子。那位拿尺的。先叫我把「祖太爺本位」脫了，然後用那皮條子在我身上繞。一邊繞，一邊

高聲報告數目，那位拿簿子的便照着數目填，這情形活像是我們鄉下收刈時候的秤穀上倉。而且這個傢伙真不是東西，量褲子的時候，摸摸索索，簡直有傷風化，好容易量好尺寸，那傢伙問做什麼樣子，這一問可把我問怔了，我平生連一向穿的衣服是什麼樣子也不會知道，何況這個。幸虧有一個識竅的說：「當然是最摩登的。」我也忽忽隨口應了一句：「當然是頂摩登。」當下三言兩語，兩下言明，第三天試穿初樣，第五天試複樣，一星期後取件，先付定洋拾元。我付了定洋，面上有了光彩，踱出了虎口。

第三天，我跑去看樣子，據朋友說：看樣子最好有人同去，不然，是看不出毛病的。因此我就邀了這位朋友同去。進了店，掏出定單給他們看，那傢伙接來一看，兩隻鼠眼朝我一看，連忙把定單交給下手說：

「你到樓上看一看，這套衣裳有裁了沒有。」

一會兒那下手仍舊空手回來。那傢伙非常抱歉似的說：

「我們生意真忙，先生的一套，我是裁了，可是還沒好穿，請你明日來，好不好？」
我正想發作，我同來的朋友拉着我就走，原來這片店雖是做「全盤西化」的服裝，而

癖氣習慣却仍舊保留「祖太爺本位」，我的朋友是着西裝前輩，烏得不懂這一着，當然對於這種「西學爲體，中學爲用」的店舖生不了氣。幸虧我沒有發作，不然，豈不是又要給他們笑話嗎！

第二天，我當然又預備去，不湊巧那位朋友有要事，只得一個子自去。這一次，他們是絕對講究信用了，領我進了一間四面都是玻璃裝的房間，我頓時成了孫悟空，化身千萬，這種奇境，除在世界佛學會觀光舍利子之外，不圖在這兒也可見到，總算難得。我把「祖太爺本位」脫了，那傢伙提了一件沒有袖子的「殼子」給我套上，這樣子真不好看，直截說，竟像死了爺娘才穿的麻衣，那話幸虧我沒有忌諱。

我猜到那四面的鏡子是那傢伙故設疑陣，令著樣的人頭暈目眩，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然後任他佈擺一陣。他說「好了」，我說「是」。終算初樣試過了，我心中有些納悶。

隔了二天，我又去試複樣，照例進了「迷宮」。這一次的樣子已有了眉目，並不像上次的斬衰齊經。我先把褲子看起來，樣子倒也無啥，只是足下穿着「國鞋」，有些不大

相稱。然後着背心，（也叫「馬夾」，從前鬧詩呵詞呵的時候，是叫「半臂」的。）這個東西最不公平，簡直是提倡女權，我想倘使冬天也着了那個，我必窒息而死無疑，因為它根本只容許高價的羊毛衫一物，要穿衛生衫就萬萬不來事。而且他說，這件馬夾，做得格外摩登考究，特別在「前里」加襯巴黎黑炭麻綜，所以綆綑綑的，以便胸部可以「特別」挺出。我對於他的好意表示反對，我的理由是：我的背部既不駝，胸部也無須特別挺出，只要保持直的姿勢便行。他說：「不然。這是摩登『翻新』（譯音），大家都是這樣，有什麼不好？」當下我不便再說，我想這一定是幾個中國富翁在作俑，這班人鴉片抽足了，背當然要駝起來，因此想出這種妙法，不圖竟成爲風尚。可見「祖太爺本位」究竟還不能完全放棄的呵！

最後一件是着上衣，這是西裝最重要的一部份，我頗想找出些不好的地方叫他修改，仔細一看，竟嚇了一跳，什麼？我竟然會成了一個烟鬼，兩肩上面，高高的不知填些什麼，我的肩部本是平的，這樣一來，就高聳了起來，樣子極不雅觀。我說：

「這個什麼呢？怪難看的。」

「這個，這個是最摩登的『翻新』，我們是專做最摩登衣服的，不信，你去問某某部某部長，市商會某會長，都是下顧我們的。」

他振振有詞起來，我心上有了打算，就不必駁他，當下脫去樣子，還我初服，起身就走，那傢伙說：「准三天後可拿。」我又唯唯的出了虎口。

我心上有了打算，寧可不向「野鷄」，賣票，門房之流示威，而把我變成一個硬裝出挺胸突肚，兩肩聳起的摩登闊少；而且真要穿一件「全盤西化」的西裝，也不是在中國裁縫司務手裏所可穿得，因為中國的西裝，已被我們洋場遺少，部長，會長之流改換面目，這種略得皮毛而滿口「翻新」的裁縫司務，萬萬做不出什麼好東西的。到今日，我始終懊悔浪擲了拾塊錢定洋，而那套西洋究竟還不會去拿過。或許到今日，早已因定洋作廢而已穿在一位駝背坍肩的同胞身上吧！

我希望有一個像我母親那樣的妻子，當我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她能拿出一件衣服，說：

「黎庵，我給你做好一件新衣服呢！」

由蘇至滬雜記

不知是什麼時候起，我會開始在一家銀行積蓄起錢來。這些錢是斷斷續續存進去的，算不清楚有多少；但倒是很寶貴的，因為都是一些絞腦汁賺來的錢，自然和括地皮措油的不同。因此我格外寶貴些，決計放在銀行裏，讓它自己去生長

人是住在蘇州，銀行却並沒有分出，讓他存在上海，雖然我拿了存摺，仍是有些放心不下；愈是不放心，愈是靠不住，關於這家銀行的謠言是日甚一日了，我想還是把他拿出來存到別個地方去，於是寫信託朋友。朋友回信來說碰了釘子，無能爲力，說最好是叫我自己到上海去，一方面可以辦交涉。一方面還可以久別敘敘。後一句話我是聽不進的，因為敘敘不是人家花錢便是自己掏腰包：前者却是一個好辦法，自己親身去交涉總要比託人好一些；況且拿出了錢便是「敘敘」也有着落了。在舖上想了半夜，利害相權，

覺得還很便宜，遂決定明天趁一班特別快通車赴滬。

照例平常不大下雨，一到了要出門便瀟瀟起來；但並不是狂風暴雨，還覺得有些『雅』道。一早起來洗完臉，忽然想起昨夜沒有想到的事兒來，原來學校裏前月發了薪，到現在還沒有發，不湊巧前天又被飛機捐的花言巧語硬派去拾元，皮包兒似乎是空空的。連忙去檢查，還好，總算尙剩七元錢，但是『特通』的來回票是三元九毛，除去了到車站住旅館的錢，不是空空如也了麼。於是重新煩悶起來，幸而記得幾月前一家報館匯來一些錢，當時路遠沒有去取，大概還在，翻了一通抽屜，總算在舊稿堆裏找出來，票面是十二元，好極，有了十二元，再加七元，不是上海穩穩可去了嗎？於是決定授完十點半到十一點二十分的一課西洋史，到郵局取了錢，然後吃飯，吃了飯，趕十二點四十五分一班京開特別通車赴滬，大概二點一刻到站，趕上銀行辦公時間，辦妥交涉，然後再和那位久別的朋友敘敘。如意算盤打在肚裏，才可安心去上課。我對於一切事兒都是有通盤計劃和實行大綱的。

學校裏有一座大鐘，由天文學教授管理，我是十二分信仰的，十一時二十分下了課，

我立刻趕出校門，叫車夫拉得快，以便趕上郵局辦公時期，照平常步法算來，大概半個鐘頭是可以到的，我還怕誤時，特地加一毛錢，那位車夫當然領命，一路浩浩蕩蕩向閩門而來。

我手腕一隻錶，曾經交給天文學教授試驗，據其報告，是十二萬分中，僅慢一秒，因此我覺得是十分靠得住的，我用了十年，不曾誤事過。但是我也不敢稱他『標準錶』，因為標準不是我們小民所敢有的。

因此我注意標準鐘了。車過公園路，標準鐘上是十一點半，而我腕上的錶却是十一點三十五分，我反覺得安心。

到了金門，一看那標準鐘，幾乎令我發狂，原來標準鐘告訴我，已經二點三刻了，幸而我沒有發狂，心中有數，仍歸前進。到了閩門，那裏的標準鐘却是十一點五十五分，比我的錶快五分。根據我的錶，我對於這三座標準鐘的觀念如下：

(一) 公園的標準鐘比閩門的慢十分鐘。

(二) 閩門的標準鐘比公園的快十分鐘。

(三)金門的標準鐘永遠是二點三刻。

到了郵局，總算不會錯過辦公時刻，看看他們的鐘呢，雖然並不標準。可是和我的錶還相符合，我想這十二元應該是可到手了。我走到匯款部，一位大胖子的先生已經在穿他的長衫了，我含着抱歉的聲調說：

『請你付一張匯票，我要趕車。』

『你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他仍舊着他的長衫，最好有人幫他一手，但他還要手指一揚，歪指着那隻鐘十一點五十五分。

『先生還只有五十五分呢，我要趕車。』我再懇求。

『你一點鐘不好再來麼？又不是……』他不大高興再說下去，聲音有些含糊，這時候長衫也穿好，拍幾拍就進去了，我立着發呆。在這個時候我又發明對於郵局的鐘的觀念，算是第四點：

(四)郵局的鐘是標準的，却不作準。

出了郵局，照計劃該是吃飯，錢拿不到，只好省些。踱入飯館，堂倌的臉是笑嘻嘻

的。我說『經濟飯』，笑臉便去了一半。我自己做了虧心事，沒話說。飯是經濟的，只要三角三分，時間可不大經濟了，我等到十二點廿五分，菜還是不來，再二十分便要開車了。催，我不敢，因為已催過三次。要是等他端來，準得趕不上車；我第一次做了不道德的事，捉着空兒溜出走了。

因此我對於經濟飯有一種觀念：是『飯是經濟的，時間却不經濟』。

坐在車上，拼命叫車夫拉快，因為再十分鐘便要開車了。趕到車站，喘着氣買了票，通過地道，恰好十二點四十分。人是沒有遲到，車却遲到了，耐着性兒餓着肚子等，等了半個鐘頭，『特別快車』才姍姍來遲。生意滿好，人軋得緊緊的，站長沒法子，只得另外備一節車子，供蘇州的客人乘坐，擁，擠，用死勁，總算被人推上車子，而且還佔着一副座頭。

等一忽兒，特別快車總算開了，但却是慢慢的，一些不着勁，走了里把路，突然停了，蒲蒲的吼着氣，再等一會兒，車又動了，這一回動得更慢，幾乎步行也趕得上。景物本是向後退的，這一會却從後生長出來，這才知道是『打倒車』。爲什麼『打倒車』

呢？趁客們紛紛的討論起來，照例有一個老於旅行的趁客說出一個內行的主意，才把羣議壓下去。他的話在行，因為來的『特快』慢到，不免和來的相碰，所以在這兒相候。

可是作怪，這位內行家的言論並不能證實，喘了大半鐘頭的氣，終於在來車未到之前就開動了。於是羣議又起，連這位內行家也啞口了。看看我腕上並不標準的錶，恰恰交二時正。我想車頭倘能掙氣些，三點三刻總能到站的，僱一輛汽車，到銀行似乎還來得及。感激之餘，對於車站的鐘又來了一種觀念，算是第五種：

(五)車站的鐘是民主的，車頭却是獨裁。

這觀念不大妥當，我想改爲向交通大學鐵道管理學院院長教務長們建議，當時擬好這樣一封信：

『逕啓者：查行車時刻與車行相符，實爲重要，貴院對此想必素有研究。然學理與事實每有不能相合者，特爲建設萬全之策於此：一，廢除車站上一切鐘錶。二，效先總理奉安時辦法，於車頭上繪一絕大鐘頭，並設長短針兩枚。該鐘不設機器，而用人工管理，例如第一二八次通車照時刻表須於十二點四十分抵蘇者，則只

須於車行抵蘇時，由工人撥成十二點十分，則行車時刻與車行一定相符，可免誤點撞車等等之麻煩矣。且可省去無數鐘錶，致利權外溢，實一舉而兩得也。敬貢一得之愚，倘蒙提出院務會議討論而能列爲一一必修課程，則鄙人願効犬馬之勞。』

底稿是打在一本論語封面的，後來不知爲什麼忘記騰清寄出，却有些胡塗了。

這回車真是特別快了，胡思亂想和吃完一盤怪寒愴的芥里鷄飯之間，不知不覺車已到了車站，而且還只有三點半。出了站，我對了對北站的大鐘，也是三點半。我搶着先到了僱一輛汽車，趕那銀行辦公的時間，途上對對江海關的大鐘，也和我腕上的錶相合。我相信我的計劃將通盤成功。

感謝上帝和現代文明，汽車比人力車快得多了，不到五分鐘把我送到目的地。

然而從車窗望出去，銀行的鐵門是拉上的了。仔細看下去，白紙上寫着滿紙的黑字：

『×××律師
×××會計師
代表××銀行……』

天！我看不下去了。好在我還沒有下車，回頭對車夫說：

『你給我開回北去站，我要趕四點正一班車子回蘇！』

記寫不出

昨日下午叨過論語編輯先生幾根香烟，並且一時胡塗，答應了給論語九十七期寫一篇稿子，嘴是答應，心裏却沒有一定要寫的意思。雖然編者先生說，十八號發稿還來得及，只要我十八號不給他，就好敷衍過去了。你想，這是編者先生不見諒人，那有二天之內逼出一篇文章的道理：除非人家有舊稿，簡直二分鐘也可以解決。人家的舊稿藏在抽屜裏或在肚子裏，可是我連一點『烟士比里純』都沒有。我準備拆他一下爛污。

可是編者先生什麼比我明白，他或許已經戳穿我的西洋景。早晨醒來，檯子上就擱着一封他寫來的信，一大張信箋。寫着這寥寥幾個字：

『頃談甚快，本期論語稿千乞趕寫。論語十月一日出版，不妨用雙十節材料；

應時文章來一篇，不無意義也。』

字又寫得那般工整，口氣好像昨天我千真萬確答應他似的，今日他才來出雙十節那個題目；要是不寫，簡直對不起朋友，橫豎他既出了賦得雙十節題目，我只要做做應制文章好了。想到這裏，便不管還沒有洗過臉，抽出稿紙，運筆如飛。題目當然不好更易隻字，不然，文章雖好，編者不登怎麼辦？

雙 十 節

周 黎 庵

光陰真快。一年一度的雙十節，又像飛梭般的白駒過隙似的顯呈在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眼前了。回想廿五年前的今日啊！這許多革命烈士鮮紅染成而結了燦爛之果的雙十節呵！我們要紀念雙十節，首先要紀念這沉痛的烈士的犧牲；還有，大家千萬不可忘了這五年來的九一八呵……

文章真寫得夠味，簡直如有神助，我這篇文章真寫得太好了。因為太好了，就不免出毛病，夫論語不是十月一日出版嗎？這篇大文在雙十節十天之前便要 and 五萬九千三百四十

二個讀者見面，說不定讀者之間有幾個善於揣摩的去投在各報上發表，便可一舉文壇登龍，那還了得？

說到九一八，明日就到，我桌上正放着一張跑狗場的請帖，說是：

『逕啓者：本園前蒙

法總領事兼法租界慈善公會會長

『鮑第士』先生之准諭，定於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晚八時半舉行祝壽大賽……並蒙本園各位養狗主人之熱忱樂助，特將該日賽狗所得之彩金，亦一併捐入，共同伸

祝……』

跑狗場的主人們這樣熱忱，在九一八的晚上舉行如此的盛會，合娛樂與救國於一義，殊堪欽佩。想到這裏，我的文章已變了題目，編輯先生登不登只得聽他尊命了。

『九一八』·『跑狗』與『祝壽』

周黎庵

夫『九一八』者，我國發揮武力擴充疆土之國慶紀念日也。『跑狗』者，摩登仕

女紳士太太高等娛樂之一種也。祝壽者，紀念偉人勞苦功高之一法也。此三者胡爲乎而併在一起乎？

這篇文章是用文言寫的了，寫這種文章本是十年前我的拿手好戲。與什麼『起、承、轉、合』有關，照例『此三者胡爲乎而併在一起乎』之下，就筆力千鈞的一轉，於是奇文滔滔不絕矣，可是作怪，今天我要想這一句轉句，什麼都想不起來，稿紙換了幾張，還是想不出，只得抽烟。一聽白錫包燒去了一半。『烟士比里純』還是不來，而思想却像野馬般的奔跑開去，由 *Capstan* 而想到『阿蒲坐拉』，由『阿蒲坐拉』而『阿而般多』，由『阿而般多』的烟味而想到林語堂，由林語堂而想到幽默，想到這裏，文思如泉湧而來，連忙捉住編者先生將認爲是論語最好的題目：

論 幽 默

周 黎 庵

法國有一個學者，專門勸人要靜默，因此他到處登台演講，滔滔不絕的勸人要靜默。退而著書，不三年，成書百餘萬言……

寫到這裏，案頭來了電話，只得攔了筆去接。

你是誰？

我姓周。

你是黎庵，我洵美。

你又來催稿了嗎？

不，印刷所來催稿子，再十分鐘便要付印，你的文章究竟寫好沒有？

沒有，我正在寫。

那怎麼辦？（頓足介）

不要慌，有是立刻有的，那篇『寫不出』。

什麼，『寫不出』？

我只有一篇『寫不出』，你要不要？

『寫不出』也好，反正我差人來拿一篇文章就是了。

陳保羅傳

校工給我送來一張訃文，陳保羅先生死了，一個年尙未到四十的人，就這樣平平淡淡的死去，誰也要替他悲傷，何況我和他交了十多年的朋友。所以我想替他寫個傳，以垂不朽；不過這篇傳是「列傳」，「外傳」，或是「內傳」，這却無暇來做考證工夫了。

我認識陳保羅先生是在一九一八年的秋季，那時我剛從鄉間到上海來就學，考進了某教會中學的一年級。學校裏有兩個門房，一個年紀很大，據說已經在校工作三十年了，保羅先生便是他的兒子，他那時大概還只有十三四歲光景，大家都叫他「阿毛」，人倒是挺聰敏，說話討人歡喜，又勤於做禮拜，唱起讚美詩來比誰都響，因此學校裏的美國教士便賞識了他。第二年就免費叫他入一年級讀書，從這個時期起「阿毛」這個名字便和他脫離關係，到現在恐怕除了我們這輩「同學年少」之外，誰也不會知道了吧！美國教

士因爲他禱告做得起緊，給他一個神聖異常的名字，叫做「保羅」，中文的就叫「陳保羅」，英文的是 Paul A. Cheng。

他是個愛淘氣的孩子，但這個工作只有在老秀才上國文課時才做，洋人上課時就必恭必敬的做個好學生，因此他的學校生活很不枯澀，倒合一張一弛之道的。

到了第三年，老門房死了，保羅成了個沒有依傍的人，他就住在洋人的家裏，後來聽說那位美國教士是他的 Father 了。最後他脫去家裏的老布長衫，而穿 Father 給他預備的洋裝，偶而同他談起，他已不承認有過一個做了卅多年門房的父親了。

我畢了業，就不會再進過教會學校，連母校也不會去過一遭，故對於保羅的消息很是茫然，大略有時從朋友的口中得聽到幾句：

「保羅大學畢業了。」

「保羅在中學担任教員了。」

隔了二年，我又聽到這一句：

「保羅出洋了，他真能幹。」

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的表弟從美國回來，我趕到新關碼頭去迎接他，不知道去得太遲，表弟早已下船了，我只得悵然回去。迎面碰着一個人，一身挺時髦的西裝，樣子怪神氣的，一把拉住我，滿口流利的英語，我認不出他是誰，他知道我忘懷了，連忙把他手提的一只小皮箱托給我，上面寫着：

PAUL A. CHENG. PH. D.

「呵！呵！陳保羅博士！」他笑啦，我們重新拉過手，他用流利的英語，我仍舊說着本國話，談了一陣，我知道他到美國去住了四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回來，此後是要回到母校大學裏當教授去，這是合同的關係，因為他出洋的費用是由校方供給的。他殷殷的問我近況，抄了我的地址，我因為還要去看我的表弟，這才大家分別了。

一九三三年的秋季，我因為失業的痛苦，沒有事情可做，只得重新應這所教會大學之聘去為餬口之計，那裏除了做校長的美國教士，我是認識之外，其他就沒有一個熟人；這才想起陳保羅，我想保羅一定還在吧！恰巧身傍有一本教授履歷表，我翻了翻，沒有保羅的名字，只有一位姓陳的，叫做「陳葆蘆」，下面的履歷是：「本大學文學士，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這大概不很會錯，想不到他回國不到四年，就這樣風雅起來，「葆蘆」不是要比「保羅」要風雅得多嗎？

我住進學校第一天，他就過來訪我，三年不見，幾乎又得不認識他了。他穿着長袍馬褂，足下皮鞋也不着了，臉上也蒼老得多，想不到一個剛交三十歲的青年，就變成這副樣子。

他仍是一副伶俐的口齒，只是沒有當年的活潑和高興。他是治哲學的，却從不談杜威或叔本華，起初談談老莊，後來索性談到佛學上去，再說下去，他攻擊基督教，感慨世道人心，主張尊孔了。我問他近來怎樣消遣，他說每天總是約幾個同事打打牌，連影戲也難得去瞧了。臨行他還告訴我，近年來他還研究詩詞國畫，而且當了學生書畫研究會主席呢。

隔了一星期，他送過來一部「葆蘆詩詞集」，和一幅山水畫，上款寫着：「黎庵一兄大人法正」，下款是：「耕墨山人」，還題上一首七律。

第二年我因過不慣教會學校的生活，到湖南去教書了，此後我們只通過一次信，直到

他的死，一切事情都不知道。

大殮的一天，我趕去吊唁，去得太遲，他已蓋棺了，當然是中國衣冠殮的，靈前而且有僧道在誦經。

好像他還沒有太太，有過羅曼斯沒有，我可不敢斷定，只是人說云云而已。

從阿毛，保羅，Paul A. Cheng, Paul, A Cheng P.H. D., 陳葆蘆，耕墨山人，以至於死，這便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某大學哲學神學教授陳保羅先生的一生。

痰 孟

我不大喜歡拍照，這正和我不喜歡上理髮店一般，用不着細說理由；但是最近我却拍了一張照片。那是一個光線很好的上午，我坐在弟弟的房中閒着看一本書，他是一個喜玩照相的孩子，那天拍了不少東西，拍小孩子，拍天上的雲，拍劇克和阿琳（這位太太和已故琳丁先生是直系親屬），以至劇克和阿琳的結晶品們。不知怎的，大該是材料告竭，或是想早些送到冲晒店去的緣故，於是我也給他拍一張，也不會移到座位，就馬虎虎的給他拍了。

這張照片我特別珍愛着，他給我印了一打，以便替我還債，我送了許多朋友，背後還題着：

『乙亥嘉平，葑漢庵主攝於法界之望雲草堂。』此後我去看朋友時，見他們的寫字檯

上放着我的照片時，總有一種愉快的心情，我是無債一身輕了。

我對於這張照片表示愉快並不是無因，因為我平生只有過一張這樣閒適的照片，雖然並不在一間富麗的客廳，而是一間極簡陋的臥室，但是我已感到滿足，尤其令我感到適意的是，當我想到我看書到疲乏的時候，就可以將身子朝後一伸，打一呵欠，順便還可以把搖搖欲墜的烟灰，輕輕彈到痰盂中去。這痰盂中有的是水，當牠與燃熱的菸灰相接觸時，會發出一種令人快感的聲音。這種聲音聽慣了，會使你放棄了貝多芬的名曲，實在是太美妙了！

我知道，最令我這張照片生色的，還是那隻痰盂，我覺到世界無論什麼擺設，總沒有再比痰盂來得神妙，我不知道西洋是否有痰盂，即使有，或許用法不同，但總沒有像我們能獨得天地之秘是一定的。當我第一次走進人家客廳時，我第一觀察客廳中所陳設痰盂的數目，由此而可以推定主人翁是怎樣的人物；倘使只有一隻痰盂，我和主人談完要說的話時，我便會立刻告辭，因為我可以斷定這主人不死於肺病，必死於痰疾；二隻痰盂，我可以隨隨便便；三隻或四隻，我立刻知道主人家是一個愛客者，我可以勾留着不

去，或者竟而因痰孟之多而和主人交起好友來。

我說了許多『痰孟』的愛好者，也要說些反對方面，而這反對方面後來是被我征服的。我有一位朋友是一個著名的烟鬼，他有一間很好的書齋，這書齋和他的會客室是連通的，他是個愛客者，每天總有許多人去訪他；他的客人都奇怪得很，大都是無所事事的，走進去大家點點頭，便很隨便的坐下抽烟。據他說最好招待客人的方法是使客人冒烟，大家冒了多少時候的烟，心領神會，翼翼然而去，這種友誼會永久維繫着。他和他的太太到過許多地方，書齋中陳設着許多不同的承烟器，我數過共有二十餘隻，這些傢伙於主人和客人都是便利的。因為隨便走到那裏都可以彈他的烟灰。

我在他那裏也冒過幾次烟。有一次，和我同座的有五個人，我曾留神觀察五個人弄熄他的烟蒂怎麼辦：有的是把烟蒂放在水烟器上用用手去揉熄，結果還是並不會完全揉熄；而發出一種令人難受的氣子，有的是放在一隻匣子裏使牠窒熄，然而當第二人跟着使用這方法時，死灰馬上會復燃起來，給你一股極難聞的氣息；聰敏的會把茶倒些在盤子裏，把烟蒂浸濕，然而茶往往弄濕了手：本來極閒適的地方，給這樣一纏，往往有些不

閒適起來。我那天冒了三小時的烟，和一位朋友告辭了出來，在途上對他說：

『陶公，他家裏要是放幾隻痰孟多麼好。』

他點點頭。這點頭我知道是含着無限的同情，我知道陶公還是個痰孟的愛好者：他家裏的痰孟很多。

隔了兩天，我的弟弟給我拍了那張照片，我還清了許多債務，那位朋友處當然也有一張。一星期後我又到他家裏去，不湊巧他們夫婦倆正要出去看朋友，我們便在一帶有樹林的路上走着談起了那張照片。

『你的照片很不差，竟連那書本子上的字都那麼清楚，幾乎連那個小鉛字也分辨得出來。』

他隨便說着，嘴裏咬着一根雪茄，我知道他對於我照片中手裏夾着的東西表示同情。這時他的太太忽然插起嘴來：

『周先生，那張照片是誰的房間拍的呵？』

我告訴她是我弟弟的房間，他爲了生肺病才到上海就醫的。於是她得意起來，似乎猜

中了謎底的神氣。接着他們倆用廈門話說了一陣。我本想告訴他那張照片中的痰孟自從客堂中搬來的，然而他們都已跳上街車了。

一月後我從杭州回來，我們在一處宴席上又碰見了，恰巧座中有一位學醫的年青小姐，不知道怎樣的大家談起醫生的衛生，我說：成名的醫生們都不主張戒酒的，我親眼看見過八個醫生在兩小時中飲去了四十斤紹興陳雕。有一位說：安迪生在工作緊張時，日夜須抽雪茄四打；他的雪茄是由古巴某名廠定製的。於是咬着雪茄的那位朋友幽默起來。他說：『不差，醫生都是不洗澡的。』笑聲闐起了全堂。這些不負責的任意談話，對於那位熱心於醫學的小姐當然有相當的不恭敬，她立刻面紅耳赤起來，於是那位太太出來義務辯護了，她持着一個有力的證據，第一抓住我：

『周先生，怪不得你連痰孟也拍入照片了。』

她得意的笑着。問題立刻從醫生而轉到痰孟。她振振以西洋沒有痰孟爲理由，我告訴她：痰孟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世界上沒有一國國民再比中國人會享受有痰孟的幸福，西洋人彈烟灰不是狼藉在地毯上便須當當心的彈在承烟器中；西洋人接到一封必須付之

丙丁的信一定要放到火爐中去；倘使在夏天，他便會慌得手足無措，然而有一隻痰孟的人，這些事都可以毫無困難，痰孟中的水會溶化你不可告人的字蹟，也能夠承受你的烟灰和烟蒂，同時給你聽一種美妙得無以復加的音樂。她似乎受我感動了，當我再告訴他我最重要的話時，她立刻笑起來同情我的痰孟愛好。

一星期後，我看見他們的寫字檯邊只有一隻精緻的痰孟放着了，裏面充滿了不愜意的稿紙和雪茄菸灰。

一月後，他們的屋中已有十二隻痰孟。

我幾乎忘記了我一句最重要的話，我說：

『唯有僮夫俗子是會在痰孟中吐一口痰的。』

理髮

朋友！咱告訴你：中國是馬上會興起來的，倘使理髮師都做了要人。世界上沒有一種人比理髮師更忠實，更負責，更偉大。要是理髮師都做了要人，決不是在騙你，中國准得立刻興起來。

不過，朋友！咱見了理髮師倒有些怕的。這並不是咱唸過幾本書，知道膚髮是父母的遺體而不敢毀傷，這決不見得，咱親眼見過，大哥上月養的一個兒子，頭髮還沒有三分長，因此咱知道，倘使不是頭髮連根梭去，是無違於先王之道的。我怕的倒是這個，他們太忠信，太偉大了，一見就會令人心痛，朋友！可憐咱一生連比他們再忠信的人都沒有見過，見了他們，不是更心痛嗎？還是想不見他們，免得心痛起來，倒不是玩的。

照理，朋友！咱疎離這班賢人君子是不該；不過，咱的苦衷你是知道，要是咱跑去跟

他們談談，討論些治國平天下的方略，那咱倒是不恥下問的。但是怕的是他們不肯給咱交個朋友，他們偏要拿咱當作天下治一治，哎呀！這咱可不敢。你看，他們治天下的手段多麼高明，倘使一個不小心，或許把咱的頭皮，什麼東北西南角上，割些血出來，這一下反令咱替他們不安。朋友！算了吧，咱真不很情願和他們打交道。

可是，真難死我也！朋友，爲了頭髮這撈什子，咱們家庭就鬧得不安咧！大哥，算他到過英國，瞪着兩支白眼，硬派咱是：『倫敦市的乞丐。』二哥總算客氣些，但是『藝術家』三字也怪難受的。媽媽爲了調停起見，不知對咱說過幾次。那倒都不在咱心上，咱又不是什麼花瓶，光是給人家看看的。這才作怪；朋友！那天瑛的眼珠釘住咱，抿着嘴笑一笑，咱就渾身不受用咧！朋友！咱這們大的一個人就這樣沒有自信力，一發急就想自己找剪刀，但是朋友！咱究竟還沒有發狂，一想，還是上街去一趟吧！雖然咱並不是爲了瑛。

可是作怪，低了頭在街上走，爲的是怕瑛上街來買東西，恰巧給她碰見，怪不好意思的。不知怎樣，才一抬頭，那位紅紅綠綠的柱子就在作怪，咱一見了就頭裏眩起來；一

想，不好，趕緊懷裏一摸，總算仁丹不會忘了。朋友！你該佩服，咱是永遠遵守仁丹廣告的。

真是神氣，朋友！你也應該去過，挺亮的白漆大門，咱祖父造的翰林第也沒有那麼漂亮，咱看一看價目表，就知道是大洋三角，挺便宜。這樣地方化三毛錢便可進去，真便宜。輕輕的推開門，驚動人家不是玩事。咱就這樣的進去。

『噓……噓……噓……噓……』

他們在招待了！咱天生有一副外交官鎮定的態度，那能給他們一聲嚇退。定一定神，偷偷向四面一瞟，挺直的西裝褲子，雪白的外衣，真漂亮；咱幾時也得去做他一套。

『請坐，一會兒就有空。』

朋友！這樣謙恭下士的態度咱生平就不曾見過，咱就在他叫咱坐的地方坐了。咱一看錶，十點鐘還差五分，早咧！他們真慷慨，要烟就烟，要茶就茶，像他們朋友似的看待着，咱心理打算，要是咱給他三毛錢，總得多加幾文，朋友！這諒必應該。

時間過得真快，一會子就過了半點鐘，這也是應該，咱坐在這兒比什麼地方都舒服。

朋友！這位理髮師真客氣，咱還沒有坐到三刻鐘他就來招呼了。他眼看着咱，手向着椅子一拍：

『請過來——』

咱知道這是在傳咱了，過去果然不差，就被放在椅子裏。朋友！你不要看輕這椅子，坐上去比家裏的太師椅都舒服呢！

朋友！咱告訴你；這位先生是練過太極拳的，他練得一副手勁；不然，或是咱的頸部太不抵抗了，當他的布在咱的頸上扣緊時，咱便受不了，朋友！咱險些沒有喊了出來！咱又不是漢奸，也不會賣過什麼國，什麼把咱當作胡立夫起來。咱對於這位愛國志士真有些反抗了：

『喂！你可以放寬些嗎！咱頸子受不了呢。』

這是咱不好，他要箝制咱喉嚨又什麼辦？咱又沒有權力去干涉他，當他在執行工作的時候。無怪他要答應了，做一個人總得顧着人家，才是道理。這是咱不好。

我看他真是位名手，手段敏捷得很，一會兒軋，一會兒剪，一會兒梳，真是一些沒有

空。咱心裏真抱歉，給他三毛大洋真太少了。咱正在想，一個不留意，頭部就保不住重心，不知怎樣的向左傾去。這他可動氣了，用了練過太極拳的力氣，就是一扳，咱的頭雖然給他從左扳回，然而却右傾起來。這一扳可令咱吃驚不少，跟着一種重濁的聲音在咱耳邊響，咱聽不清是什麼，大概是在頌揚吧！咱怎樣好生氣，原是咱自己不好，咱得把頭自己搬正來，不同他說話，免得人家生氣。咱做人一向是顧到人家的，朋友，你在這裏也可以看得到。

朋友！這位先生的手段真不差，不一時，就給咱收拾好咧！咱就得偷閒看一看錶，十點卅分，還早，咱家裏十一點三刻吃飯，趕得去正好。咱真高興想去摸袋子，預備去咧！那位忠信的先生不知從那兒倏的一個箭走打過來，一把就把咱揪在椅子裏；

『您還沒有修面咧！要緊什麼？』

咱一想不差，他們有的是責任心，咱怎可破壞他。橫豎時候也還早，朋友！他手段真快，他把肥皂抹了咱一臉，險些嘴裏也給咱塗進去；他的刀真鋒利，嗖嗖的刮個不停，咱索性閉起眼睛，想到咱家對過王屠夫也有這種手段。朋友，咱險些忘記告訴你，你不

要小覷了他，這位先生還是個算學大家呢！咱家隔壁的王先生真及不到他，他把咱的眉毛剃成幾何式的等邊平行四邊形，他看該是多麼偉大呵！

他真客氣，又牽我到一個白搪瓷的面盆去洗髮，練過太極拳的倒底有勁，朋友！幸虧咱們從小在河裏洗慣澡的。不然的咱怕不看游泳池裏摩登小姐的樣，面孔漫在水裏才哭得出呢。

咱真不知他們弄了什麼玄虛，不住的用漆般東西向前頭上搽，不夠，還要加香噴噴的水上去，朋友！可真奇怪，咱頭髮就挺啦！亮晶晶的，烏黑黑的，真好不動人，他們真能幹。朋友！你記得嗎？咱的祖母在世的時候，因為沒有頭髮，才買了一副什麼東西戴在頭上，真有些像咱咧！

咱一掏袋子，就給他四毛錢，挺闊氣。一捧手走出門外，哎喲！咱忘記了一樁事，咱且沒有給他作個揖，心裏真有些抱歉。

猛的記起，咱還不會用飯啦！一看錶，十二點一刻，這可糟糕，家裏的飯准會是用過的了！

又得餓肚子。走到家中，大哥二哥都對咱笑，咱發狠一百個不理他們，明天去見璞就得咧！朋友！我真想明天去告訴璞：『咱們再得做二個月的朋友，咱就得出洋去。』老實告訴你：倘使咱沒有再去受傳的勇氣，璞便當得咱真是出洋了！

朋友！你記得嗎？咱大前年那一年，就因在西大街撒了一泡尿，給公安局抓了去，可憐沒有人替咱通報大哥，咱就在拘留所過了一夜，從前想起真是傷心呵！現在呢，真奇怪，咱反歡喜這拘留所起來。

倘使璞因爲咱進過拘留所而不抿着嘴笑的話。朋友！我決計再到西大街去撒一泡尿。

避暑閒話

寫下這個題目，覺得有二個意思：第一，是表示我正在避暑，這是最要緊的，因為我並非要人之流，報紙決不肯給我做起居住，登起我避暑的消息；而且避暑的地方也不好，並不是廬山或是莫干山，引不起新聞記者訪問的興趣；然而其爲避暑則一也，於是不得不給自己登個廣告，以表明我是真正在避暑，並不是住不起上海而在鄉間混混也。

第二是閒話，原來我寫這題目時，也曾仔細考慮一番的，本來想寫「閒話避暑」的，後來想不好，「閒話」兩字放在上面總有些刺眼，君不見易君左乎？可見「閒話」兩字放在上面實在不大吉利；於是硬把它放在下面去，這樣一來似乎覺得心安些，然而「閒話避暑」和「避暑閒話」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閒話避暑」是客觀的說法，總不免有

些稜角尖刺，免不了刺痛他人，「避暑閒話」却不然，是主觀的說法，因為我自己正在避暑，而所說的都是避暑中可有可無的話，正和「偶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一樣的意思也。

提起逢僧話，我最近遇到精究內典的張汝釗居士，她曾爲袁中郎集作中郎與佛學序，爲人頗妙，茹素而常開葷，綴經屢打麻將，亦幽默中人也。她談起佛教六祖馬祖的歷史，說是：『馬祖渡江而來，至大佛寺，到大雄寶殿，以禪杖叩如來金身曰：「是乾橛矢，塑此何謂？」指揮徒衆，縱火焚之。』我們看來，似乎頗難解，然而馬祖却仍爲佛教所尊；實則與我輩讀書人不大敬惜字紙，而鄉嫗庸奴有惜字會的組織一般意思也。這樁故事出諸居士之口，褻瀆如來尊者頗甚，然想不致於開罪印度人，卽開罪了印度人，也不大要緊，因不佞並非佛教徒，而佛教又並不是中國的國教，這實無強迫人家恭敬的必要也。

今年一切都好，鄉間據說是大熟之年，收成當在九成以上，這實是一件好消息，雖然武漢一帶又是大水爲災，然這也常有之事，我們只要打開報紙第一版，只登着長江黃河

水位高低上落的消息，只要不決大口，便覺得滿意，而且今年的大熱又是上應天象，下應人和的，雨水又是那麼調勻，鄉下人連「趕水」都不必，老天早給他們安排好了；這正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看來昇平氣象，又在目前，不佞忝在草莽，敢不歌舞鼓興；況當此國家承平之日，避避暑也不見得有人會目爲「避暑礙道」或妨害救國，此則不佞之又一個說數也。

不佞行年二十，此行方始領略午睡滋味，李笠翁有云：「午睡之樂，倍於黃昏，四時皆所不宜，而獨宜於長夏。」大暑金石流，北窗高臥，雖不一定便是羲皇上人，然唸起「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桑。」這等機緣，似乎非頭二等要人領略得來。吾鄉非漁米之鄉，漁笛不大聽見過，然漁夫在河中摸蝦還可見得，醒後走出門去，看看也還是一樣；論語社中，語堂先生最悟到此中三昧，故嘗以「宰我」自況；但據張魯庵先生考證：泗洙中的宰我，并非「畫」寢，實乃係「畫」寢，蓋寢者：孔家子曰店的寄宿舍也，但建築頗馬虎，並不用士敏土及鋼骨，而宰我爲藝術大師，從而以花花綠綠顏料畫之，故夫子不許，以爲朽土之牆，用德國顏料畫

之，未免不值得，猶如藝術大師，不用西洋油布而用宣紙一樣可挨一頓罵也。此種解說法倒頗新穎，不知曲齋老人及鮑世故兩位先生已在「論語新解」中提及否？

不佞年事雖長，然頗有孩子脾氣，遇人，每喜事問，如在冬天，或在夏天，必問人以「冬天好還是夏天好」的問題。而人家給我的回答總往往不加思索，在冬天，必說夏天好，在夏天，則必說冬天好。其實在冬天，人類受嚴寒朔風的壓迫，想到夏天明朗的天氣，而夏天的蚊蚋酷熱却並不記得；等到夏天再去問他，而他的回答却又矛盾了。於此可見理想與現實相差實在太遠。現在大熱的天氣，不佞也想問問諸位這個問題：

『冬天好還是夏天好？』

蘇臺懷古（札徐訐）

伯訐兄：吾鄉陳鈞堂（康祺）先生同光間浙東詩壇的祭酒，大概可算吾鄉數一數二的人物了。據說後來他終老在蘇州，不曾回鄉去，這位鄉先輩太有風趣了。你大概總看過他的郎潛紀聞，燕下鄉勝錄這一類書，我早知道銅臭薰人的甬江山水，是勾留不住這樣一位瀟灑人物的。

我這回到蘇州已是第三次了，一二兩次都來得魯莽，第一次來的時候年紀太輕，而且當天來回的，今日回憶起來，只有馬車是坐過的，和虎邱劍池上有兩個石洞，此外都忘了，「蘇遊如夢」，這是不算不得了。第二次爲的是「公幹」，背了武裝皮帶到這裏駐過兩天，白天到觀前街閭門騎馬，晚上關上門睡覺，爲什麼不領略領略吳中山水呢？第一是爲「公幹」來的，再則穿上這種不像樣的軍裝，也去遊山玩水，不免嚇跑和尚，唐突

山靈，雖說美人愛英雄，但蘇州姑娘又是不喜歡雄糾糾英雄們的，第二次又是「蘇遊如夢」了。兩次的蘇遊，只剩得零零碎碎片斷的回憶，正如傾國傾城的佳人，驚鴻一瞥，只給人以一顰半笑，愈令人增進想像的豐富，「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揚」字給我用「蘇」字來代替了；但不知怎樣揚州我總沒有好感，大概家裏的江北老媽子給我影象太劣罷。

今年找着一個難得的機會，預備在蘇州長住幾時。你知道這兩年來我讀了許多詩——但可不是你所哼的新詩。車過崑山，已入蘇州地界了，我唸起白石道人的：

「夜暗歸雲柁謬牙，江涵星影鷺眠沙；行人悵望蘇台柳，曾與吳王掃落花。」

「美人台上惜歡娛，今日空台望五湖；殘雪未融青草死，苦無心鹿過姑蘇。」

白石這兩首詩的題目我忘了，大概總是「蘇台懷古」之類吧，懷古的幽情，又有些油然了。最近在蘇州看到一齣本地風光的「名劇」「西施」，劇情滑稽得可笑，一位千古絕唱的西子，却用一個都市脂粉來扮，裝成一副殺氣騰騰，蛇蝎心腸的潑婦腔調，吳娃宮里，大唱其西洋樂曲，唐突西子，罪過罪過。

白石的「苦無麋鹿過姑蘇」不知是什麼意思，咀咒呢還是靈岩山前真的沒有麋鹿；其實麋鹿過姑蘇的日子也不遠了，那時或許我們還可以到海戈的家鄉四川去，那邊不是蜀主孟昶和浣花草堂的遺蹟很多嗎？再感慨下去不免又要涉到那個，大概你也很明白，且敘別的吧！

車到蘇州，我因為要補上兩次的缺憾起見，這一次一定要仔仔細細領略二十年來夢魂縈思的金閭繁華了。我知道身上的西裝是不合地利的，趕快換了一件長衫，外加半臂一件，自視如黃少尹登太白樓，白裕年少，飄飄欲仙去，據說馬車不好進城，於是只好僱平生最不喜歡的人力車。

車站在平門，而我的住處却在對門，要經過的是一條直貫蘇城的大道，坐在車上，看看摩登少年真不少，似我這般的道地蘇裝却一個沒有，這才懊悔西裝不該臨時換去，這種衣飾也或許要給蘇人所笑的。

中國的都市，以城門著名的，除南北兩京外，蘇杭的城門也相當著名，今春我到杭州去，就不曾見過什麼門，大概是拆去了，而蘇州的城門却巍然獨存，但已變了樣子，加

上水門汀石灰尙說得過去，不知誰作孽。更刷上藍底白字的標語，標語之下更加以醜不可言的符號，而且又狗屁不通。人家辦市政愈辦愈好，我們愈辦愈醜，我真是不得其解。

講到美，我不懂藝術，更不是詩人，和你說來真是般門弄斧，但我總覺得一剎那的美乃是真美，仔細看來難免要失望；理想的美才不可捉摸，一現實就沒有味兒。記得我第二次來蘇「公幹」時候，因為要顯出革命軍人的氣概，儘用着全副精神走路，引得許多娘兒們跑出家門都來看我們，其中有一位黑衣女郎，真太漂亮了，一剎那的時間，態度之美，殆無以復加，待回頭去看，隊伍已走得很遠了，倘使要丟了隊伍去看，那又不是癡子，何況蘇州的娘兒們多咧，儘可慢慢的欣賞；但是呀！到今天爲止，連一個像樣些的女人也沒有見過，難道數千年來的山川靈秀宣洩盡了嗎？就是在第一天進城的車上，看見一個中年以上的婦人，露了上身赤了足，除一條褲以外，一絲不掛，很大方的坐在街前吃烟，這副樣子真醜死人，從這一回到現在，蓋差不多三個月於茲矣，美麗的姑娘半個也沒有見過這個，你能禁止我懷古嗎？

我說了這許多瘋話，你是知道我的，但神經過敏的人看來，又要罵下流了，其實我真沒有什麼壞念頭，只覺得一個美麗的女子可敬可愛可憐而已。一國的人都不愛看西施王嬙而愛看無鹽嫗母，風俗便敦厚起來，我相信是沒有這會事的。

蘇州人完全不是我理想的，太太小姐以及摩登學生不必說，跑影戲院是知道的，上冠生園吃西式中菜也學會了，一切都市文明享樂都學會了，但是像浮生六記中三白芸娘這一種享樂法却早已「落伍」，她們腦子却還是十六世紀的，依舊愚笨得可笑。紳士學人們呢？吳窻齋潘鄭庵這班人物早已沒有了，剩下的是專門排難解紛「聞人」式的紳士，鴛鴦蝴蝶的姑蘇才子，和新興起的一班嘵嘵的青年文豪。嗚呼！似這樣的姑蘇，除了「懷古」之外，還是什麼可做？

至於山水呢，虎邱是天下聞名的，但照我看來實在太庸俗，只有入跡不到的後山是略有些意思。這次來蘇因遊留園之便，順便遊一遊虎邱，這裏面真鬧熱，各色人種都有，有西裝少年四五人，在點頭石傍拍照，其姿勢都裝出極其風雅，可惜我描寫不來，倘叫舒白香寫來，一定又有妙文可讀，我不忍再看走了，記得陳堯佐虎邱詩：

「人間靈蹟遍會游，祇欠吳門訪虎邱；今日偶來無限感，闔閭墳左劍池頭。」
詩雖並不高明，「今日偶來無限感」，是可以借來用用的。

倘使你一定要問我姑蘇山水何處最好，則留園尚可說一聲不差，留園是逆產，現在充公了，我又要懷古了，留園的山水雖是民脂民膏築成的，但究竟我們今日還可玩玩，而現在的政客軍閥呢？括了錢造不知所云的洋房，存外國銀行……留園佈置得確是不凡，中國士大夫怎樣消磨其晚年生活這裏頗可看到。上月海戈偕語堂來遊，海戈川人，他第一次來蘇，曾在留園口號一絕，可惜首尾兩句都忘了，只記得三兩句是「——居然我也到蘇州；留園頗有紅樓味……」。現在歸商人經營的獅子林，和留園就差得遠了，古今人不及，真奇怪得很，這何能禁止我懷古嗎？

至於離城較遠的地方，我差不多都沒有去過，一個人去遊山究竟還沒有這種閒情逸緻。蘇地的友人呢，有是有的，他們不知是受了誰的影響，聽說遊山玩水便嚷落伍，譬如天平的紅葉，聞名好久了，這一次總該一去了，於是邀亢德，亢德沒有空，約蟄存，蟄存太忙，只得去和蘇地友人說，他們先前都不肯，好容易引古道今把他們說服了，預

備星期日早晨僱船去，不料星期六晚上他們都到上海去了，去什麼，上「火山」，不去天平而去火山，紅葉有知，亦當油然而生懷古之情。

友人渾家君謂蘇州有二美，一是吳娃，一是小巷。吳娃我不敢承認，蘇州城裏的曲折小巷，確是不差，和「吾鄉」糞坑載途比起來便大不相同，尤其是路名題得好，例如「黃鸝坊」，「干將坊」，「錦帆路」，「詩巷」，真是有詩意的。不過這名字也還是拜前人之賜，他們或許以爲「南京大馬路」較爲漂亮呢！嗚呼！令人那得不「懷古」？

話寫得太長，頗想結束了。現實的鞭子，打破了我十餘年來蘇州的迷夢。現在的蘇州，早不是唐宋以來詩人們所歌頌的蘇州了，正如觀前街上，我所見到小脚而燙頭髮的女人，真成了不死不活的醜東西。除了對着書本生生懷古的幽情以外，更叫我做些什麼？

春天的虎邱道上

自從來蘇州之後，已經有四次到過虎邱了，譬如有朋友慕天堂之名而到蘇州來，能不陪他們上一趟虎邱嗎？因此這樣小的地方，在短短時期中竟去了四次。記得去的時候，一次是初秋，二次是深秋，還有一次竟在嚴冬。這幾次印象於我都極劣。暖和的春天降臨到人間之後，我又找着機會去了一次，我要去看看虎邱道上的春天，和袁石公集中挾紅裙遊山的遊客。

今天的春天來得極慢，三月將盡才有一天暖和的春光；而這樣瑰麗的一日春光，又正是星期日，我想起冷清清的虎邱山上，一定是遊人如織了。

蘇州狹小的街道，真令人對之搖頭。這種屈屈折折的小巷，要兩手束在袖子裏踱踱方步才見合式，遠遠聽一聲么喝聲，二個人抬一頂轎子慢慢走過去，那你還可以向轎帘裏

望望，是一個八字鬚老爺，或者是二八佳人。但是一有了人力車，這種街道便不行，車子比轎子快，橫衝直撞，叫人躲閃不迭；尤其是雨天，真是討厭死人，便是最闊大的街道，也令人感不到明朗的氣氛，總是旌旗蔽空，鑼鼓喧天的。但是一出了金閶門，便有了異樣感覺，道路是那樣闊，路傍又沒有普通的房子。一帶狹長的走廊，你知道裏面是花木甲吳中的留園，再過去便是西江會館，轉一個灣，又是一個名勝地方——西園戒幢寺。過了西園，就得一望無際，只有虎邱山塔呈於你眼前了。

虎邱道上有許多交通的器具。騎馬當然最合式沒有，尤其是有愛人而不是嬌怯怯的，應該帽絲鞭影，做一會走馬王孫；即使不嫻騎術，就是並轡走走，也不辜負那一條奉供跑馬的道路。但是切不可去騎驢子，那是小孩子的玩意，一個成人不敢去騎雄壯的大馬，而去在瘦小驢子上顯威風，這才沒有救藥。至於汽車，我當然也是贊成的，有些人以為汽車是近代文明的產物，和中國的山水不配，我却不以爲然，至少汽車是機械的奴隸，要比轎子人力車，或是馬車好得多，至於汽車何嘗不可和中國山水相配合，我就是愛西子湖畔的汽車，只要牠不拼命撒喇叭。日裏或者夜裏，一輛汽車從蘇堤或是白堤駛

過，被樹木隔着一隱一現的，真並不十分難看。但是在虎邱山道駛汽車，那不免有些笨拙，短短的路程，風掣電駛就過去了，七里山塘的景色，就無從領略起，豈不可惜？折中一點還是趁馬車，不過馬車的聲音太大，鐵輪和石子相迸擊，除了驚顛不計，休想和同車的品評景物。其實最好的辦法，還是約幾個年青的朋友騎自由車去，路既不遠，決不會吃力，又不會像騎馬那樣累。徐志摩有一篇文章說到英國劍橋的自由車，他說：「在康橋騎車是普通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蘇州近來確也有這種氣象，除了老翁外，婦人只好說是女子，其他有軍官，有大學教授，有店員，只要你走遍一條街，沒有一家出租自由車的店才可驚奇。因此騎自由車上虎邱並不算希奇，你可以見到穿制服的中學學生，穿紅紅綠綠運動衣的中學女生，三五一羣，在鬆軟的黃沙途上笑着，騎着，他們的景象的確是安適和美麗，好像昇平時代如劍橋的學生，早已忘懷去年風雪中奔走呼號，熱血沸騰情況；時期才從冬季到春季，而他們變得這樣快，從風雪和熱血孤憤并合中的京滬線上，搬到春光旖旎的虎邱道上。他們已經失却上京滬線這種機會了，何能怪他們不上虎邱道麼？

虎邱山麓下黑簇簇圍着一堆人，車夫，馬夫，另外一排百餘輛的車子，你準知道今天遊客是怎樣的多。還有一個攤子，賣茶兼賣水菓另食，這裏不分貴賤，車夫可以買，紳士也得買。這攤子的主人是兩個她們，一媼一姘，這才會我感到女性的偉大，她們要賣茶，又要削甘蔗，一方還在煎一種燒餅，騎自由車的人到了，她們又會分身去張羅替人家保管，取些小費。她們是手忙腳亂，可是笑嘻嘻的。我知道她們的笑或許還有悲哀，她們的父母或者丈夫或許正在高臥未起，她們替他們負擔家用和大烟。更奇怪的她們中的一位，竟是美得很，我所說的美，當然不是衣飾的美和會燙髮畫眉的美。她只是穿一件灰色的布衣，束上一件圍裙，自有一種自然態度的美。從前讀李笠翁的間情偶寄，有一文說到態度之美，我看到她方才得到佐證，庸俗脂粉竟比不上樸素之美的。

虎邱的景緻，似乎一天不如一天了，三年前來此，虎邱塔還可以登臨，現在却成了實心的磚柱，「會當登絕頂，一覽衆山小」的興趣當然沒有了。尤其可厭的是新添了不少的新墳，我知道虎邱從前有古真娘墓，和古鴛鴦塚，這兩處古跡，其實很夠，然而中國人據說是有八景十景癖的，有了二個墳不夠，一定要再添八個，以便湊足成數，給那些

騷人雅士們歌詠歌詠。三年不到虎邱，奇怪極了，新的「古跡」又添了三處，而且都是孝子墓，看看這些大人先生的墓志，又像煞是十九世紀的筆調，不像是墓碑所題民國二十三年。總之，這班維持風教的大人先生還要借虎邱一塊地來提倡愚孝，來保持他們的地位；人家愚忠愚孝的事跡，供給他們在酒醉飯飽擁抱姨太太之餘，提起筆來湊成一副臭對兒，寫出一篇滿口世道人心的文章。這樣下去，唐宋來詩人所謳歌的虎邱，一定愈弄愈醜，到了我們子孫手裏，大概有些名勝之區，遊人聚集的地方，一定豎滿貞節勸孝牌坊，而風俗也就敦厚了。我幾時做吳縣縣長，一定不管這些大人先生怎樣，非把這些醜不堪言的水泥新墳剷平不可。

我在蘇台懷古札（徐訐）一文中說到懷古，其實懷古和復古不同，我懷的是古人的心情和風度，決不是峨冠博帶行動遲滯的古人。在今日又得到我的佐證，試想虎邱成爲名勝何止千年，那千年中何嘗不出過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然而他們並沒有在虎邱造過一個孝子的墳，樹過一塊貞節牌坊，他們有一個女子古真娘，再有一個有悲劇意味的鴛鴦塚，既沒有碑，又沒有記，大家去憑吊憑吊，就知道鴛鴦塚是何等頑艷悲惻的一對

人埋骨之地了。然而一到二十世紀的今日，水泥西式的新墳，竟靠着舊禮教一個個建築起來，豈不是今人勝於古人的明證。古人蕙氣十足維持風化，今人於擁抱姨太太之餘維持風化，我之懷古，大概也從這等處做一出發點吧！

我極厭惡拍照，然而虎邱的遊客却沒有一個不帶照相機的。我看見一個舞女爬上「點頭石」上拍一張照，風緻楚然；一位西裝少年却硬裝出風雅的樣子倚在石傍，叫人家給他拍，因為他知道點頭石是「古跡」，所以他一定要和「古跡」風雅一下，拍完照，他們一羣挾着舞女走了。

最可笑的是乾隆御碑拓本的生意特別好，大概誰都非出四毛錢買一張不可。淑女說：

「這是誰的字呵？」

「乾隆皇帝的筆跡。」紳男說。

「是不是就是三下江南的乾隆皇帝？我們去買一張。」紳男付了四毛錢，淑女掛着笑容說：「我們買着皇帝的字了，真便宜得很。」

在後山有三位大學青年在考據蘇城古跡，因為有人演講過古蘇城遺址便是虎邱山麓，

有一位看見一塊石刻的墓道，有了驚人發見似的說：

「這一定是吳王夫差的墓了，我們去看看墓誌銘。」他們真的戴起近視眼去看二百年前的碑銘了。然而二三百年的石刻也已是模糊，他們是失望了。一位突然看見一帶突起的阡陌（大概是種菜的），指着他的朋友說：

「你看，這大概便是古蘇城遺址了，外面還有河，一定是護城河！」於是「古呵！古呵！」的嘆息聲從另一位青年發出來，他們趕去考據古蘇城的遺址了。

虎邱的風景是人，到虎邱去的人也是爲人，沒有人決不會有這樣熱鬧的虎邱，誰會在冷清清的天氣跑到虎邱來？在熱鬧之中，我有了寂寞的感覺。若一個人，在枯樹寒鴉之下，細細摹摹碑碣，或者碰着一位超逸的老僧，用不着通姓名互談幾句，這該是比較有些意思吧！我看紅的綠的旗袍角，踏在石子裏的高跟鞋，偎貼在大衣西裝邊旁的胭脂和鬢髮。我在熱鬧與叫囂之中，成了一個最孤寂的人；熱鬧中的孤寂似乎比靜寞的孤寂還覺得無聊，我廢然走出「吳中勝地」的大門，從山麓的女子手中接着我的自由車，我默默的抽一枝烟，看她手忙腳亂的張羅，我見到生平第一次最美的姑娘。

湖 上 雜 事 (札 海 戈)

海戈兄：

在湖上逗留了四天，真有些着迷了。湖山固然迷人，杭州的酒更是迷人，倘使你要去遊一處不會令人失望的江南名勝，真是非一遊杭州不可。譬如你去過蘇州，好是好的，但這種好處不是忽忽玩兩天所能領悟得來，必得住上她一兩年才行；至於去年我在百忙中偷閒一去大名鼎鼎的揚州呢，糟得很，這簡直是去弔古，不是遊春了。

杭州的好處在於風景是集合於一處的，不像蘇州那麼疏疏落落，光是令人跑腿。在杭州玩上一天也好，逗留三四天也滿意，住一個月也不會失望；她是天生地設給人去玩的地方。

寫通訊，從頭到尾，理該從車上寫起，可是車上委實沒有什麼可寫，因為孤單單只是

我一個人，一路四個多鐘頭悶到杭州；但也有可記的，那是人家的事了。一上了車，我就被包圍在一個商人的家庭裏，隔壁是商人，圓而且胖，雙人座位子他至少要佔五份之三，但他很有商人的禮貌；對面的是他的太太和他的舅子（想當然耳，否則，那肯把太太放在朋友身邊），而太太的身上還有一位少爺。我擠在當中當然是累贅，但也沒有法子，因為車中還有站着的，我更沒法禮讓爲「車」了。天很熱，宿雨初霽，田野風景很好，我想打開窗子；太太說：「不行，我們少爺會傷風。」少爺也真小，大不過十四五歲，長得頭頸比鴨子還粗。他們賢伉儷倆似乎很有譽兒癖，一路儘讚這位少爺；少爺真乖，因爲已認上百把個方塊字。他們似乎還恐怕人家不信，定要設法當衆試驗一下，商人大概是老杭州，他知道行將到硤石——你知道這詩人的故鄉；他先給少爺下一個暗示，說等會兒山上有隻老「虎」給你看；車停了，山上果然停了一隻很大的老「虎」——其實是「虎標永安堂」的廣告。老爺指給少爺：「那第一個字識嗎？」少爺似乎也明白老爺的暗示，想了一想說：「『老』字。」這實在令商人的一家們傷心，而我却好平安的到了杭州。

到了杭州，第一樁要事是遊湖，先跑到湖濱，人多，車多，聲音多，旌旗蔽天，車聲匝地；杭州的店家三冬靠一春，這幾天預備做一筆好賣買。而汽車也特別多，公共汽車之外，大多還是上海去的，把湖濱裝成繁盛得了不得的市面。人多是好的，足以增加遊春者的興緻，但車聲却是可厭，這大概又是這些上海的富翁在作孽；在上海有輛汽車不算希奇，一到杭州便非顯出他有輛汽車不可。有許多人對於西湖上造洋房不滿意，對於湖上行駛汽車也覺得不調和，這話我不敢贊成。我以為造洋房就得造洋房，別不中不西造怪樣子；中國美人也可以穿西裝，一樣漂亮，但切不可露出一雙小脚。行駛汽車也是應該的，總不能老把西湖保持十九世紀狀態，而且汽車的行駛也很美，譬如昨天夜裏，在湖中看見一輛汽車從白堤駛過，車子的燈光給堤柳間隔，一隱一現，怪好看的。但可厭的便是那車聲，我真不明白杭州的市政當局為什麼不出令禁止，而讓這些暴發戶們在湖畔跋扈飛揚，唐突西子，我擔心她不久會變聾子。你想，我的艇子已將搖近三潭印月了，而湖濱如雷的車聲，還隱約在我耳中，聽了好不惹厭；但忝在小民，這又有什麼辦法。想不到在上海每天為車聲發愁，而到這山明水秀的地方，再來受這股子氣。不知是

誰，法國人吧，曾統計過，說世界文化因聲音的繁囂而減少百分之若干，想來倒並不是笑話，誰能在南京路紅綠燈上完成一篇五百字的佳作呢？

一個人旅行，是寂寞的，失去了朋友們共談的歡樂；但也有些好處，可以冷眼看看人家，看人家的歡樂也會和自己一樣；而且我也有單身旅行最好的辯護：因為一個人可以任意所欲，不受些小拘束；兩個人就有些討厭，你是北人說要騎馬上育王，我是南人却主張泛舟遊湖中，你要吃川菜，我却喜杭菜，於是雙方在湖濱對峙，互相抬槓。有了第三個雖然好一些，可以調劑一下，說今天坐船吃川菜，明兒騎馬吃杭菜，但心裏總有些不快了。你想，出遊時候怎好有一點不快事兒在心頭呢？

其實有了三四個嗜好差不多的朋友還是好的，總商量得妥當，最可憐的是近來方興未艾的旅行團之類的旅行，這幾天最多看到的這許多行列——還有我國古以有的集體旅行，身背黃袱，簪插紅花的善男信女們，算是湖上兩大洪流。你想，加入了這種團體，雖然可省些錢及免做「王瓜兒」——這是杭州土白，等於上海的「阿木林」——他們就得命令你，你肚子不餓得請你用飯，你要仔細欣賞的地方得叫你走，你不願意睡覺他們

會熄燈，你好夢正圓會鳴金起牀，你遊興正濃他們說夜車准時回滬，嗚呼！這是出遊？簡直是從軍。

杭州的市政當局確對於西湖下一番工夫，幾處名勝古跡都修得嶄新，紅的大紅，綠的大綠，色彩怪調和的。西泠橋畔的蘇小小和孤山下的馮小青墓，看來還髹漆不久，朱紅的亭柱，光鑑照人。要是誰第一次來到西湖，定不會信是幾百年前的佳人埋玉地，以為誰家小姐新葬在這裏呵。當局裝扮古跡的苦心，真可佩服；而且還正在加工製造新的古跡，浙故主席陸軍上將魯公滌平紀念碑亭，巍巍豐碑，豎在中山公園頂上，足徵「爲我們子孫輩遊興着想」之語不虛。還有，當局的德政，和尚攢眉的，是虎跑的泉水，已有「皇皇禁令，不許遊客再投銅板，因爲銅藍有礙衛生。自從以前年幣制改革以來，銅元減少，輔幣增多，虎跑的和尚本有利市三倍的希望；衛生的禁令一下，遊客們大都也怕吃不衛生的水，於是爭投銅元的趣劇，已不復可見；因之而和尚們的膳食也只得馬虎。這是一位太太在他們吃飯時去問的，我聽得很清楚。林語堂先生在這裏拉一位油晃晃的和尚去問他們的性慾問題，現在也不見這位高僧了，不知道是走了抑己是乾癟。總

之，這裏的和尙們都已是面黃肌瘦了。

虎跑的泉水究竟好到怎樣，我不知道，但茶具之下劣，是無可諱言的，而牛飲三碗，兩腋風生的茶客中，也不見得會有陸羽盧仝其人在。不過喝來真的和家裏兩樣。是前年吧，我才知道這玄虛，原來喊好的是我和林先生這一種人，叫不過爾爾的是太太們，這倒並不是男女之間有什麼分別，而是坐轎與徒行之不同。夫跑了十多里路，喝起上海的自來水來，豈有不喊好者乎？以後當得坐轎去試一試，或許真的能領略一些好處。

我未到杭州來的時候，有人勸過我，說這幾天不要去，爲的是「武氣甚濃」云云。一到了杭州車站，便看得出，戒備得特別嚴，在杭的熟人一見就警告我，在馬路上不要吐痰和抽烟，因爲這幾天新生活運動特別推行厲害，吐痰一口，大洋拾元；但抽烟則不過督令熄滅，不客氣的並加申斥而已。不過湖濱一帶還是例外，爲的不好開罪於各地來的「客民」，這也足見杭市當局之客氣了。

這幾天真是不得了，杭州既作了遊玩的中心，又成了政治的中心，冠蓋雲集，盛極一時，極峯養痾於湖濱故也。爲政以德，譬如北斗，到處拱着羣星；滬杭車已被小民們擠

得滿坑滿谷，貴人們連花車也不便再掛，只得在天空上飛來飛去，累得負有地主之誼的浙杭當局們每天趕到笕橋機場送往迎來，既要安置行館，又要設宴接風，忙得不亦樂乎。而且這次的貴賓顯然不同，有西安的主角們，有山東韓青天大老爺，都是平時難得歡聚在一地的人物，而現在竟羣聚在這湖山勝地，游湖宴飲，被風景迷住，樂而忘返；這在我們小百姓看來，是如何歡欣鼓舞的一件事。而且他們都是輕裝簡從，一點不擺什麼架子。任人民觀覽。我們雖不能夾道歡呼，但得一觀要角們廬山真面目，實是較去歲在撲朔迷離的報紙畫片上看來欣慰得多了。

在這遊客和貴人雙重光臨之下，杭州的商店，那有不利市十倍之理，而尤其門市鼎盛，則當推西冷橋畔的樓外樓，一方面承辦了行轅的伙食，一方面又成了洗塵接風的中心，我嘗戲稱之曰光祿寺，確是不錯。每天中午傍晚的時候，汽車雲集，遊艇蟻聚，汽車都是黑牌子的，掛着當地省市政府牌子之外，更多南京部院的牌子。但樓外樓畢竟是民營的菜館，也得予我們小民們插足其間，得能與袞袞諸公同宴飲，總算是我們極端民主化的中國才有，所可惜者貴賓們另有特廳，不能共聚於一堂耳。雖然如此，究還是咳

警相通的。那天中午浙江省政府歡宴西安楊虎城主任與山東韓青天大老爺，恰巧和我們的一桌隔着一扇玻璃門，我因為親好歡聚，並沒有閒情逸致去看他們的盛況，但偶一回顧，總見他們拿着杯喊「請請」，而且耳中還不時送來青天大老爺一陣陣的哈哈；這位大老爺兩年之中，已兩度來到杭州，可見西湖景色，實比大明湖好得多多，實有些眷眷不能去之的意思，要是他因愛西湖山水，而毅然向政府乞主浙政，移節西湖，這倒可爲湖山添一重佳話的。

要是世界和平主義抬頭，侵略者消聲匿跡，人類相親相愛的時候，則中國理想中之都會，不是南京，也不是北平，更不是西安，而是杭州；只要杭州建了都城，把西湖銳意建設一下，我可保證國內決不會再有內戰發生的可能；因為無論是那一個強鎮，只要請他來遊一下京師，什麼事便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樹生花，羣鶯亂飛，先爲之佈行館於湖濱，飲之於樓外樓，然後駕一舸之扁舟，命幹練大員以相從，徜徉於三橋六竺間，任有天大別扭的事，到這兒也只得拋開，且領略眼前山水佳趣；玩了兩三天之後，然後從容進言曰：「你老哥駐地的貪瘠，中樞是知道的，久有想調劑調劑的意思，就是

這浙江的主席，請老哥屈就，你看這裏的風光多好！」這位固然也有些想嚐嚐蘇東坡「西湖長」的風味，但究也放不下追隨了許多年的部下，於是隨即提出增加軍餉問題，一方面當然在可能範圍之中，答應些下來，於是雙方就在湖艇上，三言兩語，把行將生靈塗炭的天大事件解決。接着這位返了防次，就發出闢謠及擁護中樞兩通公電，什麼事都沒有了！而且歷史上曾有過蔣委員長被劫西安，你想他會被困於杭州嗎？這決沒有的事。倘使造物能把西湖搬到西安去，也就決不會造成十二月十二這樣重大的事變：這種不顧情面的惡劣手段，只有在這行將沙漠化的古城才會發生，要是在杭州，一個人要在湖光山色之中想出那樣惡刻的政治手腕來，是決不會有的事。有之，他們對於山靈亦當愧死。

所以，這次要人的集會，不在政治中心的南京，而偏移到遊玩中心的杭州來，這實是當事者的聰敏過人處，我們小民雖不知道他們所談的內幕，但很順利的解決是一定的，行將見數月之後，中國真正統一和平便將完成，要是將來建造和平紀念碑的話，我頗建議當局，造在西湖當中（可不要像西湖博覽會塔那麼難看），這也算是爲我們子孫加添

一些古跡的意思。

杭州的酒是好不過的，菜也不錯，尤出名的是醋溜「混魚」。（我不會注意這字這樣寫法，照例是要加魚旁的，但竟把「鯤魚」放在席上來，而且一尾二尾的吃着，不免被莊周笑人），我到處吃這菜總是滿意，但在樓外樓却是例外，並不是我故意反宣傳，實是這樓存着不少惡趣，應加改良的，其實烹調之佳，確算是杭州第一。據說魚都是活的，要吃時方殺來下鍋，這原是一種好的宣傳，但他們定要當場殺給你。一個茶房托了一條新鮮活跳的魚進來，向你桌邊就是用力的一擲，然後拾起來向你面前一晃，拿下去下鍋；不獨此也，連雞都要活殺的，我點了一盤生炒雞，茶房說至少要半個鐘頭，我問緣故，他說雞是要活殺起來才有真味云。真的活殺與否且不去管他，總之，這種貨真價實表示，實令一個尚有一些惜生傳統的人受不住，而成爲惡趣。雞和魚雖新鮮得好吃，但下筷時總有些躊躇也。

孟子曰：「君子遠庖廚」，我們這一代似乎還脫不淨「君子」的醜態，雖喝酒食肉而仍有這種護生的心情，實是一件矛盾的事，但也無法解釋得來。因此令我憶起茹素而畫

護生畫集的豐子愷先生，他住在杭州。就在這天下午，帶着幾分醉態去拜訪他，他近來很忙，爲的又要出一本關於護生的畫集，因之好久不寫文章了。臨別之際，承他送一副漫畫，大概因見我這副醉態而寫成吧。

杭遊四日，可寫的東西太多了，但在還鄉的記憶中，只能寫出一些些，因爲我原不想因要使我的文章有奇氣，然後去遊名山大川的；只是忽然覺得好寫，故寫出來了，所以不特文章無奇氣，連話也說得雜七搭八不大清楚，總之，這算是一篇通訊了。

鎮揚游蹤

揚州

少時讀了許多詩，關於揚州的多極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這個人的夢想。「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是吳敬梓一流人的理想中歸宿地。「君王忍把平陳業，換取雷塘數畝田」，不是連一代雄主也拋棄了他手定的河山嗎？至於十里珠簾，三分明月，巨商大賈，清客幫閒，名流才子，青樓美人，形成千百年來人人謳歌的揚州。

讀了這許多詩，要是不親到揚州去看看什麼是平山堂，什麼是廿四橋，珠簾是否十里，明月究竟如何，一定會遭詩人欺騙。但是我勸未到過揚州的人還是不要去的好，理

想的美到底是完整的，要是你一到了揚州，理想的美準被現實擊得粉碎，你再也不會相信詩人們的話。那裏有什麼廿四橋，還不是滿街碎石板路；那裏有什麼十里珠簾，還不是圯坍的草屋平房。時代的巨浪，已淹沒揚州本來的面目了。

看一代勝蹟已成往事，本來平常，鮑照蕪城之賦，拜輪哀希臘之歌，至多給與人一種徘徊憑吊而不能去的感覺而已。今日的揚州，雖然失去過去的光榮，但仍不失爲內地頭等的城市，要是不載着滿懷詩人們謳歌的勝蹟以俱來，這樣的城市和山水，準可令遊春者滿意而返。但於過去這樣的繁華，現在剩着平淡山水，殘塚敗塚，也不免令人起一種思古之幽情。滿載着謳歌揚州的詩句以俱去的我，在歸途不得不有這種感覺了。

揚州的市街似乎還說得上整潔，但是失之太狹小，而市面的衰落，尤令人驚奇，當我們在幾條狹小而略有幾家鋪子的街上經過時，嚮導便告訴我們說這是揚州最繁盛的街道了。這不能不令人驚奇而失望，難道數代豪華的揚州，只剩了這幾家小小的鋪子嗎？鹽商大賈消費的場合在那裏？妖姬美女競嫖鬥妍的衣飾鋪子在那裏呢？難道只有這幾家狹小的店鋪嗎？自海禁通後，上海代揚州以興，揚州的商業遂一落千丈，大概當時一定有

許多店鋪關閉吧。但我們仍舊可以看見盛時店鋪的遺跡，一家木器店的鋪面刊着兩行青磚刻的王文治（夢樓）對聯，是真真爲木器店撰書。這種情況，除裱畫店和書鋪子外，別的地方恐怕看不到吧！

揚州的點心是著名的，袁子才會特地渡江去購買一千件，幾殉以性命，但是我們去的時候太遲，已經嚐不到了。於是只得找酒館，在兩條繁盛的街上尋遍，只找得一家單鋪面的酒館，從建築上和形式上看來，它是一家近百年的老店。記得鋪名是「斯爲美」，又是揚州的特色，不像「狀元」「大鴻」一類的難聽，大概和清客幫閒的文人才子們不無關係吧。

店主殷勤的招待，菜價特別低廉，均令人覺得奇特。我們候了一小時，才來了第一道菜，原來客人來時，他們才去買薪生火招呼廚子，而時候正是正午，市面的凋零，也可說到了極頂。想百年前鹽商大賈之家，晝夜游宴，趨炎供奉之人一定不少，當時的宴集之所，大都已經刀兵之災，「斯爲美」之所以存者，大概因爲它的規模特別小吧！

但是揚州雖然衰落，却處處可以見到故家風範，酒樓在塵封中，掛着一幅巨大的「蘭

「亭雅集圖」，確是出自名手，大概是百年以前物；其他如所用碗碟，均出自內府，磁器之美，決不是什麼地方大酒家所能有的，感慨現今，懷戀疇昔，不禁又有懷古的情懷了。

京江渡頭

我喜歡兩岸船隻過渡的地方，尤其是芳草夕陽的野渡。在渡口大都築有亭子之類供渡客憩息的地方，掛上一塊橫額，配一付對聯，這是最普通不過的。

我最喜歡這種情狀。我愛看遠客的行賈倚着包裹在亭內候渡，我看他們悠然抽着烟出神。有時我會發癡花上幾個子，渡過去又渡回來。渡船大都古舊闊大，一個「老大」搖櫓，一個使篙，這個使篙的還兼中途向渡客收錢的職務。在黑夜或傍晚，這很會令人想起水滸傳中潯陽江上的英雄們。不過我從來沒有渡過潯陽江那末闊的江；而時勢確是太平得多了。

我所經過的渡口大都是很小的，芳草夕陽，蘆葦深處，蕭索索幾個渡客，舟子至多不

過二人，船是古舊的。我還想起過「迷津渡」的竹筏用竹筏過渡，該是再有趣些的事，聽說奉化溪口有竹筏可趁，可惜沒有機會去過；雖然木筏隨處都有，却沒有風趣了。此外聽說火車也得過渡，却從不曾想起人們會用輪船過渡的；其實黃浦江上還不是有市渡輪，不過我從不曾把它當作渡船看，因為它和待渡亭下悠然吸烟的渡客太不相似了。

這一次從鎮江過渡到揚州，才令我驚奇。渡船是一隻小輪，水手十餘人，渡客有數百，開足速度，三十分鐘才到彼岸。我竟不信長江有這樣闊，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大江。

詩人們所常提及的「京江渡頭」，大概就是由鎮江至揚州這一帶江面上，這是古來南方有名送別的地方，和北方的蘆溝橋一樣著名，李白的「金陵勞勞送客亭，蔓草離離生亭傍」，這裏大約還有一個「勞勞亭」，現在却無踪跡了。

在渡輪半小時中，我得飽覽長江的雄姿，吳梅村詩：「京口千帆估客船，金焦依舊青如黛。」金山和焦山，東西相峙，真是「江天一覽」，倘然我有閒，一定不坐這百餘人渡輪，我要駕一葉之扁舟，領略領略「京江流水清如玉，楊柳千條萬條綠，畫舫勞勞送客亭」的情況；但這種閒情近來恐怕不會有吧！

江天一覽

由於「白蛇傳」民間傳說的影響，金山寺便異常出名起來，其實這寺並不能說大，不過憑山築構，形勢較爲雄壯而已；這種寺在東南叢林中是算不得希罕的。比較可取的是上山巔的石階，頗有城牆的意味，想起二三世紀前一定是非常壯觀的，因爲這裏曾經「翠華幸臨」過。

金山最使其成名的是在於登山巔一望，這一望你可以看盡滔滔的大江與天俱盡，在這裏你可以終日觀望，徘徊而不能去，這情況是很難描摹的，最好還是抄前人的詩：

扁舟載酒叩禪關，萬頃波中第一山。樹色攢歸明鏡裏，鐘聲飛出畫畫間。潮來京口秋江闊，霜落瓜州古渡閒。日暮上方遊未遍，醉吟蓬島不須還。

山抱樓台水抱山，禪鉢迴隔世塵間。江心鐘響隨潮上，京口雲歸帶雨還。塔射寶光浮樹梢，藏空寶氣長苔斑。自憐宦海忙忙客，不及高僧一味閒。

「潮來京口秋江闊」這種情況我是見到的，不過是春江而不是秋江，潮退時大約有半里的泥灘，漲時便浩浩平波，與岸連平了。可惜我見不到「霜落瓜州古渡閒」那種景況，這是很可惜的。

其實要描寫金山用這九十六字還是累贅而不討好，最好的還是康熙南巡時所書的「江天一覽」四字，這是形容得再巧妙不過的。現在山巔有「御碑亭」。巍峨豐碑，已不是康熙時原刻，而是曾國荃督兩江時「恭摹」的了。帝皇賣弄風雅的墨跡固然可厭，康熙那塊碑却特別有興趣，因為這四個字雖然出自高江村（士奇），而字却是原康熙親筆所書，那種幼稚的筆法才顯出康熙的真率，至少在我個人看來是很有趣的。

我倚着城雉般的牆縱覽了二小時，但是不能走進亭子裏摹筆那塊御碑，連著名的金山塔也不許上去，因為那裏駐了兵。天下名山「兵」佔多，嗚呼，毋復何言！

第一泉

我不知中國人對於泉水的品評是否有一個系統，似乎號稱「第一泉」的太多了。或許

是中國人雅有「湊景癖」，有了九個名勝，便硬添一個平常的泉水，湊成十景。這樣，「第一泉」便多起來了。大概是我身乏雅骨，對於泉水往往不敢輕信，譬如虎跑吧，坐轎去的和步行去的滋味便會不同，老實說，像虎跑寺裏這種茶客對於品茗是談不到的，三碗下肚，兩腋風生，牛飲不雅聽，只好說是解渴而已。再加上手擎茶具，攝影一幅，那才令人氣死。

中國人大概是不願意共天下的，人家有了天下第一，我決不肯承認，必須自己也來一個。倘使不明國情的人來遊玩，見了天下第一泉，一定要看看第二泉，那才累死人，在中國是不會有第二泉的。夫品評泉水這項工作原是閒不過的事，我再去管這個，閒中又閒，真是忙人之所閒，得閒人之旨矣。

且說三年前在蘇州天平山，自然那裏也有第一泉，不過寺僧老實不過，竟會告訴我這是「吳中第一泉」，和鄉人所稱「天下第一泉」不同，他告訴我說：「吳中泉水是由陸羽品定的，所以有系統」，我知道他借了品茗大師招牌，因為他的茶要賣二毛大洋一碗。「有系統」這句話還確實，因為在虎邱真的還有「吳中第三泉」，這大概是泉以人重的

吧！於是我問他「天下第一泉」究竟在那裏，他說在鎮江，起先我以為真的第一泉在濟南，這一下又把我弄糗糊了。

從金山下來，問車夫有什麼名勝沒有，他連忙回答「第一泉」，這才引起我三年前的舊話，我想看看東方的天下第一泉。泉在王公祠堂中央，王公是福建人，以狀元出守鎮江，頗有政績，所以有這個祠堂。裏面歌功頌德的記載，大都由閩人動筆，最著名的如林子超主席，陳弼庵「太傅」，鄭蘇戡「總理」，都是好手，這些墨跡儘夠我幾小時的瀏覽了。

第一泉就在祠堂中央，水面混濁得可以，要是沒有幾位看客在池邊指指點點水面上的氣泡，我準會認為洗衣的污池。這泉水的特徵就是有氣泡，和老殘遊記濟南泉水之說相符，這或許是成爲南方天下第一泉的原因吧！

茶總是好的，因爲我已渴了半天，至於要品出第一泉的特色來，恕我沒有這種本領。只得做一個俗子，牛飲三碗。心裏想：我總算喝過天下第一泉的水了。

北固山

七八歲時候就看三國志水滸兩部書，一直看到十三四歲，後來在書箱裏找出紅樓夢，方把它們丟開。關於三國志的事情，到現在還忘不了。提起甘露寺，誰都會知道劉備招親的地方，記性好一點的人，或許還念起「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一句聯語，這真是穿插得熱鬧而有趣的喜劇，我記得在舊劇裏名叫「龍鳳呈祥」。

誰也想不到十餘年前深爲關心的甘露寺，就會在眼前。在金山上一位朋友指點給我看那座突起江邊的北固山時，他說憑山築構的房屋便是甘露寺，這對於我是一個怪熟的名字，可是究竟也想不起來；直等他說起劉備招親，才恍然大悟，登時對於這古寺興味濃厚起來，非去痛快玩一下不可的了。北固山突出江面，離熱鬧區並不很遠，步行一刻鐘便到了。奇怪的是北固山對向長江的一面，竟沒有山脚，就是從山腰削壁而下，從這一面當然沒有上山的道路，也沒有什麼好玩，只有一個小小的觀音洞，據說有龍潛此，實則連二三個人也潛不下的。不過這洞橫對大江，地方實是不錯而已。

北固山的形勢，正和金山一般，都是觀覽長江出名的，要是談山上的名勝古蹟，林木澗壑，簡直沒有什麼，所以此山可以說是一覽無餘；蓋除一覽大江之外，真的無餘也，金山有「江天一覽」亭，北固山有江山第一樓，是康有爲題的。從「江山一覽」望出去江面比較寬闊，所以氣象萬千，「江山第一樓」除却斜對焦山外，風景差得多了；不過在亭中納涼，到也是樂事。甘露寺雖已非疇昔，但江上清風明月，恐怕還同於曹阿瞞橫槊賦詩，蘇東坡赤壁對客語時吧。

甘 露 寺

我的地理知識非常淺陋，譬如說三國時代吧，孫吳建都在南京，劉備在武漢一帶，這甘露寺理該在南京，却遠在鎮江。這在今日雖有奇怪，但誰能想像千百年前情形呢？

現在的寺房當然改建過了。但據說還是遺址。但你切莫想像這是皇宮般的孫劉結婚地方，實則連大的叢林它也比不上的。

倘如三國志演義的事蹟是可靠的話，想起孫吳的外交手段，真令人失笑，滿口是親

善，連妹子都肯給人，而背後却打量種種計策捉弄人，不道千百年前的東吳外交家，早已先得今人的三昧了。

寺中有樓曰「多景」，傳是孫夫人的梳粧樓，樓外有一隻石彫的似羊非羊的東西，叫做「石狃」，傳諸葛先生與孫權握手倚此石共籌破曹的計劃，「石狃」的地位，正對着大江，是一幅絕好天然軍用地圖。這裏自有史以來經過兩次有名的水師戰役，一次是赤壁之戰，一次是長江水師與太平軍之戰，滔滔大江，確是英雄們用武之地；可是今日從山上望下去，兩三隻滿船掛着「白旗」（晒衣服）的袖珍兵艦，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且說孫夫人的粧閣已遭禁閉，不許人進去，從外邊望望：空洞洞一無所有，只有滿壁貼着標語，最妙的一條是：「我們人類要與『犬』一起聯合起來！」「犬能做事和人類一律平等！我幾乎疑心是幹過政治工作同志的瘋人院，後來才知道是「警犬訓練所」房屋。但不知標語是給犬看的還是給人看的，這個道理到現在還參不透。

去的日子是星期日，從京滬來的遊客很多，但大都是失望歸去；真的，北固山除了借「招親」的一幕喜劇號召之外，確太無味了。

春來憶江南

經過了酷熱的夏，蕭殺的秋，嚴寒的冬，又該是江南明朗的春天了。處在沉寂孤島上的人們，是不大會有季節感的，更何況這孤島連四郊都沒有，誰也不能在瀝青路縫中找出一枝萌芽來。

是今天的晚上，偶然在一家餐館的鄰桌聽來的談話，每個人敘說他個人的游踪。像夢中驚醒似的，陡然有一種久已放懷而重新想到的念頭：是春天了，又該蠟屐興動了！然而，『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裏再能有人的游樂地呢？當日歌舞之地，今淪爲瓦礫之場，回首舊游，除了憑弔低昂之外，更敢有什麼別的奢望？

『江南好』，江南還有什麼？過去的勝景，在今日憶來，還不是像讀鮑照蕪城之賦，拜輪哀希臘之歌一樣愴懷。

烽火之後，痛定思痛，是有兩種思法的。燬滅時的情況，對於人的痛苦尙少，惟有盛景的追憶，其痛苦倍增。要是一個生長漠北的人來遊劫後的江南，決不會有許多感慨，還不是和北地一樣淒涼；但在生長江南的人看來，舊地重遊，景況全非，便不勝今昔之感了。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天堂般的蘇州和杭州，便是江南的精髓；上海的北站，該是江南的總樞紐罷。這幾個月來每當寒夜夢回，偶然聽到從北站傳來的幾聲笛音，便以爲開往南京的列車開了，該是有許多僕僕京滬道上的人們在起程呢。然而這僅是夜半夢醒的錯覺。其實我是常趁慣這班夜車的，星期末到上海來，在都會中玩個暢快，然後趁這班車回到蘇州去，黑暗籠罩着大地，雪亮的一節火車在鐵軌上正駛着，窗口中吹進來溫柔的春天的夜風，更飄進來一陣陣原野的清香。第一個大站便是蘇州，巍峨城牆，在黑暗中堆起像一座大山，停車之前數分鐘便可以望見。在車夫吆喝聲中，通過了『吊橋』，旅客便各自奔向歸程。全城靜謐得像無人之境，疏稀的路燈伴着疏稀的星星，一乘飛車在綠葉成陰的樹底下飛駛着。這和平而幽靜的江南，怎不令人因汽笛而起故國之

思？

蘇州，這著名的古城，金閶門的繁華，該不讓於珠簾十里的揚州吧！然而閶門因鄰近車站，聽說被擲了近千的炸彈，大概已成爲一片瓦礫之場了。虎邱道上的留園，最足以代表中國的名園，齊門的拙政園，曲折可愛的城中小街，都足以令人繫念的，都是無恙吧？多古蹟的靈巖，雄峻的天平諸山，又是怎麼樣？鄧尉的梅花，想早已開放了，但決不見得再有閒情逸致的訪問者了。「梅樹着花未？」不但不復着諸蘇人的口吻，而且連想到的人也恐怕沒有了。

蘇州不是以山明水秀及善產美麗的女孩子出名嗎？而今據一張報紙說，蘇城已找不出一個年青美麗的女孩子了，而且還改一句崔護的桃花詩：『去年今日此「城」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這一字之易，真和『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樣淒絕，令人感嘆。

在沿京滬路上駛，就是無錫，這古時人文薈萃之地，現代工商繁盛之區，正和姑蘇一樣：一個首先入目的是蜿蜒巍峨的城牆，一個則是像春筍林立的烟突。我雖然在這名區

僅僅有過一天的勾留，然而這是太興奮太勇敢的一天，我畢生都不能忘懷。是三年前的事了，北方的政局正在可怕的變動着，於是有了十二·九偉大的行動，影響傳到南方來，成萬的學生聚集在上海的北站，要到南京請願去；儘管你多方的阻撓，沒有經驗的鐵道科學生會權充火車手，把一節民族行進的列車開出去。嚴寒的冬天，風雪載途的京滬道上，他們只得暫停在無錫。這裏面有我的親戚，有我的許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我們一班年青人，從蘇州趕去參加他們的行動，然而火車是斷了，從公安局長的手中，奪到幾輛汽車，三四十人擠在一堆，從公路繞道常熟到無錫，帶了許多東西去慰勞他們。無錫，那時顯然是一個非常日子，憲警官兵一律出動；然而市民們沒有恐懼，眼光中都放射期望的熱誠，當大家對他們演講的時候。成萬的學生都被圍困在一個區域裏，我們幾次想走進去，都被軍警擋駕。於是只得趁夜車回蘇車中碰見幾位政府大員連喊頭痛不止，他們也和我們辛勞一天了。無錫著名的惠山，鼇頭渚，都沒福到過，但無錫的一天，在民族運動的歷史上，是永久不磨滅的。

然而兩年之後的同一日子，無錫淪陷的消息傳遍了上海，那時當然不會相信，『因為

不會這樣快的！』但是字林西報上，却刊登了一張『佔領無錫車站』的照片，證實了不幸的惡耗。當此春光重來，却辜負錫山的好風光，不復供國人鑒賞了。

然從我忽略了許多京滬路上的較小地方，這些也都是江南繁盛的區域，國防第一線的崑山，以賽船出名的青陽港，武進和丹陽。再過去便是鎮江，江蘇的都會，長江下游的第一個碼頭，它是江南的邊疆，風味與蘇錫便有很大的不同。我在這裏曾有過兩月的勾留，浩浩的大江，一望無際的向東流來，著名的金山和北固山，都在大江的岸邊，焦山則聳立江中，我曾趁一隻古舊的大船渡到焦山，在山的絕頂上歎賞長江的偉大，也曾趁了新式的渡輪，用半小時的時間，橫溯這條揚子江而到名振千古的揚州。揚州，應該說是江北的邊疆了，然而也充滿了江南的風味，雖沒有歷代詩人所稱頌「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那樣繁盛，但人物之秀麗，街道之整潔，與夫隨處留着的名士清客們的遺跡，也足夠遊春者滿意而還。我那次忽忽一遊，僅僅一天的工夫，自然不能滿足，在渡江回去的時候，我默默許了幾時重來的心願。而今舊地重憶，已非故土，歌舞錦繡的廣陵，恐怕又夠重寫一部揚州十日記了。

再沿京滬路過去，該是南京了。白下的名勝，秦淮的艷跡，真不容人再嘵嘵了。我對於南京最不能忘懷的，還是牠的氣度，任你上海怎樣繁華，總是小戶人家，暴發戶的醜態，唯有南京才真是大戶人家，只要看幾條馬路，和首先入眼的石頭城，便知道南京之所以爲南京，不可以與上海同日而語。在住在上海蔭庇於外人租界之下低賤慣的人，一朝到了南京，便覺如英國人之在倫敦，德國人在柏林，知道中國人之可貴起來。南京街上，可以見到和人家服裝一樣整齊的軍隊，現代的軍械，受過良好訓練的警察，決不會和其他內地所見的失望和簡陋；而且，南京四郊的公路，處處顯示着國防的建設，一個和政府有關的官吏，告訴我這幾條公路上到處有着埋放地雷的涵洞，那時人家休想近我們金城湯池的首都近郊一步。市中馬路，隨處豎立着觸目驚心的防空宣傳，一顆大得可怕的模型炸彈，直豎在路的中心，使人有一種非常的感覺。現在，這些模型的東西都實體化了，那些闊大的馬路中，該添了許多陷孔了吧！

春來第一個愴懷的追憶，是春光明媚西子湖畔的舊游。這座西人不喜歡用 Hanchow 而代以 Lake Side City 的名城，實在給人懷戀得太深了。從南京歸來，不必定要經過

上海，車到蘇州後，便可由另一條鐵路送到嘉興去，這條因協定的壓迫而趕造的事關國防的鐵路，給予旅客以莫大的便利。嘉興，著名的鴛鴦湖，湖中烟雨樓，都是江南的勝跡。但嘉興因爲是軍事重鎮的緣故，在八一三之後沒多天，就給飛機炸得不成樣子了。幸運的，在去年的春天，曾作過一次滬杭甬的三角旅行，在杭州勾留了幾天。那個時候，杭州一方面是遊樂的中心，幾萬的人士趕到西子湖畔來，把湖濱擠得水洩不通；而一方面還是政治的中心，時適當西安事變解決之後，極峯養痾於湖畔，全國精誠統一的局面，便是在湖光山色游宴行樂的時候成熟的。西子湖畔，到處飛駛着掛着南京部院照會汽車，載滿着各處的要人，笕橋的飛機場上，每天飛來全國注目的入物，幾個月前不可一世的風雲主角們，我們小民可以很輕易的在遊艇上望見，楊虎城于學忠們的照片，幾個月前在報上看得爛熟，不料上午才見報載抵杭，下午便在湖中看見了，不是杭州，那有這種事？而且還有不肯輕易南下的韓青天大老爺（他現在誰都知道已壽終槍決了），在樓外樓上拿着酒杯不住讚好風景。當國家精誠團結之日，對此大好春光，誰又不賞心悅目，樂而忘返呢？

在渡江到紹興去的時候，在六和塔上觀望錢江大橋的建築，真覺得無窮的快樂，無窮的希望。這橋一通，滬杭甬鐵道就可以直達寧波終點，用不着辛辛苦苦的渡大江趁汽車多花工夫了。然而偌大工程，却是於建築完成之日，即壽終正寢之時。再度完成這偉大工程，知是何年何月？真令人心傷。

那時因為民族情緒高漲，各處舉行表彰民族英雄的盛典，西子湖頭有着英靈永作漢山河的岳武穆埋骨地，當然尤其盛極一時。我去正是杭市各界舉行祀典的下午，遊人倍加熱鬧，華表上新鑄着馮玉祥先生的對聯，尤其是觸目。然而杭州淪為異土的今日，我所能見到的關於西湖片影，就是那民族英雄埋忠骨地的岳坟當作背景的一張照片，是刊在一月廿七日字林西報上的，大概是人家到此遊玩後的示威攝影吧！這樣的照片，真令人不勝感慨系之，默然無言。

燕北淪亡，江南浩劫，規復舊圖，不知何日，弔今自屬慘惻，懷昔亦覺愴懷，但時至今日，亦只能止於弔今懷古而已，還有什麼話說。

並不藝術談房間

伯訶兄：

你於聖誕日從巴黎寄出給子愷先生的一封信，迢迢的經過西比利亞，到上海已是急景殘年了；再由克德兄轉到我們的故鄉，正是除夕的晚上。在一間你也會到過的破舊而榮幸被你稱爲富麗堂皇的房間裏，讀到這封長信。我覺得很有趣，無論怎樣一個人，他總得有個房間，有了房間，便不會無話可說。自然，我也有一間房間，而且也有些意見，但是子愷先生是藝術家，你是詩人，而我却什麼都不在行，要藝術是不行的，只能「並不藝術」談談了。當看完你的信，就有寫這封回信的意思，但，並沒有寫，到一月後的今日方動手，這是非常抱歉的。

一個遠客巴黎的遊子，聽見他的朋友有回鄉過年的福氣，該是十分羨慕的吧！然而，

不，我也是沒有法才回去的，家裏有人生着病，使我不得不丟下上海的工作跑回去，統計一個月內，坐了六次的輪船，這也是夠苦了；內地的醫生，又是這樣的不行，我們的「國醫」們，大都還談五行六氣，金尅木，水尅火，西醫又難得有好的，跑來跑去，真累死人。我家裏雖有一間破舊而你認爲堂皇的房間，在平時也還適合於我生活的，然而，這一次還鄉，却沒有長住的福分，一天到晚關在病人的房間裏，污濁的空氣，藥的氣息，再加上病的恐懼，什麼也不會有「烟士比里純」；當然幾次要想寫這封信，總是白糟塌了稿紙，始終沒有寫成；因此，我覺得什麼房間都是好的，唯有病人的房間，才是最不行的一種。倘使一個人有了一個很滿意的房間，生了病，我勸他最好到醫院去，否則，他病好之後，一定會厭棄這房間的。我有過這經驗，生了兩個月的病，幾乎連房間裏掛的鄭孝胥（那時他還不曾榮任「總理」）對聯，也恨不得撕他下來，一起了床，我就忽忽離開這很好的房間了。

豐先生那篇文章（見談風第四期），確是很有趣的，而且以他的身份來寫這篇文章，再配也沒有，第一，他是藝術家——可並不是指手畫模特兒口稱大師之流；第二，他住

的地方也配，你大概也見到某一期的宇宙風畫刊上，登載他田家園住宅的照片，這種地方，在我們住在都市的人看來，簡直是仙境。倘使在上海，有了住處已是不易，還要談起藝術來，一定被人目爲「布爾喬亞」無疑。譬如我現在住的房間，簡直如田園詩人所說的鴿棚，其實連他的鴿棚也比不上萬一；一間正方形的房間，大概還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尺吧，除了一張床，一張檯子和一架打字機之外，就不想另外放什麼東西，在這樣的房間裏，居然也要談起房間的藝術來，自己也得笑個半死。

但這樣的蝸居，我還是滿意的，我可以在這小小的斗室中，神馳於太虛之外，什麼事都可以做；至少是比學校裏的宿舍好得多了。十多年的學校生活，真把我住得怕了，你想，世界上再有比「集體居住」更可厭的事情嗎？

住在這樣的房間裏，要談房間，除了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想像之外，對於現實是不能談的，要談現實，跑馬廳畔的電車和汽車聲音，已足夠放下筆桿了。談到理想，談風現在正徵集「理想世界」的稿件，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收到一篇關於理想中的房間的；我前幾年曾做過逃避現實的好夢，我想在鴛鴦湖或者什麼湖那些地方，在湖的旁邊造一所

房子，而在湖的上面蓋一間小閣，三面臨水，一面可以通到屋子去，一個人便住在這裏面，這是多有詩意啊！近幾年來這種怪想已好久不入夢了，大概「現實的鞭子」已經把這夢境打破了。一提起理想，就要放跑野馬，趕緊打住。

且說房屋，我覺得中西都美，無論宮殿式，或是文藝復興式，都很好看，只是建築在都市的不中不西式房子，什麼也看不入眼，例如你住在極司非爾路的時候，那條路上有一座很高的洋式住宅，四層樓的屋頂上，竟蓋着一座朱琉碧瓦的中國小帽子，真像穿西裝的忽戴上一頂瓜皮小帽一樣滑稽，這大概是暴發戶的作爲，真是一顆爛瘡。鄉間的房子，總得有一塊有泥土地的園子，卽不，至少也有一座花壇；西式的大概也有泥土，唯有上海的石庫門房子，真氣死人，一塊一百方尺的天井，簡直連太陽光也難得有的，所以上海人才因此發明晒台；這樣屋子的房間，什麼也不會好的。而且上海的建築師，技術確乎比誰高一等，譬如兩間房子的地位吧，在我們鄉間，就是這麼造兩間，算是前後房間，連樓房算來也只有八間，可是在上海，一座兩上兩下房子，會叫你數不清間數，要是三層樓的，更不得了，記得阿房宮賦裏說什麼「十步一樓，五步一閣」，上海的房

間才是十步一間五步一間呢；更有希奇的連扶梯之下，也可以有一間梯式的房間。這種建築師，大概非在外國讀過「經濟建築學」不辦。這樣的建築，雖然上海是寸金之地，自有它的經濟價值，但無論如何，是表示着寒傖，小家子氣，和北平的院子比起來，當然差遠了。我不知「東方的上海」——巴黎如何？魯文又如何？在我猜想中，魯文之於巴黎，或許正如北平之於上海吧！

題目是要談房間的，却不知一談就談到建築方面去，真是太遠了，且說房間。我覺得一間房間，在私人用的，萬不能太考究，太考究的東西，往往是給人一種束縛，我聽見人說一位暴發戶的要人造一所住宅，寢室的電燈是仿大光明戲院式的，不知道有多少燈光調節器，結果他要開那一盞電燈自己也弄不清楚，這大概也是自討苦吃，這些笨事只有這些人會幹的。

一間好的房間，我主張最好有一扇門，窗多幾個却是不妨的，最討厭的是自己的房間做了人家的公路，人家到另一房間去的，一定要通過你的房間，這真倒霉，譬如你正在寫些文章之類，忽地一個人通過你的房間，無論如何，你總得一看是誰，一看就糟糕，

包管文章接不上氣。以前我住過一家大家庭裏，我的房間常是被一些「行而由徑」的朋友抄近途用的，沒有辦法，只得在房門掛「此路不通」一塊牌子；後來，我有了經驗，凡是選擇房間，必是揀定一間絕路的。

你用汽球來點綴房間我覺得很有趣，一個房間，死板板一些沒有活動的意味，真太寂寞，我覺得房間裏最好的點綴，這還是掛一些字畫，但字畫的作者却不一定要名人，最好是所認識的人，這就很有意思。我這裏，承主人的厚意，給我懸掛許多「價值兼金」的名畫，紅木鏡框的，怪富麗，可是我却並不能欣賞，我所愛好的還是一些朋友們所塗弄的；在字畫上，我是不懂好壞的，因此只得求其「個人筆調」，看見誰的字就像誰的爲人，就很有趣。

至於案頭的瓶花，實是房間最好的點綴，尤其在都市裏，很難看到一些綠意，案頭放着一束花，自然再好也沒有，可是鄉間最不值錢的花朵，到都市也「價值兼金」了。去年我曾在靜安寺買到一盆很小的盆景。放在案頭，每天用茶潑些在上頭，倒也綠了一個多月，後來回到鄉間去，出來就不見了，大概已枯死了吧，於是我除了看看畫圖上的花

木外，就好久沒有綠意了。

對於書櫥，我是一些沒有意見的。第一，我沒有許多書。第二，我就沒有使我的書成功一個私人圖書館的宏願。我有了書，簡直亂丟，凡是我去住過的地方，一定有我的書，日子一久，也懶得收回來，就算別人的了；近年流行一折八扣書，似乎更不知愛惜，往往買來翻了兩頁，第二次要看再也找不到，原來多是夾在當天報紙裏到收舊貨手裏論斤兩賣出去了。要不是那一天從一堆舊報紙裏找出二本吳梅村詩集來，我的書此後將更不需書櫥了。其實這樣倒省麻煩，要不然，一個人擁了這許多不值錢的書，真沒有用，要搬家便多惹麻煩，聽說語堂先生這次出國，他的書籍分寄在三四個朋友家裏；我有一位朋友他還特地放在銀行保險庫裏呢。我記得有一次忽然需要引一首詩了，而這本詩集我記得是有的，但記不得這本書是在上海還是在鄉間或寄在親戚家中，於是我找，先找房間的，再跑上三層樓去找書櫥，結果都沒有。乃搭上電車到四馬路，在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中抄了而同，完成我一篇文章。將來——二三十年後，我重讀這篇文章，愈永遠不會忘記這件趣事，其趣味是無窮的；要是我房中有了一扣容量很大的書櫥，我

將永遠沒有這種事，這實在是太平凡了；我有幾部很大的工具書，老是放在三層樓上，總不肯搬下來，一個月總是有幾次跑百餘格樓梯的。

莫理士（William Morris）所提出的十件房間必需品，書櫥我是說過了，桌子我覺得一隻是萬萬不夠的，莫君是美國人，或許不大有飲茶的需要吧！他所說的桌子，總是寫字檯，我們的寫字檯，委實不像老爺們做裝飾用，而是真正寫字的，桌上有時還堆了不少稿件，倘然一遭水厄，那還了得，因此我主張一個房間，應該有三張桌子，除了寫字檯之外，一張很大的，用以堆置什麼雜誌報紙之類，另一張小的用以安放茶具，則較為安全得多。至於「可搬動的椅子若干」一條，我看了老覺可笑，夫椅子豈有不可搬動者乎？莫君又不是住在理髮室中，這真是過慮。「食物櫥」我根本不需要，我覺得最好放在廚房中去。「可臥的的長椅」很好，最好是籐的，不要「席夢思」之類，冬天怕冷可以放上一層氈子，因為長沙發之類往往太短，而兩頭的靠手又太高，多睡准會頸酸，脚又沒放處，故以夏間乘涼的籐椅為佳。披雅娜我不需要，而且希望不是音樂家的親友家裏也不必有的，因為有了這個，總不免有人要奏「桃花江是……」，所以還是沒有好。

至於地氈，我也覺得多餘，我非常同意子愷先生的意見：「我們吸捲烟的人，嘴巴上是常常在那裏撒下烟灰來的。撒在新衣服上尚且顧不得許多，何況撒在地上呢！我不歡喜漆地板便是爲此。那漆地板同桌子一樣光潔，稍微落下一點烟灰，就很觸目，令人看了感覺很是不快。想掃，掃不得許多；爲了地板而戒烟，又不犯着。於是漆地板的房間裏，我就坐不牢。我歡喜木色的地板，半新舊的尤佳。爲了牠的顏色同烟灰相似，任憑你撒下多少去，眼睛看不出來。」

信似乎寫得太長了，再寫下去，關於房間的瑣事將更多，我想再談一談一件房間的必需品，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便是痰盂。使我要效莫理士先生開一張賬單，我一定先開「痰盂數隻」，因爲有了這個，一定使一間房間生色不少。你說的陸放翁所必需的「夜壺」，我覺得實是太俗，這種巨身細頸的傢伙，無論如何，總不會美觀的；充其量，如吾鄉趙文華前輩送給嚴介溪太師的縷金絲夜壺，也覺並不高明；所以頂好的是痰盂，痰盂可以有各種式樣，除了新生活運動所必需的搪磁鉛片痰盂外，無論瓦的，銅的都很好看。尤其是最便利的，它可以給你收拾許多你要撕毀而又不可給人檢去的信件，在沒有

痰盂的人，一定要乞援於「祝融氏」；而有痰盂的人，只要向痰盂一擲，盂中的水，便可毀滅你不可示人的字跡。第二，豐先生也曾提起，便是可以丟烟蒂下去，比什麼都便當。在一間沒有痰盂的房間裏，要弄滅一根烟蒂不是件易事，往往可令你手足無措，但一有了痰盂便可完全放心，只向痰盂一丟好了；裏面當然要有水的，水便替你解決這困難。而且還有一件呢，當烟蒂和水相接觸時——尤其是肥大的雪茄烟蒂，便會發出一種美妙得無以復加的音樂來，聽得久了，你將會放棄悲多芬的名曲。但我是反對在痰盂裏吐一口痰的，痰盂裏吐痰實是最不應該的事，雖則在讀書或寫文章急迫時，暫時當一下夜壺的用途，倒也不妨的。

嘮嘮叨叨寫了這許多，大致我想你不會十分同意，但關於痰盂，我想勉強請你同意，不但你，我知道天下吸烟的同志，一定贊成這辦法的。倘使你家裏尚未設備這東西，要是在上海，我倒可以馬上送幾隻給你，但你又在巴黎，未知巴黎的市場上亦有痰盂出售不？否則，一定要使你房間減色不少，是爲念念。

關於魯迅年譜

在我們浙東一帶，人在的時候做壽，死了之後，逢到整壽，還要來一次『冥慶』——普通是叫作『陰壽』的。做生壽全國以至於全世界都很普遍，先前我以為死後的陰壽亦然；不料後來知道在外鄉是並不盡然的。於是我只得歸功於我們浙東之氓『慎終追遠』之德獨厚了。

但這種『慎終追遠』之德，也有時而既，在浙東，做『陰壽』不過做到一百歲，所謂『滿百』，此後據說若祖若宗，都已輪迴轉世，用不到子孫再來紀念了。

在西洋，人民是否也和浙東氓一樣，能替祖宗做陰壽，但至少我未在書本上看到過；不過他們對於文人去世後的紀念，却是奉行得非常熱烈的，不但僅至百年而既，連波斯一位古代詩人的千年祭，還很熱鬧有在前幾年舉行過。這奉行得起勁的，總要推現在正

陷於悲慘命運中的法蘭西民族。他們對於文藝的先驅者紀念工作，一直不會放懷過，如左拉、盧騷、巴比塞等，我們時常可以在報上看到一些消息。

在中國，除却對自己祖先百年內的紀念外，對於過去偉大人物（尤其是文人）的懷念，我們就不曾有過。這原因，我想有二：第一是中國的歷史太悠久，千載以上的偉大文人，多得不可勝計，因此只取了孔子作代表，而忽略他入了。

其二是中國的文人，大都是純文藝的工作者，很少和民族的觀念打成一片，更少和革命有重大的關係，而中國在亞洲是唯一的國家，不像歐洲國家的文人，他們可以和一國的興亡發生重大的關係，使後之人一念及國家生存之由來，便兼及他們的先驅，因之謳歌崇奉，千載而不衰。如蘇聯之紀念普式庚，正因他和蘇聯革命之成功，有因果的關係在，後人紀念起來，便分外熱誠了。

要是在中國雜書中引一些故事，怕也不會沒有。我曾在清人筆記中看到大興翁方綱的蘇東坡年祭故事，說是翁覃溪每年在京師於東坡誕辰設立蘇公會，邀其相與的文人，共至其居，爲東坡紀念，有行禮及詩酒等儀式。覃溪生當乾隆盛時，紀念東坡也是文人風

流積習；何況又是幾個人的事，當然不能和西洋的紀念過去文人相比了。

說也慚愧，要是有人問我蘇東坡誕生的年份，若不去查人名大辭典，我是連大概的年份都說不出的，枉論要去紀念他了。記得抗戰之前，施蛰存先生忽然提議他要替蘇東坡舉辦盛大的×百年祭了，但後來也並未見實行，大概中國人對此道很隔教，無法強人所不欲吧！

但是根據我所說的第二點理由，中國此後實在是自然地會推行那種紀念的，那當然不是幾百年前的蘇東坡，而是此後與我們國族生存榮辱有關的先驅者。因為現在的中國，已不是亞洲唯一的國家了；而艱難的建國工作，更脫不了和文藝工作的先驅者發生關係。現代中國的文人，決不安於蘇東坡的命運，而和民族革命有關。要舉這樣一個值得紀念文人的例子，則故魯迅先生便是。

一九四〇的今年，正是先生誕生的六十年了。

說也慚愧，作爲一個雜誌編輯人的我，確不會事先想到這一層，而得從容佈置來獻呈一期紀念的專號。我知道這日子還是在離開誕日不過月餘的一位朋友喜筵上，有人對我

說起今年是魯迅先生的六十年祭，問我是否有些舉動，其實我還蒙在鼓裏，反而向他打聽日期，他說是八月初三日，本來是陰歷的，但爲了統一起見，改在陽歷八月三日舉行了。那時正是宇宙風（乙刊）第二十七期發行的又次日，我早已把這一期的稿件全部發齊，在短促的時期中，要抽出許多稿件來補充一個特輯，勢甚困難。但我還是借筵會の場合，向朋友徵稿，第一是找住許廣平夫人，但她說甚忙，已有許多允許了而未寫，不知趕得及與否？雖蒙她允諾，却未見確許。

魯迅先生的逝世，於今蓋已五年矣，這五年之中，紀念他的文章，委實可稱不少，什麼題材的紀念文字均已寫盡，我想再用感情的文字來紀念，是不必要的事了。夫君父之喪，三年而既，古有明訓，對於他的逝去，已不必再有所哀悼。此後的紀念，該是魯迅的研究，這是最重要的前提。我在二年前紀念時已說過，今日也不免重提一番。

關於魯迅的研究，我想不外兩部份：一部份是研究他思想著作的，一部份是研究他的生平環境。前者固然是艱鉅的工作，但我們還不妨分一些責任給我們的子孫，例如現代尚有人研究屈原莎士比亞，並非不可能之事；關於後者，則應該全是這一代人的工作，

決不能分遺給後人。

關於魯迅的研究工作，先生的親戚朋友們已打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即魯迅全集的編成，差不多把他所有的工作和言行全編進去了，這當然是令人感謝的。

雖然是一件艱鉅而成功的工作，儘使允許我作一句求全的話，則集中『魯迅先生年譜』，實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一環。

『魯迅先生年譜』的作者許壽裳先生，是魯迅先生總角之交，爲留東時的同學，由他執筆做年譜，當然是一個最妥當不過的人物，但許先生或許不是一位擅於作年譜人物，或者下筆過於謹慎，致附在全集後，使我們覺得軟弱，這是他忽略年譜的重要性所致。

考中國文人的年譜，雖開風氣僅始於宋元豐七年呂大防之作韓文年譜和杜詩年譜。他第一個用作者的編年事實，用以研究其作品，有了年譜，作品中的有關時事詩文和社會背景，便不會無着落處。例如我們讀杜甫的『兵車行』，若有一個年譜把杜甫做這首詩那年的安史亂離史蹟附錄下來，則讀者可一望而知其社會背景，決不認杜甫是在無病呻吟了。

宋代的年譜雖然很簡陋，但到了明清兩代，就發展得嚴密周到，數量和內容都豐富異常。我們讀明清人的集子，不論是誰，都會附有年譜。就中最驚人的，如乾隆時名將（平大小金川回部）阿桂的年譜，竟至三十四卷之多，（這對研究清史的價值之高，令人無法估計）。其他明清人對於同代人和異代人所作的年譜，備極大觀，如馮辰的李恕谷年譜，劉伯繩的劉叢山年譜，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譜，張爾歧的玉谿生年譜箋註，張石洲的顧亭林年譜，盛極一時。更有數人合著一年譜者，如王陽明年譜，由他死後門人錢德洪王畿羅洪先再加上李卓吾，元遺山年譜由張石洲凌廷堪兩人合作，才算成功。可見那時文人對於年譜工作之努力，附庸蔚爲大國，有時駕凌文集而上之，真可謂盛事了。

到了民國，這種流風遺沫，還未盡泯，年譜爲治學的最好方法，經梁啓超胡適之諸氏之提倡而益信。故現代著作，如王國維之太史公繫年考略，胡適之的章實齋年譜，梁啓超的朱舜水年譜，謝剛主的學譜等等，均不失爲名著。至於魯迅先生，成一代大儒，其功蹟在現代人眼中，當凌駕王陽明顧炎武而上之，在年譜最稱發達的中國，倘沒有一

部完備的『魯迅年譜』，我們實在引爲遺憾的事。

我生於魯迅先生之後，在今日當然說不上替他作譜的資格，但我對歷史有深切之愛好，更喜讀文人的年譜，其所教我者實深。更於學校授課之間，提及魯迅先生的事蹟，行將受畢中等教育之學生，竟有茫然於魯迅先生的生平者，於此更可見一完備『魯迅年譜』深切的需要；並敢大胆的批評前輩的得失，實在僅是一種慾願的驅策而已。

許著『魯迅先生年譜』最大的缺點，是在於『簡略』兩字。按年譜的性質，本可分成『附見的年譜』和『獨立的年譜』兩種，前者是附在文集的後面，後者可以單獨成書。職是之故，前者貴略，後者貴詳。許先生應『魯迅全集』的附錄而作的年譜，該是屬於後者的，取法簡略，似乎頗合年譜的做法，因爲年譜前面已有了作者全部的工作在，讀者倘要知譜主的見解和主張，儘可向本集中去尋找，不必多在年譜中用功夫。這種見解，對於魯迅先生，則未能一概適合，爲的是他不同於一般文人之故，我們應該儘可能的使他有一部獨立的年譜。這個年譜，倘然能夠做得好，則簡直便是光緒維新，五四運動以及新文學生長成熟的一部文化史，其意義之重大，是不待言喻的。

關於許譜之失，我忽忽看過一遍之餘，覺得應予指摘的如下：

一 忽略生前與死後 一般年譜的作法，多於卷首敘列譜主的名號籍貫及其重要事蹟，更有臚列譜主的先世，先來一個世系表，詳述其若祖若父的事蹟。許著年譜開始即敘譜主出生，毋乃太簡。再譜主身後，如有重大事蹟可記者，亦應敘入，如譜主卒後若干年而發揚其學術之某某始生等，這對魯迅先生雖還覺太早，但於其死後一年的抗戰爆發，亦應記入。

二 忽略時代背景 年譜最重要一點，即是使譜主和其所生的時代發生關係，否則，這年譜簡直是廢物。例如作曾國藩年譜或孫中山年譜，若不敘明清季政治社會和民族革命的情形，決不可能，魯迅先生之所以成爲魯迅先生，而不成爲較他早一代的李慈銘或俞曲園之流，完全是時代策驅的功績。許著魯迅年譜，簡直和時代全脫離了關係，如先生之生，正當法佔越南英割緬甸之時，當時士大夫對外患的壓迫，醞釀着一種圖強的思想，因而影響到變法派遣留學生，其關係於先生一生者至深，實不可不標出，使讀者知道因果的關係。

三 忽略同時代人的關係——夫學必有鄰，德始不孤，一個人學問思想，決不能從天而降。不是受時代的影響，便是受同時代人物的陶薰，不論爲敵爲友，均有深切的關係。近人胡適著章實齋先生年譜，梁啓超雖譏其『記事不免錯誤』，但在我們看來，實是年譜較完備的代表作。他的長處，是把章學誠爲譜主，而以乾嘉時許多著名文人爲他襯托，如戴東原、朱笥河、段玉裁、汪容甫、袁子才（子才爲他的論敵），都於每年之末敘述他們的生平及其重要發明，這樣一來，益收相襯之效。我們手一卷章氏年譜，即可知乾嘉文壇的大概，豈不有助於學者。許著魯迅先生年譜幾乎完全忽略這一層，以魯迅先生生平的交好而言，蔡元培、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陳獨秀、林語堂、郁達夫等下迄其後輩如巴金、黎烈文等輩，均未見提及；連他的兄弟周作人的生年，也未一見於年譜。其他的論敵如成仿吾、陳西滢、郭沫若輩，更不着一字。這於年譜的著作，實是一件空前的疏忽。

上述三點，實是許著年譜最不能滿人意的地方，按『附見的年譜』貴略的學說，實乃

指不必於譜中附錄譜主的詩文而言，舉凡時代背景家世及交游，均非文集所有；或雖有而散處艱於尋找者，皆應在標示之列。許著年譜，我們決不能視爲完備的著作，只能視爲一種綱要，如史學中一的『綱目』然者，重要『紀事』的完成，實有待於來者。

今年欣逢魯迅先生誕生六十年祭，研究魯迅的口號，甚囂塵上，我覺得最重要的工作，殆無過於爲他纂定一部完備的年譜。同時我必須打破一個人已有了一種年譜爲已足的謬見，古人做的年譜並不只有一種。例如朱子年譜，做的人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蕪、王懋竑四種，王懋竑做的年譜才是最完備的。顧亭林年譜有五種，作者有顧衍生、吳映奎、徐松、胡虔、張穆等，元遺山年譜的有翁方綱、凌廷堪、張穆三種，陶淵明年譜有吳仁傑、王質、丁晏、梁啓超四種，越是晚出的越完備。所以我們視許著年譜，正可視爲綱目，而我們還可以再來做幾十百種，看誰的最好，便以誰爲定本。這種工作，在與譜主同時代的人做來，實是輕而易舉。若要遺給子孫着手，却成爲一種艱鉅的工作了。

在魯迅先生六十年祭，我提出這一個要求，希望研究魯迅的工作者，大家試一試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731B

0290



二元二角

海 善 齋 庫

冊 數 1

售 價 0.40

總